

後漢書集解



禮儀志上第四

合朔 耕

立春 高禘

五供 養老

上陵 先蠶

冠 祓禊

夕牲

後漢書四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夫威儀所曰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羣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記施行威儀

曰為禮儀志

謝承書曰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為志譙周後改定以為禮儀志集解先謙曰官本注

謝承作謝沈案祭祀志注昭序言續書八志儀祀得於往制蓋即本周

志即意見祭祀志注昭序言續書八志儀祀得於往制蓋即本周

所改定並其名因之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諸儒或云周禮為

禮儀儀禮為威儀或云儀禮為禮儀戴記為威儀而以禮儀為專

指經禮則同詳本志曰如禮曰如儀乃合禮與儀併名之初不依

經指禮運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左襄三十一年傳君有

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志亦刺取經文別自為說馬班陳范無

此蹈襲亦必非邕志所有矣漢志屬有吉凶事輒詔太常具禮儀

殆即周所

依據乎

禮威儀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麻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

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曰祭日日有變割羊曰祠

社用救日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阜單衣絳領袖綠中衣絳袴絺

呂行禮如故事公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

也何休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

也上係於天而犯曰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縈之助陽抑

陰也或曰為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為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

歷之故縈之然此說非也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責

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為順也白虎通曰日食必救之陰侵陽

也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日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

土地別神也尊之不敢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用牲大旱則雩祭

求雨非虛言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決疑要注曰凡救日食皆

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食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日有變伐鼓

聞音侍臣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已下皆持劍立其戶前衛

尉卿驅馳繞宮察巡守備周而復始日復常乃皆罷之集解惠棟

曰沈約云晉時史官荅詔白漢故事以為日蝕必當于交每至其

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故甲寅詔有備蝕之制無攷負之法古來

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絳

領袖綠絳疑作緣晉志引漢儀作緣絳袴絺漢官儀曰漢家赤行

齊著絳袴絺又注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更伐鼓於門

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原注有闕誤從宋志校正徐廣云救日蝕  
文武官皆免冠著赤幘對朝服示威武也又注巡察守備宋書禮  
志作伺察守備黃山曰宋書禮志漢制太史每歲上其年麻先立  
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  
升御座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中以令置案上奉以先  
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杜佑通典云讀時令非古制也自東漢  
始焉其後因而沿襲凡言時者謂四時耳案漢制大暑讀令明著  
爲五時通典亦載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奏前後但見讀四時令  
服黃之時獨闕高堂隆謂土旺四季其令隨時故無服黃之令杜  
云斯則魏代不讀大暑令矣是則本五時省爲四時耳但通事既  
言前後皆不見服黃之令則漢末已省讀不始於魏也此志言每  
月朔旦太史上其月麻見讀其令又可知初制本按月讀之寢久  
遞減宋禮志乃改爲每歲上其年麻則於下文言朔前後者不符  
開元禮皇帝讀五時令禮部尚書先讀令三日奏讀月令承以宣  
告此并三月爲一時讀之雖名月令非每月朔旦上之蓋卽沿魏  
以來故事至志言有司尚書侍郎見讀其令卽唐尚書之先讀令  
矣郊特牲祭義皆言郊之祭主曰魏文帝詔漢代不拜日於東郊  
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祭祀志建武二年立大社稷洛陽二  
月八日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是則志所云朔前後  
二日牽羊酒至社祭日亦有司自爲之非國家典制志因漢制亡  
闕姑就有司之事存其大略故前言有司後言執事也後漢尚書  
六百石與尚書令殊侍郎四百石見百官志皆有司之官宋禮志  
乃以尚書爲卽尚書令位三公  
之上亦不符不容據後改前也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  
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旛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民至立  
夏惟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  
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  
用者如故事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即此詔之謂也獻帝  
起居注曰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詔書絕立春寬  
緩詔書不復行集解惠棟曰案侯霸傳每春下寬大書霸所建也  
又案魯恭傳永元十五年案薄刑改用孟夏故須麥秋此詔當在  
永元十五年故事也

正月上丁祠南郊

白虎通曰春秋傳曰以正月上辛尚書曰丁巳  
用牲于郊牛二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

皆可接事昊天之日集解先謙曰注牛一各本同白虎通及書召  
誥本文均作牛二黃山曰漢書郊祀志王商師丹翟方進等議引  
書牛二云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北堂書鈔九十引五  
經異義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丁寧也辛者自克辛也易蠱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正義引鄭義以為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  
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意故用丁也

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五供畢曰次上陵西都

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

蔡邕獨斷曰凡

與先后有瓜葛者集解黃山曰瓜葛謂上四姓親家婦女也此注引獨斷有脫誤僅存八字在諸王大夫下遂不可通詳獨斷原文

云天子以正月五日畢供後上原陵以次周徧公卿百官皆從四姓小侯諸侯家婦凡與先帝先后有瓜葛者及諸侯王大夫郡國

計吏匈奴朝者西國侍子皆會即此志所本瓜葛本兼言先帝非單言先后諸王大夫謂在國諸侯王遣大夫會朝正朔者故別於

百官而與郡國計吏並舉也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臚

設九賓隨立寢殿前

薛綜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

鍾鳴謁

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

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向侍中尚書陞者皆神坐後公卿

羣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

前書志曰文始舞者

本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五行之舞也禮樂闋君臣

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曰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疾苦欲

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禮

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

車駕上原陵蔡邕爲司徒掾從公行到陵見其儀愀然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爲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側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卽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尙書陞西陞爲神坐天子事亡如事存之意苟先帝有瓜葛之屬男女畢會王侯大夫郡國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神魂聞之今者日月久遠後生非時人但見其禮不知其哀以明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久在園陵初興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省者邕退而記焉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宜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魚豢曰孝明以正月旦百官及四方來朝者上原陵朝禮是謂甚違古不墓祭之義臣昭以爲邕之言然集解惠棟曰漢雜事曰尙書官屬西除下在先帝神坐大夫計吏皆當軒前下注建寧五年正月建寧上一本有靈帝二字棟案此係熹平元年正月事是年五月始以建寧五月改元熹平蔡邕所記在改元以前袁宏不察遂列建寧五年於熹平之上又止載上陵一事公卿拜罷一無所考當合二年爲一年也又注今見威儀云云威作其創作朝陞西作階西陞爲作祭設久作又宜作當周壽昌曰案靈帝紀建寧四年次年卽改元熹平謝承稱五年者以改元在五月也黃山曰前書元本紀復孝惠皇帝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成本紀復太上皇寢廟園是前漢帝后本皆有園陵寢廟之祭故志言西都舊有上陵蔡邕獨斷云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寢起居於墓側漢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稱寢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備本注引邕



記既云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盡得聞亦必嘗聞其略不應又云創自明帝矣惠氏據按創作朝是也獨斷又云大夫計吏皆當軒下占其郡穀價四方災異記亦云王侯大夫郡國計吏各向神座而言志載占穀價及民疾苦乃不及諸王大夫蓋以郡國各有計吏而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乎

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且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合諸侯助祭貢金漢律金布令曰皇帝齋宿親帥羣臣承祠宗廟羣臣宜分奉請諸侯列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酎少府受又大鴻臚食邑九真交趾曰南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若瑋瑁甲一鬱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翡翠各二十準以當金漢舊儀曰皇帝惟八月耐車駕夕牲牛以絳衣之皇帝暮視牲以鑑燧取水於月以火燧取火於日為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薦之而即更衣巾侍上熟乃祀之集解惠棟曰一本注且作朝二作三鑑燧一作陰燧火燧一作陽燧周禮攷工記曰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鄭元云鑑燧取水於日月之器也劉昫曰準鄭注則凡齋天地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為之先謙曰官本牛毛作牛尾

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齋日內有汙染解齋集解錢大昕曰說文引漢

律云見舛變不得侍祠舛婦人汚也周壽昌曰楊慎云舛變謂月事也黃山曰孔穎達左文六年治警洿泐疏洿者穢之別名不潔之謂也趙岐孟子蒙不潔注以不潔汙巾帽而蒙其面是巾帽犯汙即為不潔有汙染解齋志通男女言謂濡染外物之汙祭統及

其將齋也防其邪物即防汙染也先齋一日有汚穢可澣浴湔除故齋祀如儀在齋日內則為不慎防誠意未至故解齋而使副倅行禮若舛變不待祠雖見於先齋一日宜不得仍齋祀也副倅行禮先齋一日有汚穢災變齋

祀如儀集解惠棟曰蔡邕集曰靈帝時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馮方歐殺指揮使于尚書西祠可齋否

得無不宜具對議郎臣邕博士任敏死罪對案禮上帝之祠無所為廢齋者所以致齋不敢渙散其意宮室至大指使至微不至齋

潔之處元和詔禮無免齋宜以自潔交神明本無嫌間祠日又寬可齋無疑大喪唯天郊越紼而齋地

曰下皆百日後乃齋如故事魏文帝詔曰漢時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煩褻似家

人之事非事天交神之道也於是朝日東門之外將祭必先夕牲其儀如郊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時作氏惠棟云氏一作時黃山曰

志越紼王制文鄭注越猶躡也紼輶車索孔疏未葬之前屬紼於輶以避火災今祭須越躡此紼而往

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集解黃山曰通典漢改皇帝冠為加元服惠帝加元服用

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秦蕙田云甲子丙子用剛日也亦桑弧蓬矢之意山案前書惠本紀書皇帝冠昭本紀始書帝加元服則定

冠日始惠帝改冠儀從冠禮乘輿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名當始昭帝矣

通天曰據皆如高祖廟如禮謁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

年遠於佞近於義嗇於財任賢使能博物記曰孝昭帝冠辭曰陛下  
下摘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遵大  
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冲孺之幼志  
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承與  
天無極獻帝傳曰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滄于嘉爲  
賓加賜玄纁駟馬貴人公主卿司隸城門五校及侍中尙書給事  
黃門侍郎各一人爲太子舍人也集解惠棟曰開元禮曰用曹褒  
新禮四加也以據當從五禮新儀作冠訖又五禮精義曰士冠于  
廟諸侯于太祖之廟天子當冠于始祖廟也如禮謁謁世祖廟也  
黃山曰班彪傳注在上曰據志以據蓋謂卽據此通天爲常服也  
士冠禮三加受爵弁服仍易服服元冠未爵於朝禮止三加則無  
最後可據之冠自大夫以上皆有之矣曾子問天子賜諸侯大夫  
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鄭注不醴  
明不爲改冠是卽據矣與服志通天冠爲乘輿所常服又云未冠  
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學小冠幘也句卷屋者示尙幼少  
未遠冒也隋志後齊皇帝加元服著空頂介幘以出是其制然則  
必加元服而後得據通天可知况天子必冠於始祖廟故曰皆於  
高祖廟改以據爲冠訖是旣冠而後於高祖廟矣將行冠禮於何  
所耶是新儀**王公曰下初加進賢而已**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  
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

戶外以見父母給事黃門侍郎劉  
瞻兼侍中假貂蟬加濟北王給之

正月天郊夕牲

周禮展牲于寶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晡  
五刻夕牲公卿京尹眾官悉至壇東就位太祝史

牽牲入到榜廩犧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臚太祝令繞牲舉手曰充太史令牽牲就庖豆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坐前其一奠太祖坐前今之郊 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干寶周官祀然也

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辰也進熟獻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

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

已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獻送神還有司告

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

正月始耕月令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躬耕帝藉盧植注曰帝天也藉耕也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東耕之日親帥三公九卿載青車駕蒼馬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

祠先農已享賀循藉田儀曰漢耕日以太牢祭先農於田所春秋傳曰耕藉之禮唯齋三日左傳曰鄙人藉稻杜預注

曰藉稻履行之薛綜注二京賦曰為天神借民力於此田故名曰帝藉田在國之辰地干寶周禮注曰古之王者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藉田蓋其義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廟親致其孝也二

曰以訓于百姓在勤勤則不匱也三曰聞之子孫躬知稼穡之艱難無違也集解黃山曰注無違各本同案違當作逸此本尚

書無逸為說也在勤以訓百姓無逸以示子孫義各有當耕時

耕時

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弓次耕鄭玄注周禮曰天子

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也月令章句曰卑者殊勞故三公五推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勞事反

之諸侯上當有孤卿七推大夫十二士終畝可知也盧植注禮記曰天子耕藉一發九推耒周禮二耜為耦一耜之伐廣尺深尺伐

發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故三公以五為數卿諸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為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為文力

田種各耰訖有司告事畢史記曰漢文帝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躬耕以給宗廟桑盛應劭曰古

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籍之言借也而應劭風俗通又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鄭玄曰藉之言借也王一耕

之使庶人耘芋終之盧植曰藉耕也春秋傳曰鄙人藉稻故知藉為耕也韋昭曰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

也杜預注曰鄙人藉稻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瓚曰藉稻藉也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漢舊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

官祠先農先農即神農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從大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帛種百穀萬斛為立藉田倉置令丞穀皆

以給祭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為粢盛皇帝躬秉耒耜而耕古為甸師官賀循曰所種之穀黍稷種陸陸早也種晚也干寶周禮注

曰種晚秠稻之屬陸陵穀黍稷之屬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陵作交黃山曰明紀注引續志作既事告祠先農是祠在耕之後也又明

紀永平四年詔曰朕親耕藉田以祈農事此注引漢舊儀亦云耕於藉田官祠先農皆先言耕後言祠蓋耕畢而祠既祠乃頒賞賜

漢制本如此今志首著正月始耕乃言執事告祠同是此義耕時已下特補著始耕之儀賀循謂漢耕日祭先農尤可證耕祭同日矣自劉宋文帝後乃先祠先農日親耕一遵月令元日祈穀元辰載耒之文則古文之說也然周語虢文公詳言藉田之制司空除壇於藉乃係耕壇周頌噫嘻載芟二詩無享農之語小雅甫田之御田祖祈甘雨又在我田既臧之後漢親耕始於文帝而前書本紀載其詔書不過曰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而已則先農之享固非漢初所尚也志載皇后親蠶亦先蠶後祠其義蓋是月令曰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儀諸行出入皆鳴鍾皆作樂其有災眚有他故若請雨止雨皆不鳴鍾不作樂

春秋釋病曰漢家郡守行

大夫禮鼎俎籩豆工歌縣何休曰漢家法陳師置守相故行其樂也

仲春之月立高禘祠于城南祀已特牲

月令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

子毛萇傳曰弗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禘焉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郊禘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韠授以弓矢于郊禘之前鄭玄注云弗之言祓也禋祀上帝于郊禘以祓無子之疾而得福也月令章句曰高尊也禘祀也吉事先見之象也蓋為人所以祈子孫之祀玄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為字館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玄鳥至日有事高禘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韠弓衣也祀以高禘之命飲之以醴帶以弓衣尚使得男也離騷曰簡狄在臺畧何

宜玄鳥致胎女何嘉王逸曰言簡狄侍帝譽於臺上有飛鳥墮其  
卵嘉而吞之因生契鄭玄注禮記曰後王以爲禘官嘉神館本而  
立其祠盧植注云玄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於是以三牲請子  
於高禘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禘以爲古  
者有媒氏之官因以爲神晉元康中高禘壇上石破詔問出何經  
典朝士莫知博士束皙荅曰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爲立高禘之祠  
高禘者人之先也故立石爲主祀以太牢集解惠棟曰明堂月令  
曰元鳥至之日祠于高禘以請子許慎云請子必以乙至之日者  
乙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鳥帝少昊司分之官也黃山曰前書  
戾太子傳初上年二十九始得太子甚喜爲立禘祀使東方朔枚  
皋作禘祝枝乘傳乘孽子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  
禘祝皆不從故事又朔傳朔之文詞有皇太子生禘賦是武帝皇  
子已生乃肇禘祀報也非祈也明非用月令之文矣後漢雖有舉  
不廢然帝后本紀亦訖無祀禘祈子之事蓋以時使有司祠之故  
其禮略不著耳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

孝經援神契曰

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輶輪供綏執事五更寵以度接  
禮交容謙恭順貌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奉几授三老  
也安車坐乘之車輶輪蒲裏輪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  
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度法也度以寵異之也鄭玄注禮  
記曰皆年老更事致仕者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  
照明天下者玄又一注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應劭漢官儀

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車輓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于屏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于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臣昭案桓榮五更後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則榮非長子矣蔡邕曰五更長老之稱也集解洪亮吉日案三老李充出妻桓榮亦去首妻復娶華嶠書榮長子雍早卒他若楊統等皆再娶生子則知官儀所說亦不足從惠棟曰國三老袁良碑曰羣書以君父子俱列三臺夫人結髮上爲三老此其證也案男女完具者謂更老所生男子備具非指長子劉昭駁之非也黃山曰白虎通言老更者何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眾也不但言老言三何欲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曰何以知之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注引宋均三五之說卽本於此鄭說三五雖皆與此異然仍謂老更各一人蔡邕乃云三老三老五人五更五人方觀承據以駁白虎通謂父不可以三兄獨不可以五乎夫父既不可有三兄自不宜有加於父漢代養老亦初無兼用三人五人袁山松曰官林作天子皮行大射之禮袁山松曰官林作天子皮郡縣道行鄉飲酒之事也袁山松曰官林作天子皮子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鄭玄注儀禮曰狗取擇人孟冬亦如之石渠論曰鄉射合樂而大射不何也韋玄成曰鄉人本無樂故於歲時合樂以同其意諸侯故自有樂故不復合樂鄭玄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尙賢



尊長也玄冠衣皮知館本作服與禮異服虔應劭曰漢家郡縣享

射祭祀皆假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邊俎皆如士制集解周壽昌

曰案此當時鄉校春秋常祀也前書高紀十二年十一月過魯以

太牢祀孔子本書孔僖傳章帝元和二年帝過魯幸闕里以太牢

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闕里志桓帝元嘉二年詔河南尹給牛羊

豕各一大司農給米而魯相乙瑛碑有云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

犬酒值知此禮是隨時祭非特祭黃山曰後漢行大射禮惟明紀

一見至鄉飲酒禮據李忠伏湛二傳光武世郡縣已行之鄉飲酒

禮鄭注既云今郡國十月行此禮則自明帝後亦無改焉漢制親

祠孔子必幸闕里光武建武五年十月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尚

非親祠明帝永平十五年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

則親祠在章帝前矣靈帝建寧二年詔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穀

春秋行禮事由魯相史晨奏請亦有碑又在乙瑛碑後蓋始不用

大司農給米也若桓帝元嘉二年詔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

領禮器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值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

司農給米見闕里志與置百石卒史詔碑同事由司徒吳雄等援

魯前相瑛所請奏行故亦名乙瑛碑碑中大酒兩見字皆作大不

作犬攷漢自高帝過魯祠孔子以太牢後皆遵守無用犬者此碑

既言由河南尹給牛羊豕不用犬可知古惟祀門用犬不見於他  
祀鄉飲酒禮其牲狗也敖繼公云用燕禮之牲明非祭祀之牲周  
代鄉飲原不祀先聖先師漢朔禮所由起因行釋奠例用酒脯脯  
肉乾也非牲闕里祀孔尤與鄉飲無涉自不用犬周氏以為時祭  
用犬殆誤大酒當即大祀之酒備五齊三酒耳凡祭先如是七郊  
酒故釋奠言酒脯犬酒為文有同牛酒之犒亦不類也如是七郊

禮樂三雍之義備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

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也盧植

禮記注曰選三公老者為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為五更亦參五之也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

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月令章句

曰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集解惠棟曰玉杖當作王杖先謙曰惠說是禮伊耆氏供王之齒杖注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鄭司農

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為王杖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座東廂遣

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

賓階至階集解惠棟曰至下應有裨字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

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鯁在前祝饁在後

禮記曰天子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反升歌清廟孝養之詩也五更南面公進供禮

亦如之謙周五經然否曰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之亂法度殘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

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

見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虞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屏  
交禮交禮即答拜中興謬從鈞議後革之深得其意集解黃山曰  
白虎通天子臨辟雍親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  
車輶輪供綬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容謙敬順貌也此注上  
引孝經援神契亦云尊三老奉几供綬五更接禮交容其文正同  
是交禮本專就五更言非所論於三老董鈞為慶氏之學秉大戴  
之傳駁議必本於師志文約言之虞喜自不考耳尸乃假攝故儀  
禮有答拜之文養老乞言非同假攝譙周以為比俱矣陳立白虎  
通疏證云譙氏說經多由臆斷未可據也  
**明日皆詣闕謝恩曰見禮遇大尊顯故也**  
禮樂志曰顯宗因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  
既盛矣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  
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譬如  
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 是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

丁孚漢儀曰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駟馬龍旂九旒大將軍妻參

乘太僕妻御前鸞旂車皮軒闔戟雒陽令奉引亦千乘萬騎車府  
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  
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  
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于蠶  
宮手三盆于繭館畢還宮月令曰禁婦人無觀按谷永  
對稱四月壬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  
**祠先蠶禮**

### 呂少牢

漢舊儀曰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於蠶室養蠶千薄  
以上祠以中牢羊豕今蠶神曰苑廡婦人寓氏公主凡二

神羣臣妾從桑還獻於繭觀皆賜從桑者樂皇后自行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衣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臣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得以作巾絮而已置蠶官令丞諸天下官皆詣蠶室亦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室作法晉后祠先蠶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為四出陛陛廣五尺在采桑壇之東南集解惠棟曰晉書禮志引漢儀云皇后親桑東郊苑中又苑廡一作苑窳干寶曰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苑廡婦人先蠶者也又河南十二縣境簿曰繭觀在廣陽門先謙曰官本注苑中下無於字巾作中

是月上巳官民皆絮於東流水上集解錢大昕曰絮古禊字應劭云禊者絮也言自絮濯也觀黃

說文無禊字惠棟曰蘇林云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食為酺黃

山曰續漢書三月上巳宮人皆絮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為大

絮也文與此同而官民作宮人案作宮人是也志為朝廷明禮儀

不當僅載官民之事是月連上皇帝祠先蠶為文即明帝永平二

年三月上巳事前書五行志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元后傳春幸

繭館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皆其故事漢祓除之禮

自天子及官民固皆行之西京雜記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

百子池邊灌濯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前書外戚傳武

帝即位數年無子祓霸上當亦率宮人行之本書周舉袁紹二傳

皆載有三月上巳之會鄭元女巫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

水上之類足知官民相沿漢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疾為大絮絮者

未未廢特此不當作官民耳

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絮之矣謂之禊也風俗通曰周禮女巫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絮也

春者蠢也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蔡邕曰  
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  
雩詠而歸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  
此杜篤祓禊賦曰巫咸之徒秉火祈福則巫祝也一說云後漢有  
郭虞者三月上巳產二女二日中並不生育俗以爲大忌至此日  
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絜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  
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  
蘭草祓除不祥漢書八月祓灞水亦斯義也後之良史亦據爲正  
臣昭曰郭虞之說良爲虛誕假有庶民旬內天其二女何足驚彼  
風俗稱爲世忌乎杜篤乃稱王侯公主暨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  
玄黃本傳大將軍商梁亦歌泣於雒禊也自魏不復用三日水宴  
者焉集解惠棟曰絜讀爲禊故云謂之禊也故下引風俗通曰禊  
者絜也又月令暮春始乘舟禊于名川也又沈約云自魏以後但將  
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禊于名川也又沈約云自魏以後但將  
三日不以巳也黃山曰續齊諧記晉武帝問曲水之義摯虞言漢  
章帝時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攜酒  
就水洗滌去災帝曰如此便非佳節尚書郎東晉謂虞小生不足  
以知之昔周公卜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  
昭王置酒於河曲有金人自泉而出捧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  
及秦霸乃因此處立曲水祠二漢相沿爲盛事案摯虞所言與此  
注郭虞事略同而以爲章帝時徐肇事固爲不經卽東晉所言亦  
不足爲典要但袁紹傳注引麻法三月上巳建辰已卯退除可以拂除  
災及韓詩薛君章句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拂除不祥而此言漢書  
八月祓灞水是漢初已有春秋兩祓矣宋書禮志劉楨賦素秋二

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百子水嬉亦言秋祓而時  
七月十四日又與漢用八月殊皆不知何所昉也

禮儀志上第四 終

後漢書四

續漢志集解第四校補

禮儀志上絳袴紩

紩原譌紩已正官本不誤

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注凡與先后有瓜葛者

柳從辰曰埤雅瓜葛皆延蔓相

及故屬之縣遠者取譬瓜葛案以瓜葛喻親屬昉於詩之瓜瓞葛藟本為雅言觀王導笑謂其子相與有瓜葛義亦第主親屬

不主縣遠自後世專以疏屬為瓜葛而雅言亦等里語矣

集解諸侯家婦

柳從辰曰今獨斷家或作豕但下文

注引謝承書荀先帝有瓜葛之屬男女畢會則不必限於豕婦抑侯家婦與先帝后有瓜葛者不定豕婦也

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注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

薦之

柳從辰曰孫輯本漢舊儀作以切牛毛血多血字

集解先謙曰官本牛毛作牛尾

柳從辰曰通典引作以切牛尾之毛今案水沃牛肩毛切牛尾猶之可也如竟切牛尾則牲體不全矣古亦無先薦尾之禮也

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

侯康曰通典後漢仲長統論散齋可宴樂御史

大夫邾慮奏改國家齋日從古制諸祭祀皆十日致齋七日散

齋三日致齋散齋之日內有嘉慶之事或言可賀會宴樂或言

不可尚書令荀或與臺郎董遇議曰禮志云三日齋一日用之

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又云君致齋于外夫人致齋于內散

齋則是事之漸然則散齋未絕外內與宴樂之事也今一歲之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如此無復用樂之時古今之制當各從所宜若外張多日而內實犯禮乃所以廢齋也散齋宜從得賀會宴樂

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可加元服錢大昭曰安帝以正月庚子冠濟北王以正月壬子冠則

庚子壬子亦吉日也今案頭陽屬天而冠日用子舉甲子丙子以起筮日之例耳古之筮日吉事先近甲子不吉則筮丙子戊

子庚子壬子時其吉皆可用固非有異耳

正月始耕侯康曰南齊書禮志祀先農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亥日何佟之議漢文用此日耕藉祠先農故

後王相承用之顧嵩之議昭帝癸亥耕於鉤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遠帝本紀亥作乙丑

賸疑此與辭之剛強皆不酌舊用丑實兼有據觀此知漢耕藉田多用亥日間或參用丑耳用亥丑之義亦見南齊志文繁不

錄 集解惠棟曰應劭漢舊儀曰至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柳從辰曰

孫輯本漢官儀作戴青幘冠青衣載青旂駕青龍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互校實皆非完文

有司告事畢注漢書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侯康曰祭統天子親耕于南郊諸侯耕於

東郊注東郊少陽諸侯象也是東耕非天子禮惟白虎通云耕于東方者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



三反之今曾子問公羊桓十四年注云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白虎通多公羊家言故與邵公注合據此二說則漢用公羊禮也今案漢興雖禮經殘缺古文之說卒難施用中興後言禮者多尊用慶氏其言禮必有異於二戴者祭統之說則戴氏學也唐貞觀三年初議藉田孔穎達卽援祭統駁東郊爲不合古禮太宗曰虞書云平秩東作則堯舜敬授人時已在東矣所謂天子親耕於南郊蓋訖未有用之者也

如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官本如是作於是錢大昭曰閩本作於是

五更南面公進供禮錢大昭曰公本又作三公

祠先蠶注而皇后親桑於苑中官本親作視非今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

公主凡二神柳從辰曰孫輯本漢舊儀今作祭案黃省曾蠶經云苑窳婦人先蠶也蜀有蠶女馬頭娘歷代所祭

不同據此則作今非誤矣且上巳云祠下不必更言祭文主釋蠶神亦非就祭蠶神言也天地宗廟羣臣五

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得以作巾絮而已置蠶官令丞

諸天下官皆詣蠶室柳從辰曰孫輯本漢官舊儀臣作神得以作巾絮上有皇后二字諸天下官下有下

法二字今案臣作神及多皇后二字皆較勝此注所引惟通考注所引又全與此注同

是月上巳

柳從辰日風俗通巳者社也邪疾巳去祈介祉也

禮儀志中第五

立夏 請雨 拜皇太子 拜王公 桃印  
黃郊 立秋 軀劉 案戶 祠星

立冬 冬至 臘 大儺  
土牛 遣衛士 朝會

後漢書五

梁

剡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黃郊其禮

祠特祭竈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埽除社稷其

旱也公卿官長曰次行雩禮求雨

公羊傳曰大雩旱祭也何休注曰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

責曰政不善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館沐昌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春秋繁露曰大

早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何如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

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以賤陵貴者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為其不

義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貞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又仲舒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損陽益陰

願大王無收廣陵女子爲人祝者一月租賜諸巫者諸巫母大小  
皆相聚於郭門爲小壇以脯酒祭女獨擇寬大便處移市市使無  
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即起雨注  
而已服虔注左傳曰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也  
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  
雩祭以求雨也一說大雩者祭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祈農  
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漢舊儀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  
以賽各如其常牢禮也四月立夏旱乃求雨禱雨而已後旱復重  
禱而已訖立秋雖旱不得禱求雨也集解惠棟曰董仲舒云廣陵  
女子諸巫毋大小皆相聚其郭門外爲小壇以脯酒祭便移市市  
使門者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又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  
到即起雨澍而已江都相仲舒下內史丞書從事其都聞吏家在  
百里內皆令人故行書告縣遣妻視夫賜巫一月租使巫求雨復  
使巫相推擇潔淨易教者祭跪祝曰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  
早恐不成謹進酒 閉諸陽衣阜興土龍 山海經曰大荒東北隅有  
甘羞再拜請雨 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  
大雨郭璞曰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爲也董仲  
舒云春早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稷家人祠戶母伐名木  
毋斬山林暴巫聚蛇入日於邑東門之外爲四通之壇方八尺植  
蒼繒入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搏脯擇巫之潔清  
辯口利辭者以爲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  
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  
搏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樹奉牲禱

館本牲

以甲乙曰爲大青龍一

長八丈居中央爲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間相去八尺小僮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蝦蟇焉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豕豬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闔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里北門具老豕豬一置之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豕豬聞彼鼓聲皆燒豬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焚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爲席毋斷夏求雨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祠寵毋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釜於壇杵曰於術七日爲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爲赤大龍一長七丈居中又爲小龍六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祭齋衣赤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豕豬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一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雷毋舉土功聚巫市旁爲之結蓋爲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母餽五玄酒具清酒搏脯令各爲祝齋三日衣黃衣皆如春祠以戊己日爲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中央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溝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秋暴巫庭至九日毋舉火事煎金器家人

祠門為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方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太昊祭  
 之祠木魚九立酒具清酒搏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為大白  
 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為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  
 間相去九尺鰓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  
 衣白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如前冬舞龍六日禱於  
 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毋壅水為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  
 尺植黑繒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立酒具清酒搏脯祝齋  
 三日衣玄衣祀禮如春以壬癸日為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又  
 為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  
 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皆如  
 春四時皆庚子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大體丈夫欲藏而  
 居女子欲和而樂應龍有翼法言曰象龍之致雨艱矣哉龍乎龍  
 乎新論曰劉歆致雨具作土龍吹律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求  
 雨所以為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其  
 象類而為之集解惠棟曰注祭之以母飽飽一作肫母音模禮記  
 謂之涸母飽音移周禮曰飽食又注他皆如前此下有神農求雨  
 第十九日戊己不雨命為黃龍又為大龍壯者舞之季立之又曰  
 東方小僮舞之南方壯者西方沾原注人北方源注人舞之  
 四十九字又注煎上有無字又注太昊太作少又注他如前他下  
 有皆字又注為四通之壇為上有各字又注祀禮如春祀作祝北  
 宋本亦作祝又注四時皆庚子日皆下有以水日為龍必取潔土  
 為之結蓋龍成而發之四時皆以庚子之日又注緣其象類而為  
 之新論又云余難曰頓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拾針取芥子駿窮  
 無以應黃山曰注引董說今據凌曉繁露注本除惠校已錄外又

令民禱社稷稷下有山川二字家人祠戶祠作祀下祠竈祠中雷

祠門祠井皆同暴巫聚蛇蛇作虺具清酒搏脯搏作脯下搏脯皆

同辯口利辭者口作言恐不成成下有實字為大青龍一青作蒼

諸里社作鑿社與三歲豨豬三上無與字置之里北門之外里上

有於字皆燒豬尾豬上有豨字報以豚一以上無報字豚作豬拜

跪陳祝如春春下有辭字為赤大龍一赤大乃大赤二字誤倒長

七丈居中中下脫央字酒脯祭齋衣赤酒上脫具字祭乃祝之誤

赤下脫衣字令縣邑一徙市邑下有十日二字毋舉土功舉作興

於中央皆南鄉中央乃南方之誤皆齋三日齋上無皆字老者亦

齋三日者下脫五人二字亦通社中於閭外溝溝上有之字蝦蟇

池方五尺蝦蟇上衍取字冬舞龍六日舞作舞祝齋三日衣元衣元

作黑蝦蟇池皆如春如上無皆字凡求雨大體雨下有之字丈夫

欲藏而居而居作匿又僮作童一立土人舞僮二俗七日一變如

作壹旁作傍鄉或作向皆小異

故事周禮曰聖舞帥而舞早暎之事鄭玄曰聖赤草染羽為反拘

之也早暎注陽也用假色者欲其有時而去之館本草

朱索社伐朱鼓漢舊儀曰成帝二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反

繫社擊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干寶曰朱絲縈

社社太陰也朱火色也絲維屬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也諸侯用

幣於社請上公也伐鼓於朝退自攻也此聖人厭勝之法也集解

惠棟曰注成帝二年北宋本二作五黃山曰反拘朱索禱賽呂少

社伐朱鼓乃既雨之後止雨之事志因求雨並及之禱賽呂少

牢如禮漢舊儀曰武帝元封六年五月旱女及巫丈夫不入市也集

解黃山曰杜氏通典云漢承秦滅學正雩禮廢旱太常禱天地宗廟馬氏通攷亦云漢氏未嘗舉雩祀蓋自古文之說昌僉謂雩祭有二以月令仲夏大雩帝為正雩以司巫舞雩為因旱而雩且以周頌噫嘻為正雩之詩大雅雲漢為旱雩之詩實則雩為吁嗟求雨之祭自有定詰公羊桓五年傳大雩者何旱祭也穀梁僖十一年傳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即左氏龍見而雩亦謂龍星主雨不雨即當行雩至秋始雩則已失時正志雩盡立秋之義非月令之雩帝也周官言祭最詳而舞雩止屬早暎不關享帝噫嘻為春夏祈穀所歌毛序同於魯詩著為祈穀並非祈雨自月令以雩帝為即祈穀之祭而祈穀之時又非即乏雨之時於是服孔二家遂訓雩為遠謂遠為百穀祈膏雨後儒亦詆其不經而仍埤信有祈穀之雩若祈穀於春則龍固未見準之左氏亦不合矣西京禮典皆依今文東都相承不改故但有旱雩而無正雩杜馬乃少之非也

拜皇太子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坐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侍持皇太子璽綬東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俱賜禮畢罷

拜諸侯王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

丁孚漢儀曰太常住蓋下東向



讀文與此異也集解惠棟曰漢舊儀云冊皇子為諸侯王皆以上東門中以東門在卯故也 謁者引當拜前當

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為某丁孚漢儀有夏勤策文曰

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勤為司徒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位為尊館漢林輔往率舊職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左右

朕躬宣力四表保乂皇家於戲實惟秉國之均旁祇厥緒時亮天工可不慎與勤而戒之集解洪頊煊曰安帝紀永初三年夏四月

丙寅大鴻臚九江夏勤為司徒與此年月全異黃山曰志言拜皇太子諸侯王公皆拜爵而注僅舉夏勤拜官策為比蓋漢典禮殘

闕他無可徵也讀策書畢謁者稱臣某再拜尚書郎曰璽印綬付侍御史

侍御史前東面立授璽印綬王公再拜頓首三下贊謁者曰某王

臣某新封某公某初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謝皇帝為公興

皆冠謝起就位供賜禮畢罷臣昭曰漢立皇后國禮之大而志無其儀良未可了案蔡質所記立宋皇

后儀今取以備闕云尚書令臣囂僕射臣鼎尚書臣旭臣乘臣滂臣謨臣詣稽首言伏惟陛下履乾則坤動合陰陽羣臣大小咸以

長秋宮未定遵舊依典章表仍聞歷時乃聽令月吉日以宋貴人為皇后應期正位羣生兆庶莫不式舞易稱受茲介祉詩云千祿

百福子孫千億萬方幸甚今吉日以定臣請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太常條列禮儀正處上羣臣妾無得上壽如故事臣囂臣鼎臣旭

臣乘臣滂臣謨臣詣愚闇不達大義誠惶誠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制曰可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制詔皇后之尊與帝齊體供奉天地祇承宗廟母臨天下故有莘興殷姜任母周二代之隆蓋有內德長秋宮闕中宮曠位宋貴人秉淑媛之懿體山河之儀威容照耀德冠後庭羣寮所咨僉曰宜哉官本僉作人與卜之著龜卦得承乾有司奏議宜稱絳組以臨兆民今使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綬宗正祖為副立貴人為皇后其往踐爾位敬宗禮典肅慎中饋無替朕命永終天祿皇后初即位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子臨軒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住蓋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策文畢皇后拜稱臣妾畢住位太尉襲授璽綬中常侍長樂太僕高鄉侯覽長跪受璽綬奏於殿前女史授婕妤好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受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訖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皇后秩比國王即位威儀赤紱玉璽集解錢大昕曰注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本紀七月癸丑立貴人宗氏為皇后又按靈帝紀太尉聞人襲以三月免官此立后乃在七月或紀所書月日誤惠棟曰注尚書令臣囂疑劉囂僕射臣鼎曹鼎也尚書臣旭疑魯旭注人曰宜哉人作僉注卦得承乾兆名也坤承乾為大吉之兆也注宗正祖劉祖字奉先南陽人見風俗通為郡屬曹吏太守公孫慶舉孝廉又祖女春龍見真誥注立貴人為皇后后其踐爾位注脫一后字從北宋本

增人

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楸其禮曰朱索連

葷菜彌牟朴蠱鍾

集解錢大昕曰彌牟五字未詳黃山曰正字通引郝敬說彌牟為禦止塗抹之義不知何據前

書景本紀侵牟萬民李奇注牟食苗根蟲也則牟朴蠱鍾對文蓋皆指蟲生之處而名之彌者以葷烈之氣辟之禦使不得萌生耳秋官庶民除蠱以攻說禱之嘉草攻之剪氏掌除蠱物以攻禳攻之以莽草熏之葷菜即嘉草莽草之屬禮致膳則用葷桃茹以辟凶邪膳於君亦有葷桃茹用桃必兼用葷也

施門戶

集解錢大昕曰桃印宋書禮志作桃卯注稱桃印本漢志所以輔卯金則印當為卯之譌黃山曰事物紀原載漢用

朱索連五色剛卯為門戶飾是桃卯即剛卯矣而與服志明以卯為印則桃卯亦可謂桃印非譌也代曰所尚為飾

夏后氏金行作葦菱言氣交也

風俗通曰傳曰葷葷有叢呂氏春秋曰暗莽無湯始得伊尹蔽之於

廟薰以葷葷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曰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葷者欲人之子孫蕃植也

易陰陽代殷人水德曰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曰桃

為更

集解錢大昕曰更即梗字下文云設桃梗鬱儻葷菱是也

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曰五

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曰難止惡氣

桃印本漢制所以輔卯金魏除之也曰

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治皆絕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

并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云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黃至

立秋迎氣於黃郊樂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

命所曰養時訓也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阜領緣中衣迎氣

於白郊禮畢皆衣絳至立冬集解惠棟曰徐廣云漢制祀事五郊天子與執事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

執事者自服常服常絳衣也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曰薦陵廟其儀乘

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曰鹿麋月令曰天子乃厲敕執弓挾矢以獵月令

章句曰親執弓以射禽所以教兆民載戰事也四時閑習以救無辜以伐有罪所以強兵保民安不忘危也 太宰令謁

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集解惠棟曰還上脫於是乘輿四字 遣使者齎

束帛曰賜武官漢官名秩曰賜太尉將軍各六十匹執金吾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於文官 武官肆兵

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緇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

名曰乘之月令孟冬講武管子本講字有習射御角力盧植注曰角力如漢家乘之引闕踴踘之屬也今月令季秋天子乃

教田獵以習五戎月令章句曰寄戎事之教於田獵武事不可空

設必有以誠故寄教於田獵閑肄五兵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為

不敬田不以禮為暴天物周禮司馬以旌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

官林旌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鞞

卒長執鏡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鐻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

節士卒聽聲視旗隨而前卻故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春教振旅

以蒐田夏教芟舍以苗田秋教治兵以獮田冬教大閱以狩田春

夏示行禮取禽供事而已秋者殺時田獵之正其禮盛獨斷曰巡

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雒陽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下拜天子  
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為下唯此時施行魏  
書曰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曹公親耕藉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  
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  
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  
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也集解惠  
棟曰周禮射人射牲鄭元云今立秋有緇劉云賈公彥云  
漢時苑中有緇劉即爾雅緇似狸劉殺也云立秋緇殺物立春遣  
使者齋束帛呂賜文官漢官名秩曰賜司徒司空帛四匹九卿  
十五匹古今注曰建武八年立春賜公十

五匹卿 緇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時有司告乃逡巡

射牲

集解先謙曰官本司下無告字

獲車畢有司告事畢

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合百官羆腰

白幕皆霜風俗通稱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腰臘而寘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當新始殺食曰羆腰集解惠棟曰徐堅引

說文云冀州北部以月朝作食為腰祭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

集解惠棟曰呂氏春

秋八月紀曰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高誘云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菜是也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供老人之

杖論衡云七十賜玉杖著鳩于杖末不著爵 舖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

集解惠士奇曰長下落九字

端曰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

集解

惠棟曰風俗通云漢高祖與項籍戰京索問遁叢薄中時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賜老人也 是

月也祀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廟季秋之月

集解先謙曰官本季下提行

祠

星于城南壇心星廟

立冬之月

集解先謙曰官本月作日是

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皂迎氣

於黑郊禮畢皆衣絳至冬至絕事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集解惠棟曰五經通義云冬至所擇以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事

吉辰而後省事絕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絳至立

春諸王時變服集解惠棟曰王北宋本作五執事者先後其時皆一日日冬至

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白虎通曰至日所以休兵不興事閉關商旅不

行何此日陰陽氣微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以扶

助微氣成萬物也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易曰先王以至

日閉關商旅不行夏至陰氣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

故大熱也冬至陽氣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集解惠棟曰注陰

陽氣微陰字衍黃山曰注引白虎通今據陳立疏證本至日所以

休兵至日作冬至不興事興作舉陰陽氣微作陽氣微弱以扶助

微氣扶上無以字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夏上有故孝經

識曰五字陰氣推而上陰上有反大寒何四字疏證謂月令仲夏百官靜事無刑以待晏陰之所成仲冬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文義正同易復象辭統言至日閉關未分冬至夏至魯恭傳言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命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養陰氣此亦當有夏至一段文脫志注乃約言之山案原文專就冬至言故但云陽氣微弱注統言至日本兼冬夏二至故云陰陽氣微疑劉昭所見白虎通文本如此惠氏以為衍陰故使八能之士八人集解惠棟曰易通卦驗云冬至始字非也

六律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鄭元注云致八能之士者言選於眾人之中取習曉者使之調焉皆調和之也先謙曰八能謂撞鍾擊鼓磬吹管竽鼓琴之士鍾調則黃鍾蕤賓之律應鼓調則太簇之律應管調則夷則之律應磬調則林鍾之律應竽調則無射之律應琴調則姑洗之律應五樂皆得則應鍾之律應以六器應入音故曰八能詳見下注或吹黃鍾之律間竽集解惠棟曰春秋感精符云竽長四尺二寸或撞黃鍾之鍾集解惠棟曰樂叶圖徵云黃鍾生一

一生萬物故君子鑠金為鍾四時九乳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

擊黃鍾之磬集解惠棟曰阮諶三禮圖引樂經云黃鍾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或鼓黃

鍾之瑟集解惠棟曰春秋感精符曰瑟用槐木長八尺二寸軫間九尺二十五絃宮處于中

左右為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集解惠棟曰春秋感精符云用馬革鼓圓徑八尺一寸易通卦

驗云冬至鼓用馬革圓徑八尺一寸夏至鼓用牛皮圓徑五尺七寸鄭元云馬坎類牛離類先之三日太史謁

之至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八

能之士即坐于端門左塾集解先謙曰官本即作郎太子具樂器集解錢大昕曰太子當作

太子惠棟曰太子當作太常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為端守宮集解惠棟曰即



守宮令也設席于器南北面東上正德集解惠棟曰易緯通卦驗云夏至人主從八能之士或調正德

所行注云謂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席鼓南西面令晷儀東北三刻中黃門持兵引

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尙書御史謁者皆陞

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靜居已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

集解周壽昌曰案溜與雷同左宣二年三進及溜正義溜謂簷下水溜之處今俗所謂滴水簷也釋文屋雷也溜亦或作雷前書枚

乘傳泰山之雷穿石是也舉手曰八能之士已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

曰諾起立少退顧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

命八能士曰已次行事間音已竽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為闋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竝作二十五闋皆音已竽樂叶圖徵曰夫聖人之作

樂不可以自娛也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必從八能之士故撞鍾者當知鍾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

吹竽者當知竽擊磬者當知磬鼓琴者當知琴故八士曰或調陰陽或調律曆或調五音故撞鍾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擊

磬者以知民事鍾音調則君道得則黃鍾蕤賓之律不應鼓音調則道不得則鍾音不調鍾音不調則黃鍾蕤賓之律不應鼓音調則

臣道得臣道得則太簇之律應管音調則律曆正律曆正則夷則  
 之律應磬音調則民道得民道得則林鍾之律應竽音調則法度  
 得法度得則無射之道得如此則姑洗之律應五樂皆得則應鍾之  
 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得如此則姑洗之律應五樂皆得則應鍾之  
 律應天地以和氣至則和氣應和氣不至則天地和氣不應鍾音  
 調下臣以法賀主鼓音調主以法賀臣磬音調主以德施於百姓  
 琴音調主以德及四海入能之士常以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  
 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集解惠棟曰注必從入  
 能之士鄭元易通卦驗注曰從就也又注天文鄭元通卦驗注曰  
 天文謂之三光運行照天下冬至而數訖於是時也祭而成之所  
 以報之黃山曰志皆音以竽承上間音以竽言皆下當脫間字也  
 韓非子竽者五聲之長又陳氏樂書昔女媧氏使隨裁匏竹為竽  
 其形參差以象鳥翼火類也冬至吹黃鍾之律而間以竽即言漢  
 制也攷周官笙師掌教吹竽笙竽即笙類漢德尚火故獨有取於  
 竽西京自孝武置協律之官肇開樂府至孝元時京房作準而後  
 候氣之法備樂府設聽工以律知日冬至夏至樂工惟有竽工員而  
 不及笙見前書禮樂志哀帝罷樂府猶有存者迨王莽時遂并廢  
 八能之選備於臨時乃東都權宜之制也注陰樂陽樂於樂無徵  
 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  
 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又典同掌六律之  
 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高愈云陽聲屬天陰聲屬  
 地然則樂以聲音耳成天者地故作陰樂成地者天故作陽樂

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

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

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曰阜囊集解惠棟曰獨斷云凡章表皆啟封

其言密事得阜囊盛送西陛跪授尚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

侍中常侍迎受報聞曰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曰禮畢集解惠棟

曰曰北宋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詣太官受

賜集解惠棟曰令陸者曰次罷曰夏至禮亦如之蔡邕獨斷曰冬至

至陰氣始起麋鹿角解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靜故不聽事迎送

凡田獵者館五日臘是臘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

迎正月歲首亦如臘儀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

道衰故不賀鼓以動眾鍾以止眾故夜漏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鍾

鳴則息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曰交勞農大享臘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

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漢氏以午祖以戌臘午南方故以祖冬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戌臘而小數之學者因為之說非典文也集解黃山曰獨斷四代臘之別名夏曰嘉

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五帝臘祖之別名青帝以未臘卯  
 祖赤帝以戌臘午祖白帝以丑臘酉祖黑帝以辰臘子祖黃帝以  
 辰臘未祖蓋本緯說而隆因之非小數也呂覽孟冬紀饗先祖五  
 祀勞農夫以休息之月令饗作臘此固秦令其成書在始皇八年  
 史記載始皇三十一年始更名臘曰嘉平則饗是更名後所易當  
 以月令作臘為正通典載漢復嘉平曰臘知漢臘即沿秦制獨斷  
 臘不記秦漢不以秦當一運耳後儒據左傳虞不臘矣之文謂周  
 以前蜡以息老臘以勞農同月兩祭蔡邕提之然左氏古文漢初  
 所不尚秦臘後改嘉平明即以代大蜡漢復臘不用蜡非蔡提之  
 也王者禮有因革秦勞農不息老養壯佼亟耕戰者所尚漢之所  
 因也秦以前五祀冬祀行漢冬祀井而行別為祖臘以季冬不以  
 孟冬大享臘天子以祖配帝官民皆祭其祖不聞復及五祀又其  
 所革也況可以入蜡之

先臘一日

集解先謙曰官本此句提行

大儺

譙周論語注曰儺卻

祭天地四方繩之乎

之謂之逐疫

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

水是為虎一居若水是為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

隅漚庾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為

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曰所以逐衰

而迎 新 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百二十人為儺

子皆赤幘卓製執大鼗

漢舊儀曰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

矢士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譙  
 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儺之言善善童子也集解惠  
 棟曰儺亦作振史記淮南王傳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

云西京賦曰振子萬童裴駮案薛綜云振子童男女李善云振之  
刃切史記徐福云海神云若偃女即得之矣又注桃弧棘矢服虔  
左傳解誼曰桃所以逃凶也  
棘矢者棘赤有箴取其名也  
方相氏黃金四日蒙熊皮集解惠棟曰熊舊漢

儀作 玄衣朱裳集解惠棟曰朱舊漢儀作丹 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

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集解惠棟曰冗當作冗冗從僕射官名而隴切冗散也 弓逐惡鬼于

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

皆赤幘陞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偃子備請逐疫集解惠棟曰莊子逸

篇曰游島問於雄黃曰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之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其

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蔥以通五藏 於是中黃門倡偃子

和曰甲作食列集解惠棟曰案漢隸列即古文誦字玉篇曰列古

交陷 拂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集解惠棟曰藝文志有攬

諸食咎伯奇食夢强梁祖明集解惠棟曰一作祖明見唐志黃山

校 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集解惠棟曰封

禪書磔狗禦蠱苗說文曰臬桀死之鬼亦為蠱淮南子曰傷死者其鬼燒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

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賜女不急去後者為糧東京賦曰捐魘魅斯猶狂斬委

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冷濁女魘於神潢殘夔魘與罔象殪整仲而殲游光注曰魘魅山澤之神猶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

澤神耕父女魘皆旱鬼惡水故囚溺於水中使不能為害夔魘魘象木石之怪整仲游光兄弟八人恒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

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臣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獾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

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臚埤蒼曰猶狂無頭鬼集解惠棟曰論衡云除客者除宅中客鬼也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

位有十二神舍之宅主驅逐名為去十二神之客注捐當作捐方交切薛綜注云腦陷其頭也蕭統漢書音義云猶狂無頭鬼見字

林風俗通云永建中京師大疫云厲鬼字野重游光亦但流言無指見之者黃山云志追惡凶秦蕙田據舊本追作造案造謂直造

惡凶所在而治之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儻嚙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送疫出端門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火光逐驚走煌然火光如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振子

合三行從東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序上西序下

棄雜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干騎在衛士外為三部更送至雜水凡三輩逐鬼投雜水中仍上天池

絕其橋梁使不得度還集解黃山百官官府各曰木面獸能為儼

人師訖設桃梗鬱儻葦芟畢執事陞者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

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日神

黃帝法而象之毆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儻持葦索以御

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也史記曰東至於蟠木風俗通曰黃帝上

占之時有神荼與鬱儻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梗者更也歲終

更始受介祉也蘇秦說孟嘗君曰土偶人語桃梗今子東國之桃

木削子為人虎者陽物百獸之長能擊鷲牲館性食魍魎魍魎者

也集解惠棟曰論衡云今縣官斬桃為人立之門戶畫虎之形著

之門葦戟桃杖曰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漢官名秩曰大將軍

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

丞郎各萬五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  
千郎官蘭臺令史二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以為當  
祠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集解何焯曰特侯特進侯也黃山曰鄧  
后紀舊事歲終當饗遣衛士大儺逐疫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  
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減逐疫侂子之半悉罷象橐駝之屬此安  
帝永初三年事也儺獸十二有衣毛角此作之者象橐駝皆用生  
物蓋踵事增華屢於舊典故可悉罷之方相氏黃金四日鄭注謂  
如今魍魎頭說文顛醜也今逐疫有顛頭徐鍇云顛方相四日今文  
作魍許言今鄭亦言今是魍魎行儺自前漢相承至後漢末尚循

故事

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

月令章句曰是月之

昏館味作建丑丑為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

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

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曰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

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曰角抵樂闕罷遣勸曰農桑

周禮曰府史以下則

有胥有徒鄭玄注曰此謂民給徭役若今衛士矣蔡邕曰見客平樂饗衛士瑰偉壯觀也集解惠棟曰前書武帝紀建元元年秋七月詔曰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鄭氏曰去故置新常二萬人王尊傳云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淳曰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後漢饗衛士於南宮見東平王蒼傳黃山曰饗遣衛士亦勞而休息之志列大讎之後讎之次日即為勞農大享臘之日後漢有勞農之典而諸帝無勞農之事蓋即以遣衛士當之故鄧后詔牽連及之也

每月朔歲首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及贄公

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曰下雉

獻帝起居注曰



舊典市長執鴈建百官賀正月決疑要注曰古者朝會皆執鴈侯

安八年始令執雉漢魏麤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

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為幣玉以象德

鹿皮公卿以下所執以貨役館本禮庶羞不二千石目上上殿稱萬歲蔡

璧以稱事不以貨祭服輕重之宜也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坐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為君舉觴御

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

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

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

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陞觀庭燎宗室諸劉雜會

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定公納薦太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

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

下虎賁羽林弧弓撮矢陞戟左右戎頭偏脛管本啟管本倍前向後

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

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為

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郭日畢化為黃龍長八丈出水游戲於庭

炫耀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

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踟局出身藏形於斗中鍾磬並作

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羣臣以次拜微行

出罷卑官在前尊官在後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陞高二丈皆文石

作壇激沼水於殿下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厠以

青翡翠一柱三帶韜以赤緹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官於此自到偃

後漢志五

師去宮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嶽與天連雒陽宮閣  
傳云德陽宮殿南北行七丈東西行三十七丈四尺集解惠棟曰  
白虎通云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  
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注陞漢官  
儀作陪薛綜西京賦注云舍利獸名性吐金故曰舍利雒陽宮閣  
傳北宋本傳作簿黃山曰東都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  
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乃盛禮樂  
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  
實千品旨酒萬鍾又云伶侏兜離罔不具集與注引蔡質說合又  
東京賦龍路充庭鸞旗拂霓此言大朝會充庭之制謂陳乘輿車  
輦旌鼓於殿庭也安本紀永初元年春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  
庭車乃太后以年饑省之又注太官賜食酒食酒乃酒食誤倒

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

蔡邕曰羣臣朝

見之儀視不晚朝十月朔之故以問胡廣廣曰舊儀公卿以下每  
月常朝先帝以其類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復以六月朔盛暑  
省之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大子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  
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殿薦上帝周官若樂六變  
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  
大食則命奏鍾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  
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  
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館誦下禮記  
曰夫樂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乎宗廟社稷繫館軼乎山川鬼神

此之謂也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  
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簫饒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  
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獻是則令凱樂軍大獻  
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  
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嘉平四年正月出雲臺十二門新詩  
下太子樂官習誦彼是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以成樂  
志集解惠棟曰注諸會食舉之樂諸下脫會字

禮儀志中第五 終

後漢書五

續漢志集解第五校補

禮儀志中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埽

除社稷

侯康曰此當以郡國上雨澤若少為句府字衍通典及通志禮略載此文正無府字晉書禮志上云漢儀自立

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尚旱郡縣各埽除社稷彼之尚旱即此之上雨澤若少也彼借尚為上耳盧召弓校晉志云少府亦有田租山澤陂池之稅故有所屬之郡縣校續志云少府所領山澤之稅世祖已歸司農無所謂少府郡縣也二說自相矛盾當從後說然後說并刪續志郡縣二字則亦非也今案侯氏讀若少為句是也然二字自為句不當連上為文也郡國以時上雨澤自係定制非必少乃上多即不上也少者旱之漸故當埽除社稷以為民祈福其果旱也則行雩京師三府亦未必定是衍文矣官長耳就公卿言則府當即指京師三府亦未必定是衍文矣至謂晉志之尚旱即此志之上雨澤若少以尚古之尚通上計之上其說抑迂曲難從

公卿官長呂次行雩禮求雨注諸巫母大小

至

女獨擇寬大處移

市

母原作母依通考改官本注不誤案注引仲舒奏記文與今本異而皆有脫誤注作女獨擇寬大處移市女似本對母言

且上文無收下文無內無得字皆作無亦不應此忽作母也

興土龍注具清酒搏脯搏原作搏下搏脯皆同依通考改官本注不誤案搏與脯通說文作膊脯祭之

呂母飽官本注母作母案通考作母

謁者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官本中作甲連上某字為文錢大昭曰閩本監本均

作甲柳從辰曰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官以中書為中謁者令見漢舊儀作甲非今案漢禮殘闕志所輯拜皇太子拜諸侯王公兩條儀制皆甚簡略疑皆太后臨朝援立童幼倉猝之禮也中謁者即中宮謁者令所屬百官志所謂宦者主報中章是矣拜諸侯王公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謝中謁者報謹謝則拜皇太子謁者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其文一也且皇太子一而已奚必贊曰某甲又贊皇太子為謁者稱制荅可者又即謁者亦嫌於無別此則仍當以從毛本為長矣

制詔其曰某為某注勤而戒之孫星衍曰通典而作其

附注宋貴人秉淑媛之懿官本注威容照耀辰曰典職儀作照

集解惠棟曰劉祖字奉先南陽人見風俗通侯康曰御覽二百五十三引漢魏先

賢行狀曰故宗正南陽劉伯字奉先少履清節忠亮正直研精文學無不綜覽嘗為督郵時豫章太守虞績以饜餐穢污徵至郡界當就法車不肯就坐伯乃拔刀毆績績恐就車乃徑上尚書以肅王道案伯之官職郡望表字與祖俱同則伯必祖之誤

名曰乘之注旅帥執輦官本注

輿劉之禮至獲車畢有司告事畢注臠臘而寘水案今風俗通寘

水作相又曰當新始殺食曰臠臠錢大昭曰當是嘗字之譌食

遺以水可毋集解惠棟曰徐堅引說文云冀州北部以月朝作食為臠

祭今案前書武紀太初二年三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臠五日祠

劉殺也蘇林曰臠祭名也臠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

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臠臠之祭也師古曰續漢書作臠

劉臠劉義各通耳又本書劉聖公傳欲以立秋日臠臠時共劫

更始章懷注亦云冀州北郡鄆臠以八月朝作飲食為臠初不

言本說文今說文肉部臠下但云楚俗二月祭飲食也亦無八

月臠臠之說蓋臠無論以二月以三月以八月以十二月本自

為祭名臠劉字本應作劉借作臠者當由臠乃獸名而劉為帝  
姓史臣意有所嫌故冊書從而改之非本義也觀鄭君周禮注  
仍云今立秋有臠劉私居詮經固可無諱許君說文乃備進呈  
之書並劉字不敢列入非止以字形不與古篆合其義抑或有  
難說也是以豸部臠下亦但云臠似狸者而終不及立秋臠  
劉諸家說史強相牽合要無當也至徐堅所謂說文必猶是以  
字林為說  
文之類耳

故使八能之士八人集解先謙曰至故曰八能謹案八能所屬緯書異說下注引樂

叶圖徵謂八士或調陰陽或調律麻或調五音其說未備觀易通卦驗云八能之士或調黃鐘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

或調五行或調律麻或調陰陽或調五德則釐然別為八能也

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錢大昭曰板書閩本作書板

百二十人為侂子侯康曰劉勰云漢之羣祀肅其旨禮既總碩儒之儀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秘祝移過異于成湯

之心侂子毆疫同乎越巫之祝禮失之漸也

冗從僕射將之集解惠棟曰至冗散也今案毛本冗作冗官本同據惠校北宋本自作冗不

與今本同也此字依說文固以惠說為正顧自唐以來碑版相承以冗為冗以冗為冗其亂久矣字書謂冗同冗蓋據沈之作

沉推言之其實亦微有辨則以用代冗者下固从儿不从几也

後者為糧注囚耕父於清冷官本注冷誤冷一名沐臙柳從辰曰沐臙史記孔子世家注臙

作腫集韻作臙字書無臙字今案劉注作臙各本皆同必非誤字至五音集韻之臙字其右从厘此字不合六書據五音篇海

本即市塵塵字之俗寫又集韻之臙與篇海之厘其音均讀如纏可知臙亦即臙之消寫而字書實漏載臙本字也



設桃梗鬱備葦茭畢注一曰神荼一曰鬱儡柳從辰曰神荼鬱儡音伸舒玉律見郝氏

增訂金壺字考 毆除畢官本注毆作毆是

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注郎官蘭臺令史二千官本注二千作三千

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侯康曰南齊書禮志東京以後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鳴鍾受賀張衡

賦云皇輿夙駕登天光于扶桑然則雖云夙駕必辨色而行事矣案侯意此文鍾鳴當如南齊志作鳴鍾也夫羣臣辨色入朝天子嚮明出治夜漏未盡非即受賀之時若鍾已鳴嫌於太早至當受賀時而後鳴鍾以為於說為近也然鍾固是曉鍾作鍾鳴亦無不可

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注蔡邕

曰羣臣朝見之儀視不晚朝十月朔之故案文晚當為免之誤



禮儀志下第六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

後漢書六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不豫

集解惠棟曰白虎通天子病曰不豫言不豫政也黃山曰御覽七百三十九引作天子疾病曰不豫言不豫者言不復豫政也

案書金縢王有疾弗豫魯世家作不豫論衡死偽篇引同皆今文書序武王有疾釋文據馬融本為有疾不豫則古文亦有作不豫者惟白虎通謂不豫者不復豫政乃疾不可為之辭若武王不豫

明日有瘳則非不復豫政矣又顧命王不懌前書麻律志亦引作王有疾不豫此亦今文釋詁懌懌豫樂也又懌服也豫安也服亦安

之意說文豫又作忛忛下引周書曰有疾不忛忛喜也又釋文據馬融本懌作釋說文釋解也此亦古文不樂不安不喜不解皆就

疾言於政無涉史家沿為天子彌留之稱當仍據顧命今文為說謂疾甚失其常度不自安耳然

後世則皆僅知有白虎通義已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

藥監食醫掌和王食飲膳羞治之於未病也而隸於冢宰猶內小

臣以下闈寺內豎皆統於冢宰俾大臣得制馭考察之前漢太醫

太官隸少府而統於丞相御史猶其遺意後漢少府專隸司空而太醫太官遂主於宦者嘗藥丞之設據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

百官志章和以下所增尤前漢所無也

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

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竝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

集解惠棟曰沈

約云後漢諸帝不豫並告泰山宏農廬江常山潁川南陽河東東郡廣陵太守禱祠五岳四瀆建司徒分詣郊廟社稷

登遐

皇后詔三公典喪事

集解黃山曰漢之喪儀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說見趙憲傳稽之三代夏受虞禪舜之喪

禹主之殷則高宗諒陰三年聽於冢宰周武王崩周公立成王成王崩召公畢公受顧命輔元子尚書史記大略可徵周禮九嬪大喪從后序哭而已不聞后得預政也漢自高帝崩於呂后之手置相大事授指婦人祕喪植權亂於此讎稱詔主喪遂為西京故事然光武懲前愆後一切皆以遺詔行之則皇后仍不得預憲傳言帝崩受遺詔典喪禮是其證也明章遺詔皆云如先帝法制皇后亦不預可知蓋自殤冲短祚中間安帝崩於乘輿遺詔不行皇后遂復稱制觀安帝崩閣后祕喪還宮冲帝崩梁后不欲發喪皇后主喪史皆有據則斯志所輯亦東都中晚之典制耳

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

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

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啟手足色

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

將女執事黃繇緹繒金縷玉柙如故事

漢舊儀曰帝崩哈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

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以玉為札長一尺二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請諸衣衿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

之崩皆以斂飯哈珠玉如禮  
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以珠哈以珠卿大夫士飯以珠哈以貝

解惠棟曰范甯穀梁注云含口實禮緯云天子  
含用珠諸侯用玉大夫用璧士用貝璧一作碧  
**樂冰如禮**  
周禮凌

喪供夷槃冰鄭玄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

**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

凡與郡

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此下大喪符亦猶斯比集解惠棟曰杜子春周禮注云

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  
**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  
漢舊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調

竹使而已符第合會  
**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  
集解

為大信見杜詩傳  
日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梓  
**表裏洞赤虞文畫日月烏龜龍虎連**

宮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  
**璧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梓宮者禮天子

人呼棺亦為宮也  
**大斂于兩楹之間**  
集解黃山曰穀梁定元年傳戊辰公即位殯然後即位也又引沈子曰正

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正棺謂既內尸於棺遷而止之即所謂殯矣檀弓載殯於兩楹之間為殷制天子諸侯南面出治位於兩楹之間殯亦如之則三代所同穀梁言諸侯通於天子徐氏乾學謂即後世柩前即位之儀所出是也惟志言大斂於兩楹之間即繼以安梓宮內諸物下釘去牙太常上奠是先置梓宮於楹間即於此大斂內尸櫬塗無所謂殯矣當由漢典殘闕不能致詳耳

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陞左右

廂中黃門持兵陞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

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

後西面北上治禮引三公就位集解惠棟曰百官志治禮郎四十七人屬大行令東觀漢記百官表

曰大行丞有理禮員四十七人主齋祠擯贊九賓之禮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

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

言具謁者言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言次立後皇太子

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

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瑤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

如禮周禮駟珪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曰駟

尸棺沙壁踪令汁得流去也鄭玄曰以斂尸者以大斂焉加之也

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珪在左璋

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東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

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也

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鄭玄注衽小腰太常上太牢奠太官食監中黃門

尚食集解惠棟曰孝惠紀云宦官尚食應劭曰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帳尚衣尚席亦是漢儀注曰省中有五尚也次奠

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

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

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集解先謙曰官本坐作座北面稽

首讀策畢曰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

兵曰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集解黃山曰周禮天府凡國之玉鎮

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鄭注玉鎮大

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顧命陳寶於

西序東序西房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鄭錡云大祭之時陳之以

昭其功大喪陳之以昭其能守此玉具當即玉鎮寶器之屬故與

珠劍並陳如顧命儀至告令羣臣舉授太尉執為信守自係漢家故事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

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

兵官戎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不施輕車介士集解黃山曰兵官戎三字為文既不可得解合下三公太常為文

辭亦不相屬注何以涉及車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器介士知此文必有誤脫矣

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

民發喪臨三日文帝遺詔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釋服先葬二日皆旦晡臨既葬釋

服無禁嫁娶祠祀文帝遺詔文有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踐徒跣也佐史曰下布

衣冠幘經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文帝遺詔殿中當臨者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

無得擅哭臨武吏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曰葬大紅

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織禪也凡三十六日而釋

集解惠棟曰服虔云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服也又注緣下有也字織下有者字釋下脫服字部刺史二千石

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奏集解黃山曰及乃各形近之誤謂皆





幙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

集解惠棟曰凡

國祭祀喪娶之事太史掌奏良日也

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

呂覆坊

集解先謙曰官本坊作坑

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

漢舊儀略載諸帝壽陵曰天子

卽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

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劔戶戶設夜龍莫邪

劔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為西園后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為固也便房藏

中便坐也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為方城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放六馬然後錯渾雜物扞漆繒綺金寶米穀及埋車馬

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侯以後宮貴幸者皆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

大駕太僕御方相

氏黃金四日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

周禮曰方相氏

大喪先極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殿方良鄭玄曰方相放想也可

畏怖之貌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為裏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集解陳景雲曰注天子旂之制長

三仞十有二旂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旒曰天子之極

集解惠棟曰周禮小祝置

銘鄭眾注銘書死者名於旌今謂之柩賈公彥云漢時謂銘爲柩  
賀循葬禮曰杠今之旅也以緇布爲之絳繒題姓名而已不爲畫  
飾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爲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

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啟奠夜漏二十

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

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

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諡策太尉再

拜稽首治禮告事畢

集解黃山曰古之有諡本始於天子周書諡法解周公肇制文王之諡義以垂於後作諡

法白虎通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諡之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  
褒大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曾子問孔子  
曰天子崩臣下至南郊告諡之風俗通義禮臣子無爵諡君父  
之義也故羣臣累其功美葬日遣太尉於南郊告天而諡之

太尉奉諡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

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卻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

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

尉讀諡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

集解黃山曰說文次不前不精也穆天子傳四次車之乘

郭注次車副車也廣雅釋詁三科本也次科即諡策哀策之副本推詳漢世南郊奉策有諡策有哀策諡策稱述德美以著定諡之義所以褒之哀策又累其功行稱諡以誅之即曾子問所謂惟天子稱天以誅之也諡策稱大行皇帝哀策改稱某諡皇帝故亦曰諡哀策二者皆以篆文故別錄真書副本以進皇帝名皇帝次科耳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

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太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

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

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參繆紉長三十丈大七寸為

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

裳校尉三人集解錢大昕曰三下脫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

幡候司馬丞為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為六

列集解錢大昕曰獻帝紀注鐸司馬八人執鐸先集解惠棟曰司馬法云百人之

帥執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

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宜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  
布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  
向中黃門尙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  
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  
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  
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諡哀  
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之臺中外  
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束皙曰此明帝顯  
節陵中策也檢校果然知策用此書也集解黃山曰志前言大  
尉讀諡策藏金匱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次言太史令自車南北  
面讀哀策則司徒太史令奉諡哀策即此哀策非有二也陵事掌  
於司徒故藏哀策明器之屬皆以司徒督之上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不屬於司徒既藏  
金匱亦無緣得奉而唐大喪儀陵次乃有諡策案哀策案引祕書監  
取諡策哀策則諡策與哀冊並列立宮神座不藏金匱乃禮之變  
矣通典載陳武帝崩沈文阿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諡未定臣子  
稱大行以別嗣王近檢梁儀自梓宮將登輜輶版奏皆稱某諡皇  
帝今祖祭已奉哀諡哀策既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篆

書藏于玄宮謂依梁儀稱諡以傳無窮詔可言已奉哀諡又言哀策在庭足證諡哀策之即為哀策六朝時猶止哀策藏陵內也言哀策篆書並可證注所云明帝顯節陵中策亦即哀策也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記曰明器

子謂為明器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鄭玄注既夕曰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為上符八盛容三升鄭玄注既夕曰

符畚種類也其黍一稷一麥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蓋與簋同

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鄭玄注有本注下黍飴載弓木桁覆弓疏

布集解惠棟曰阮氏梁正等圖云桁制若今之几狹而長以承藏具甗二容三升集解惠棟曰三

瓦為之受五斗口徑一尺脰醴一酒一載弓木桁覆弓功布集解

曰三禮舊圖云功布謂以大功之布瓦鐙一彤矢四軒輶中亦短長三尺以御柩居前為行者之節度

衛彤矢四骨短衛既夕曰乘骨鏃短衛鄭玄注曰衛猶候

用也生時聯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符形弓一卮八牟八鄭玄注既

長而羽其一通俗文曰細毛聯也

漿豆八邊八形方酒壺八槃匱一具鄭玄注既夕曰槃匱盥器也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杖几各一蓋一鍾十六無虞罇四無虞

徑尺反爵著壺漆赤中

爾雅曰大鍾謂之鏞郭璞注  
日書曰笙鏞以間亦名鏞  
磬十六無虞禮記曰有鍾磬而無簨

壘一簫四笙一箎一祝一敵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禮記曰琴

瑟張而不平等干戈各一竿一甲一冑一既夕謂之役器輓車九

乘芻靈三十六匹鄭玄注禮記曰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芻靈神之類瓦竈二瓦釜二瓦甑

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

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樽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

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

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

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集解惠棟曰貨殖傳云薪藁干

車船長千丈木干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贈玉珪長尺四寸薦弓

紫巾廣袤各三寸緹裏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

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

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

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半逢上欲

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容根車游載容衣集

廟也陛下奈何冒危險不以義割哀上即還黃山曰容根車即金根容車游載容衣謂解

載以游行蓋漢制日游冠衣即始於此日司徒至便殿竝聲騎皆

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尙衣奉衣吕次奉器衣物

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几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

皇后吕下皆去麤服服大紅還宮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

不書諡虞禮畢祔於廟如禮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

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絲絮以鄣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

以皓皮四方置牖中主居其中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

牖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埽中望內外不出室

堂之上坐為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為甬人無頭坐起如生時皇

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

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祕器作梓宮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

集解惠棟曰鄭氏祭法注云案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圍

一尺后主七寸春秋正義衛次仲曰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



寸穿中央達四方也范甯曰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主長一尺也白虎通云納之西壁

先大駕日游冠衣于諸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醴大紅服

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醴小紅服纖醴纖服畱黃冠常冠近臣及

二千石弓下皆服畱黃冠集解惠棟曰冠用畱黃色百官衣皁集解黃山曰畱黃皁其質皆縹

帛廣雅釋器畱黃縹也集韻縹縹也說文莫艸也可以染畱黃縹帛莫艸染色也帛縹也廣雅釋器縹謂之皁又皁縹黑也說文縹

帛黑色也廣韻皁黑縹也改服縹帛明已釋服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曰特牲不進

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如禮古今注具載帝陵丈尺頃畝今附之後焉光武原陵山方三

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馬門寢殿鍾虞皆在周垣內提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帝王世紀曰在臨平亭之南

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五里明帝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王世紀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

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紀曰在

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帝王世紀

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四十一里 殤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

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馬門寢殿鍾虞在行馬中因寢殿為廟園

吏寺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紀曰

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

十五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

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一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紀曰高十一丈

在雒陽館本雒陽下有西十五里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

四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司馬門內館本

內寢殿園省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十八頃十九畝二十步館本

封帝王世紀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冲帝懷陵山方百

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為寢殿行馬四出門園寺吏舍在殿東提

封田五頃八十畝帝王世紀曰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質帝靜陵

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為行馬四出門寢殿鍾虞在行馬

中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殿為廟帝王世

紀曰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里 桓帝宣陵帝王世紀曰山方

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 靈帝文陵帝王

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 獻

-5 140 45 945" data-label="Text">

帝禪陵帝王世紀曰不起墳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後堂方一  
丈五尺角廣六尺在河內山陽之濁城西北去濁城直行十一里  
斜行七里去懷陵百一十里去山陽五十里南去雒陽三百一十  
里蔡質漢儀曰十二陵今見在集解先謙曰官本成證云河南尹  
無敬也 魏文帝終制略曰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  
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

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釋之之言察明帝之  
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聖賢之忠孝矣自  
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  
不發掘至若館驛燒取玉柙金鏤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  
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臣昭案董卓傳  
卓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別傳曰發成  
帝陵解金縷探含璣焉呂氏春秋略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  
死聖人之極也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以物害死凡生於  
天地之間其必有死孝子之重其親者若親之愛其子不棄於溝  
壑故有葬送之義葬者藏也以生人心爲之慮則莫如無動無動  
莫如無利藏官本葬則狐狸掘之深則及水泉故必高陵之上以  
避二害然而忘姦寇之變豈不惑哉民之於利也犯白刃涉危難  
以求之忍親戚欺知交以求之今無此危無此醜而爲利甚厚固  
難禁也國彌大家彌富其葬彌厚珠玉金銅不可勝計姦人聞之  
轉以相告雖有嚴刑重罪不能止也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彌疏  
則守之彌怠藏器如故而守之有怠其勢固必掘矣世至爲丘隴  
集解先謙曰官本致證云何焯校本云至疑之證其高若山陵樹之若林藪或設闕庭都邑  
以此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者則惑矣大凡死者其視萬世猶一  
瞑也人之壽久者不過百中者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慮其  
情固不相當矣必以無窮爲慮然後爲可今有銘其墓曰此中有  
金寶甚厚不可掘也必爲世笑矣而爲之闕庭以自表此何異彼  
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以耳  
目之所聞見則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韓魏皆失其故  
國矣自此以上亡國不可勝數故其大墓無不掘也而猶皆爭爲

之豈不悲哉今夫君之不令民父之不教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邑之所遺而憚耕耒之勞者也仍不事耕農而好鮮衣侈食智巧窮匱則合黨連眾而謀名巨大墓上曾不能禁官本禁下此有葬自表之禍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舜葬紀亦官本也字不變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非愛其費以為死者也先王之所謂惡死者之辱以為儉則不發不發則不辱故必以儉而合乎山原也宋未亡而東豕掘齊未亡而莊公掘國存而乃若此又況滅名之後乎此愛而厚葬之故也欲愛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不可以厚葬矣昔季孫以瑱璠斂孔子曆級而止之為無窮慮也集解吳仁傑曰案儀禮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鄭康成云八十縷為一升司馬公禮書云古者五服皆用布以升數為別其經以八十縷為一升蓋當時有織此布以供喪用者布之不論升數久矣呂氏鄉儀亦云今布無升數且隨精麤以意定之仁傑謂今布不可謂無升數特語轉為知陵切耳鄭謂升當為登登成也而知陵切亦訓為成今織具白苧者每苑用六成七成多至十五成以上以成之多少為布之精粗大率四十齒為一成而兩縷共一齒正合康成之說粗者齒纔用一縷則是六成實三成耳黃山曰注冲帝懷陵西北上當有在雒陽三字質帝靜陵門上當有司馬二字吳說今織具白苧者每苑用六成七成山案禮雜記疏總麻十五升之內抽去其半朱子通解曰抽其半是一苧只用一經集韻筧織具白當作曰苧苑均筧之譌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呂特性告諡于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

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

丁孚漢儀曰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晏駕詔

日樞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鍾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鸞路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道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鄧后葬案以為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合葬羨道開

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樞前謁伏哭止

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禮諸

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

己篋笥藏宮殿後閣室

集解黃山曰志不著皇后大喪儀泐東漢諸后其前卒者率以廢死不得具禮宜矣

然桓帝梁后之崩固嘗賜諡建陵雖以梁冀之誅不旋踵貶后為貴人諡奪陵廢其自初終以訖於葬非無可言蔡邕和熹諡議云漢氏母氏無諡至于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諡上下優劣是則后諡始於東漢本惟太后有焉故得加用帝號以無紀蓋后始崩冀方擅權自用一切儀制皆冀主之葬淹兩旬其為逾侈必有不足垂後者冀敗黜罷遂并其文案刊犁之耳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玉押銀縷大貴人長

公主銅縷諸侯王貴人公主公將軍特進皆賜器官中二十四物

集解先謙曰官本官作宮使者治喪穿作柏椁百官會送如故事諸侯王公主

貴人皆樟棺洞朱雲氣畫公特進樟棺黑漆中二千石弓下坎侯

漆丁孚漢儀曰孝靈帝葬馬貴人贈步搖赤紱葬青羽蓋駟馬板下殿女侍史一百人著素衣挽歌引木下就車黃門宦者引出

宮門集解惠棟曰杜佑云空中朝臣中二千石將軍使者弔祭郡

國二千石六百石弓至黃綬皆賜常車驛牛贈祭宜自佐史弓上

達大斂皆弓朝服君臨弔若遣使者主人免經去杖望馬首如禮

免經去杖不敢弓戚凶服當尊者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

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經而三臨其喪未斂而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世而令問不忘也晉起居注曰太尉賈充薨皇太子妃之父又太保也有司奏依漢元明二帝親臨師保故事皇太子素服為發哀又臨其喪自王主貴人弓下

至佐史送車騎導從吏卒各如其官府載飾已蓋龍首魚尾華布  
牆繡上周交絡前後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已上有輜左龍右虎  
朱鳥玄武公侯已上加倚鹿伏熊千石已下緇布蓋牆魚龍首尾  
而已二百石黃綬已下至于處士皆已簞席爲牆蓋其正妃夫人  
妻皆如之諸侯王傅相中尉內史典喪事大鴻臚奏謚天子使者  
贈壁帛載日命謚如禮下陵羣臣醜羸服如儀主人如禮

贊曰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質文通變哀敬交  
從元序斯立家邦迺隆

禮儀志下第六 終

後漢書六



續漢志集解第六校補

禮儀志下飯哈珠玉如禮注諸侯飯以珠哈以珠

錢大昭曰下珠字當作璧案璧

徑九寸不可以哈且固玉也抑與天子無別惠氏補注謂璧一作碧據說文碧石之青美者蓋次於玉也則注哈以珠宜即哈

以碧之譌

安梓宮內珪璋諸物注以大斂焉加之也

官本注以作於

通於天也

官本注也

作地是

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注天下吏民

官本注天下上

佐史弓下

官本史作吏案據後文皆作佐史則此作吏為誤字

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注漢舊儀略載諸帝壽陵曰

官本注諸帝上

有前漢二字

執戈揚楯注以戈擊四隅毆方良

官本注毆作毆是

無二容三升集解惠棟曰

至

兌下平底

柳從辰曰御覽七百五十八引三禮圖醴甗文與惠

引頗異然似有誤字惟容五斗則不誤禮器君尊瓦甒鄭注亦云瓦甒實五斗與志言容三升者不相侔矣今案論語鄭注笥容斗二升儀禮鄭注甕容一穀綱禮記鄭注甒容五斗志所載則其容各止三升蓋明器纔取備物制自如此非有誤也否則醯醢百甕之死而致生之轉陷為不智矣

骨短衛注鄭元注曰

示不用也

官本注曰上無注字示上多亦字

牟八

柳從辰曰內則敦牟厄區鄭注敦牟黍稷器也陸氏釋文云齊人呼土釜為牟是牟形為釜矣今案牟即釜也敦牟亦即

是兜鍪兜鍪本一作兜牟首鎧也廣雅釋器釜鍪也鍪與以金為之曰釜以土為之亦曰釜內則之牟鄭本讀為釜故釋文亦以土釜說之其式略如冠故並沿為首鎧之名荀子禮論淮南子汜論均早以釜說冠是又不必定為軍中之冠名此如釜為炊器亦為量名同而物則異至謂軍中首鎧可就為炊具乃傅會之失前人已辯之即此所謂牟亦專是盛物之器並非炊器也劉注以下文自有豆籩以盛黍稷故別取儀禮注說之

竽一

官本竽或譌竽一竽注並同

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

錢大昭曰御覽七百五十九引此文三升作二

升二升作一升

祔於廟如禮注爲甬人

官本甬作甬柳從辰曰孫輯本漢舊儀亦作甬案此譌文不可強通豈有偶人無頭

而能起坐如生者太室神堂尊嚴之地抑又何容有此也

備三爵如禮注世至爲邱隴集解何焯校本云至疑之

今案至當作主又

注其視萬世猶一瞑也

錢大昭曰今呂覽瞑作曠

舜葬紀亦不變肆

錢大昭曰今呂

覽亦作市案官本作市蓋本此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

至

皆賜器

錢大昭曰賻錢之制見中山簡王馬濟北惠王

壽傳志不載今案二傳言賻僅及諸王其在諸侯公主公將軍特進當亦同有賜賻之事穀梁隱三年傳歸死者曰賻歸生者曰賻志所載皆賻之事故不及賻也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祭祀志上第七

光武即位告天  
郊封禪

後漢書七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獾知祭祀

集解黃山曰前書郊祀志豺獾有祭

顏注謂殺之而布列以祭其先也詩魚麗孔疏義同陸佃埤雅舊說豺獾祭天或以為皆自祭其先是又兼有祭天一義禮王制月令周書時訓呂覽孟春紀皆有豺祭獾祭之文呂覽高注豺殺獸四圍陳之獾取鯉魚四面陳之世謂之祭是特陳列如祭非其義惟大戴夏小正月月獾祭魚十月豺祭獸傳皆曰善其祭而後食之乃班志所本月令獾祭魚鄭注將食之先以祭也是謂祭食之祭然豺獾食生於說亦窒非班義也孔穎達說豺祭獸謂禽獸皆殺之但殺獸又陳禽則殺之而已不以為祭埤雅則謂祭言獸以大者祭也來道之云獾每祭必取七魚列石上人襲之少頃再列如舊又祭時取黃鰓魚一枚以爪按其首使作聲如人有視史故俗呼黃鰓魚為魚師祭畢食諸魚而縱黃鰓而況人乎故人知魚於水此經目驗與陸佃說皆不以為祭食也

之至於念想猶豺獾之自然也顧古質略而後文飾耳自古以來

王公所為羣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

巳來所修用者巳為祭祀志

謝沈書曰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為祭祀志即邕之意也集解黃山曰

前漢祭祀多因秦後漢祭祀多本新莽誅其罪而猶用其制時為之也莽緣飾經術仍與漢制相成故光武中興無以易之而遂為晉魏以下相沿之定規是此志實古今得失之林矣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為壇營於鄗之陽

春秋保乾圖曰建天子於鄗之陽名曰行

皇集解黃山曰光武紀即位於元年六月己未壇場在鄗南千秋亭五成陌改鄗為高邑文選景福殿賦李注在南曰陽郡國志注五成陌在高邑縣西七里則所指縣治已非漢舊可知

宗羣神皆從未巳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

黃圖載元始儀最悉曰元始四年宰衡莽

奏曰帝王之義莫大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就陽位祀地於北主陰義圜丘象天方澤則地圜方因體南北從位燔燎升氣瘞埋就類牲欲繭栗味尚清玄器成匏勺貴誠因質天地神所統故類乎上帝禮于六宗望秩山川班於羣神皇天后土隨王所在而事祐耳館本耳甘泉太陰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制聖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事故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回而求福厥路不通在易泰卦乾坤合體天地交通萬物聚出其律太簇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陰陽之別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則北辰川即河山岱宗三光眾明山阜百川眾流滍汗皋澤

以類相屬各數秩望相序於是定郊祀祀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河  
東祀<sup>增</sup>楹<sup>空</sup>上帝壇園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竹宮  
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  
步廣坐館<sup>三</sup>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廣各三十  
步竹宮內道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  
爲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廿泉北辰于南門之外日月海  
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爲周道前望之外廣九  
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  
寸爲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列望外徑四步壇廣三  
丈高二尺爲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列望外徑四步壇廣三  
丈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爲周道大夫望亞卿望道外徑二  
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爲周道士望  
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爲周  
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天宗上帝宮壇營徑三里周九里營三重  
通入方后土壇方五丈六尺茅營去壇十步外土營方二百步  
限之其五零壇去茅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通廣各十  
步宮內道廣各二丈有闕爲周道后土宮外徑九步營岱宗西  
門之外河北門之外海東門之外徑各六十步壇方二丈高二尺  
爲周道前望之外徑六步列望亞前望道外三十六步壇廣一  
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爲周道列望之外徑六步卿望亞列望道  
外徑二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爲周道卿望之外徑六步大  
夫望亞卿望道之外徑十九步壇廣八尺高八寸爲周道大夫  
望之外徑九館<sup>林</sup>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二步壇廣六尺高  
六寸爲周道士望之外徑六步凡地宗后土宮壇營方二里周

八里營再重道四通常以歲之孟春正月上辛上丁館本下親  
 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編于羣神天地地位皆南鄉同席地  
 差在東共牢而食太祖館本疑作高皇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  
 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帝  
 配而望羣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于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羣陰  
 天地用牲二燔燎瘞埋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  
 牲右皆用黍稷及樂集解惠棟曰注神道以通以通作入通見索  
 隱黃山曰西京郊祀紊濫按前書郊祀志高帝初因秦雍四時增  
 北時而備五帝文帝復起渭陽五帝廟始合祀秦一地祇武帝又  
 增汾陰后土甘泉秦一皆名曰郊蓋以秦一為天后土為地訖於  
 元帝祠秦一必之甘泉祭后土必之汾陰皆遠逾百里至不能往  
 則遣有司告祠尤悖親郊之義成帝用匡衡之議定長安南北郊  
 郊禮始正乃成帝定而旋改哀帝復而又廢平帝元始五年莽請  
 復如衡議復南北郊乃議以孟春親郊天地高帝高后並配冬夏  
 二至遣有司分郊天地高帝高后分配古郊禮后夫人不侍祠安  
 有先后配郊之禮二至帝不親往何名為郊附會古文遂成奇謬  
 然終平帝之世固未實行也莽居攝之後故莽立官稷增學官奏  
 崩則定壇場具郊儀必已在莽居攝之後故莽立官稷增學官奏  
 立明堂辟雍平紀皆書之獨復長安南北郊不見於紀莽傳亦自  
 言予前在攝時建郊宮而注引黃圖乃有元始四年宰衡莽具郊  
 儀之奏其文則全襲匡衡原奏之詞與志載莽前後各奏不合其  
 為偽託明矣中興於大祭祀動稱元始中故事實則皆莽之亂制  
 諱之故曰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顧降命屬秀黎元為民  
 元始耳



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不謀同辭集解惠棟曰今文大誓云八百諸侯不謀同辭咸曰

王莽篡弑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眾於昆陽誅王郎銅

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為元元所歸識

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

三羣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集解黃山曰祝文與光武紀所載有異赤眉立

劉盆子為帝與光武即位同月九月遂陷長安殺更始青犢本與赤眉合同入函谷關建武二年尚與銅馬尤來餘黨共立孫登為

天子此文乃言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不合紀無赤眉青犢是也蓋祝文本無副本史臣補撰未免溢美范書已經刪潤志則直

錄史文適成其誤耳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鄠采元始中故事為圓

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

位集解黃山曰前書郊祀志匡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

之壇臣聞郊柴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其牲用犢其席橐稽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上質不飾以

章天德紫壇偽飾宜皆勿修天子從之則成帝初定長安南北郊  
其制必甚簡黃圖莽奏亦云牲欲藟栗氣尚清玄貴誠因質其儀  
乃復有園壇八觚茅營竹宮及神靈壇各於其方面之制蓋制為  
莽居攝後所定奏則六朝撰黃圖者所附益也此志載圓壇八陛  
又有五帝外壇重營紫宮悉同甘泉明即莽制八陛者八階也壇  
八觚故有八階五帝別為壇壇五階在圓壇外如城之有郭故下  
亦云五帝  
陛郭也 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

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  
集解惠棟曰案孝經緯援神契

曰周天玉衡六間曰大寒後斗指艮為立春艮寅甲卯乙辰巽巳  
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乾亥壬子癸丑斗指丑為大寒二十四

氣周而復始鄭志引堪輿亦用  
此圖蓋周秦以來相傳舊法也 其外為壇重營皆紫曰像紫宮

惠棟曰史記天官書  
云匡衛十二曰紫宮 有四通道曰為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

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陛五十

八醜  
集解黃山曰史記封禪書其下四方地為醜食郊祀志作醜

正義引劉伯莊云謂繞壇設諸神祭座相連綴也顏注殿與餼同  
謂聯續而祭也皆以綴聯為義說文綴聯也綴合箸也是綴聯

之綴本當作祭從祭之字皆有綴聯義說文無醜字餼祭醜也殿  
挑取骨間肉也是殿借字醜後起字皆當以餼為正字祭醜者以

酒沃地聯綴祭之卽以合四百六十四醜五帝陸郭帝七十二醜  
餽位爲神位之數也

合三百六十醜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

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

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集解黃山曰前書郊

祀志載莽元始五年奏定羣望以類相從爲五部天地五帝五神

日月星雷風雨而已篡位二年興神仙事遂崇鬼神淫祀至其末

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是郊祀列神之多實莽居攝後所漸增不關元始故事也營卽墳也封

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集解錢大昕曰中宮當作中官及

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集解錢大昕曰外宮當作外官漢書天文志經

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

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

杜林上疏曰爲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曰高帝配集解

黃山曰前書平紀元始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其時高后配地之議未興故惟依舊制以高祖配郊祀志載莽奏孝文十六

年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是舊制昉於文帝由來已久故  
 杜林本之也班紀於諸帝之郊或於甘泉或於南郊必著其地獨  
 平紀四年之郊不著莽傳又即以屬之莽此時南郊未復平帝未  
 加元服亦不能親郊觀元始五年冬莽因帝疾請命泰時作金騰  
 則四年之郊莽亦必於甘泉泰時行之以帝不親行故紀不著其  
 地耳居攝元年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南郊始復始建國  
 元年莽言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  
 宜郊祀黃帝以配天黃后以配地蓋至是始自行其並配之制皆  
 詳莽傳而漢當郊堯之說又實由莽啟之林殆不敢斥言其非也

故事上從之語在林傳

東觀書載杜林上疏悉於本傳曰臣聞營  
 河雒以為民刻肌膚以為刑封疆畫界以

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  
 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關  
 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  
 人三十而取一政卑易行禮簡易從無有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  
 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  
 后稷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郊祀高帝  
 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于此民奉種祀且猶世  
 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鯨考績不成九載乃殛宗廟至重眾心難  
 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  
 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  
 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

黃山

日據光武紀平蜀在建武十二年四月益州始傳送公孫述郊廟樂器漢郊以正月則增廣郊祀當在十四年以後高帝始配不及高后仍不用莽議也迄中元元年封泰山禪祭地於梁陰始以高后一配次年北郊成立則已為帝之末年矣蓋帝亦知先后配郊為不經故久而後決也

**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  
漢舊儀曰祭天祭紫壇幄帷高皇帝祭天居堂下西向紺帷帳紺席鉤命決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

**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  
漢舊儀曰祭天

養牛五歲至三千斤按禮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此云五歲本志用犢是也

**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

**營羣神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

**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

**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

**醊既送神爇俎實於壇南已地**  
周禮凡以神位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鄭玄曰

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眾寡與其居向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厨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有以虛危則祭天

園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集解惠棟曰注凡以神位者位作仕

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

服虔注漢書曰封者

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云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項威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祭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為壇而祭也禮記曰因名山升中於天盧植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東觀書載太尉趙熹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性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羣司禮官咸以為宜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羣神以承天心也  
集解惠棟曰注每世之隆  
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

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

莊子曰易姓而

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堦勒石凡千八百餘處許慎說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有形聲相益故謂之字館本益作卽字者言孳乳而滋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集解惠棟曰汗蕭該音一故反說文汗穢也  
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

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三月

上幸魯

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升鹽一升涉渭灞涇雒佗名

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佗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過泰山告太守

曰上過故承認祭山及梁父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

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

無即事之漸不祭配林

盧植注曰配林小山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嶽之宗故

有事將祀之先即其漸天子則否矣泰山廟在博縣風俗通曰博縣十月祀岱宗名曰合凍十二月潤凍正月解凍太守潔齋親自

執事作脯廣一尺長五寸既祀訖取泰山君夫人坐前脯三十胸太守拜章縣次驛馬傳送雒陽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配林在泰

山西南五六里泰山君夫人漢時皆稱泰山府君黃山曰注脯三十胸說文胸脯挺也胸與挺皆脯名以同物通訓公羊昭二十五

年傳何注屈曰胸申曰挺士虞禮鄭注古文挺為挺曲禮鄭注屈中曰胸是胸為脯之屈中者作脯廣一尺長五寸故須中屈之

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

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偽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

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

東觀書曰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爲民

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河雒讖  
 書赤漢九世當巡封泰山凡三十六事傳奏左帷陛下遂以仲月  
 令辰遵岱嶽之正禮奉圖雒之明文以和靈瑞以為兆民上曰至  
 泰山乃復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讖蓋如此集解黃山曰光武  
 紀注讖符命之書讖驗也言王者受命之符驗也山案文選思元  
 賦舊注引蒼頡篇讖書河洛書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讖祕密書  
 也出河洛其言河洛者謂河圖洛書之學七經皆有讖而以河洛  
 為宗河洛五九六藝四九都凡八十一篇張衡所奏定衡傳載衡  
 疏論圖讖得失最詳言聖人以律曆卜筮九宮為本皆易之事也  
 鄭元以讖合夢而知當終翟醜因災異推考圖書而知漢四百年  
 將有弱主閉門聽難之禍通其術者自能初孝武帝欲求神僊  
 用之餘皆但就流傳祕文傳會其說而已

**扶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後僊**

集解黃山曰釋名釋言語扶傳也傳近之也是扶方者謂李少君文

成五利公孫卿諸方士其方益衰則傳會封禪著其非誠

**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元**

**封元年上召方士言作封禪器召示羣儒多言不合於古於是罷**

**諸儒不用三月上東上泰山**

郭璞注山海經曰泰山從山下至頭四十八里二百步

**乃上石**

**立之泰山顛**

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

入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

**遂東巡海上求僊人無所見而還四月封**



泰山

風俗通曰封廣丈二尺高九尺下有玉牒書也

恐所施用非是乃祕其事語在漢書

郊祀志

東觀書曰上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為殷統未

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為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

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

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

振於匹夫除殘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

德盛於高宗武王宜封禪為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

奏儀制詔曰許昔小白欲封夷吾難之季氏欲祭仲尼非焉蓋齊

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於泰山今子末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

重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於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蓋

應圖錄當得是當懼於過差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為議者所誘進

後世知吾罪深矣集解惠棟曰注博士充曹充也建武中為博士

定封禪禮見曹褒傳 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議封禪所施用

有司奏集解黃山曰張純傳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中心元元年帝

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

是當時奏上封禪所施用即純主之前漢御史大夫成帝更名大

司空光武即位惟置大司空凡郊祀之事兼掌掃除樂器建武二

十七年去大時純為司空而傳云視御史大夫 當用方石再累置壇

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

集解黃山曰舊唐禮儀志房元齡等奏封禪儀請方

石三枚以爲再累是再累乃用方石三枚也後文梁松疏言牒厚竄寄玉牒故石下是此文當作用玉牒書藏方石下奪下字

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

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

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呂水銀和金呂爲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

枚方五寸集解黃山曰說文檢書署也徐云書函之蓋三刻其上繩緘之然後填以泥題書其上而印之也檢舊唐禮儀

志作簡云玉簡厚二寸長短闊狹一如玉牒其印齒隨璽大小仍

纏以金繩五周石簡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封以石泥印

以受命璽案檢封之說其別有三地官司市鄭注璽節印章如今

斗檢封賈疏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是以斗形

方匣貯書上加封檢也公孫瓚傳言袁紹每有所下輒阜囊封檢

文稱詔書是以囊貯文書縹封囊口亦謂之檢李注今謂之排說

文排擠也擠合囊口而封之也二者但可用之文書玉牒之檢則

爲單簡覆牒而封之是檢即蓋矣其石檢又加蓋者玉檢并牒封

置石下石覆其上自不露石檢以封方石不加蓋則封不固也

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者亦專就石檢言即印齒也玉璽一方寸

二分以封玉檢一枚方五寸以封石檢故石檢須刻方五寸段玉

裁說封禪之檢搵文書之檢爲一趙坦又以斗檢封爲用斗鎔蠟

以封皆誤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

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

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

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上已刻書上已用

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集解黃山曰石空檢為三事空

讀為孔唐書禮樂志石礮刻更加封而已欲及二月者虞書歲二月

方其中以容玉匱即孔是已巡狩也祭山曰燔柴積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松上疏爭之已

為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已為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

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

之義集解惠棟曰命下徐堅引司馬書有受字受命中興宜當特異已明天意遂使泰

山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集解通鑑胡注舊時已用石蓋各依方色

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祕刻

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

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秦山道十日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定洪顯堄日前書外戚傳

軍之元孫家在山陽瑕丘丁將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

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成侯東方諸侯雒

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

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為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

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館本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

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觀仰望天關如從

谷底仰觀抗峰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窅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

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為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

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

下仰視天門窅遠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繩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

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捩石捫天之難也館本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蹠

牒據頓地不避溼闇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

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下本也

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

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

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

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陞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

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埽除國

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

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

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

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

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脅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

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

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集解惠棟曰注郭使者即堅

伯也又孔穎達云漢魏稱人主或言國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黃

山曰太康地記奉高者以事東嶽帝王禪代之處也故明堂在縣

南四里漢武立太壇于東山以登天下示增高注宋公孔安也衛

公姬常也褒成侯孔志也東方諸侯東海王疆北海王興北地

屬青齊王石也雒中小侯鄉侯亭侯之屬太尉趙熹太常桓榮也  
分見范書各紀傳又壇上石二枚圓九尺距石長丈二檢石四枚  
廣六寸均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  
與志文異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風俗通曰岱者胎也  
宗者長也萬物之始

陰陽之交觸石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望秩於山川孔安國書注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安國又曰喻以尊卑祭之也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卿大夫伯子男館林上

班于羣神孔安國曰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矣集解

班揚雄太常箴三輔黃圖皆作班與志合徐廣晉人黃圖六朝人

撰猶及見今文蓋據今文有作班者也史記作辯而廣以班讀之

者江聲云辯辨同字士虞記鄭注班或為辨山案辯之即辨易象

傳繫傳皆然辨之即班前書王莽傳辨社諸侯亦其一證惟近儒

以辯無直通班之證而班氏郊祀志引書亦作偏于羣神則意古

今文同史記之辯仍當讀徧然古書亦止辨可通徧辯不能直通

徧也徐讀辯為班則辯直辨之誤耳遂觀東后從臣太尉憲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

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

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

七之際火為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

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

之姦偽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

之姦偽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

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

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

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子

集解先謙曰官本  
子作子考證云子

本或  
作子

雒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

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河

雒命后經識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

曰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

義遂曰篡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

揚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

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犬吠之聲皇天睠顧皇帝曰匹

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曰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

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

人跡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

集解黃山曰光武紀是歲初起明堂靈臺

辟雍及北郊兆域書在中元元年十一月晦後蓋據其落成追書之經始當已在二月前故刻石文及之也

設庠序同

律度量衡

孔安國書注曰同音律也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

修五禮

孔安國曰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范寧曰

吉凶軍

五玉

范寧曰五等諸侯之瑞珪璧也

三帛

孔安國曰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范寧曰

玄纁黃三

二牲

范寧曰羔雁也卿執羔大夫執雁

一死

雉也士

贄

范寧曰總謂上

也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

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

明恕皇帝唯慎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

梁陰

集解通鑑胡注謂梁父之陰錢大昕曰梁陰即梁父也先謙曰胡說是

呂承靈瑞呂為兆民永

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

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

明經文呂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

集解惠棟曰張衡集上事曰河洛五九六截四九共八十



篇一 明者為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

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封禪儀曰車駕十九日之山虞

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比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官並見之二十一

日夕牲時白氣廣一丈東南極望致濃厚時天清和無雲瑞命篇

岱嶽之瑞以日為應也集解惠棟曰注野作列二十二日辛卯晨

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南郊封禪儀曰晨祭也

燔燎煙正北也官本二作三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

封禪儀曰百官各以次上郡儲輦三百為貴臣諸公王侯卿大夫

百官皆步上少用輦輦者于寶周禮注曰對輦曰輦集解惠棟曰

高誘呂覽注曰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

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曰一犧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

如親耕疆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封禪儀曰國

輓升山至中觀日中後到山上更衣封禪儀曰須臾羣臣畢就位

休須臾復上也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羣臣曰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封禪儀

臺上北面虎賁陞戟臺下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目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

命人發壇上石封禪儀曰騶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集解惠棟曰持禮三十人發壇上石礮蓋尚書令北向跪藏

玉牒畢持禮覆石礮尚書令封上十石檢亦纏以金繩泥以金泥

雜用四方土色各依其色案持禮即治禮郎又曰壇上置石礮再

累皆方五尺厚一尺置壇中刻礮上施十枚石檢東西各二檢南

北各二檢上有石蓋若今之攏子撼子先謙曰注二千官本作三

千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目五寸印封石檢封禪儀曰以金

為繩以石三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

石泥及壇土色赤白黑各依如其方色

歲封禪儀曰稱萬歲音動山谷有氣屬天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

道下封禪儀曰封畢有頃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數百人維持

行相逢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多迫小深谿高岸數百丈

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謹但

謹石見相應和者館鮪見賜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到百官明

口乃訖其中老者氣劣不能行臥巖石下明日早太醫令復遵問

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恐

不能度國家不勞百官以下露臥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

豈非天邪泰山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温和明日

上壽賜百官省事畢發暮宿奉高三十里明日發至二十五日

梁甫九十里夕牲集解通鑑胡注謂復故道而下山也

甲午禪祭地于梁陰。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服虔曰禪廣土地項威曰除地為壇後改壇曰禪神之矣封禪儀曰功效如彼天應如此羣臣上壽國家不聽集解黃山曰元始五年莽議北郊配后本與封禪無涉盜國後屢議巡狩亦未實行是以高后配饗梁陰實當時無識諸臣以意為之耳光武誤聽唐高

宗遵而行之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配禪祭武后遂謂祀先

后不當外命宰臣抗表率六宮親禪未嘗非光武啟之也四月

己卯大赦天下。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復博奉高

廟。勿出元年。租芻橐。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

太尉行事。特告至高廟。

虞典曰歸格于藝祖用特太尉奉匱。特告高廟。藏于

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

袁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者雲雨之丘墟萬物生遂則官府之

功大雲雨施潤則丘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於天地澤流

一國則德合於山川是以王者經略必以天地為本諸侯述職必

以山川為主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曰東巡

狩至於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夫巡狩觀化之常事祈

農撫民之定業猶潔誠殷薦以告昊天況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

乎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物是

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

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

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

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職之君集解王補曰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金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集解黃山曰前世封禪有得封不得封之別故金匱告廟既得封而後刻玉紀之不敢誣其先猶昭鄭重也自唐以下易藁稽以文錦去匏瓦而尊壘踵事增華帝封后禪金匱玉策皆預爲之矣

祭祀志上第七 終

後漢書七

續漢志集解第七校補

祭祀志上為壇於鄆之陽集解黃山曰

至已非漢舊可知柳從辰曰本紀

作鄆南此作鄆陽陽即南也劉注作西疑仍是南字之譌耳一統志漢高邑故城在今柏鄉縣北二十一里千秋亭五成陌在

今柏鄉縣北十四里去舊縣七里據此則壇明在漢舊縣南七里矣云西誤也又志沿革表漢之高邑相沿至後魏皆治舊城

北齊天保六年廢徙天保七年廢房子縣移高邑縣於房子縣東北今柏鄉縣在其東通典亦謂光武即位壇在柏鄉則在高

邑不得謂西矣梁時高邑已在徙治之後劉注言七里自仍就漢舊縣言也

采用元始中郊社故事

注淳汗臯澤

官本注汗作汗是案荀子汗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注汗淳水之處

其五零壇去茅

營

官本注去作土非案零與靈同即神靈壇也去譌土字殘

道之外徑十九步

案之字衍各本皆未正

凡千五百一十四神

柳從辰曰御覽五百二十七郊邱引漢制天

萬五千四十孫星衍采入所輯漢舊儀補遺自注云新上疑脫

亡字蓋自漢武求仙編增郊祀新莽事鬼傳會寢多光武中與

語在林傳注無有愚智

官本注作民無愚智與林傳注引同

民奉種祀

至九載乃殛

案此謂鯀禹興夏仍郊鯀以禹治水為修鯀之功實王業所由基且親近民易知也注文有脫誤故其說不明

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注漢舊儀曰祭天祭紫壇幄帷高皇帝祭

天居壇下西向緇帷帳緇席

柳從辰曰注高皇帝祭天官本同此誤文也孫輯本漢舊儀祭作配

御覽五百二十六書鈔九十初學記十三類聚三十八同至孫謂此志注亦同則未知就全文言抑所見續志本有作配天者獨不誤也今案柳說是也馬氏通考卷六十九引漢舊儀文甚長亦作高皇帝配天又祭天祭無下祭字緇帷帳緇席無緇帷帳三字此或馬氏嫌原文之累消去耳馬附論云衛敬仲撰漢舊儀頗有正史所未見者然西漢未嘗舉高祖配天之祀惟武帝作汶上明堂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禮記注而三歲郊見於雍時甘泉則未嘗有配天之祖也今此謂高帝配天而又言居堂下則未有配神作主而坐堂下者也其義難曉姑錄以廣異聞馬此論至明並足證志注作高皇帝祭天之誤故約載之

上至奉高注四枚檢石長三尺

案通考亦作三尺官本注作五尺非

不騎步牽馬

案

考不作

汝南召陵人

陵原譌陸據錢校正官本注不誤

百官為先上

柳從辰曰五字官本

下是

同孫輯本謂續志補注無先字不知孫所據何本也案通考引亦有先字

班于羣神注古之聖賢古原譌台據錢校改官本注不誤

乾乾日昊柳從辰曰昊即昊但字形稍異耳凡閣本前之作曷者皆當以此字為正案毛本前昊作曷已備論其失今得

柳說可以祛惑矣

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注日高二丈所燔燎燔燎煙

正北也柳從辰曰孫輯本漢官儀引此作二丈所與閣本同燔燎二字不重正北也與閣本同書鈔九十一引此作三

丈所與官本同燔燎二字亦不重正北也作鄉今案二三易譌無從確定本注燔燎二字當係誤重正北也當作正北向祀

天本北面北或作上者疑即北字半體之譌

皆助祭位事也注百官各曰次上柳從辰曰書鈔引此下有國家時御輦人挽升車也二句詳文

義與下郡儲輦三百正相接

尚書令曰五寸印封石檢注以石三檢案通考注三作為是

羣臣稱萬歲注有氣屬天柳從辰曰孫輯本漢官儀引此氣上有青字書鈔引此又作白字

復博奉高贏柳從辰曰光武紀作復贏博梁父奉高是也此脫梁父袁紀亦有梁父而無博又異今案前書武紀元封

元年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禮肅然其年十月改元行所  
巡至博奉高蛇邱歷城梁父民逋賦皆除四縣無出今年算顏  
注自博至梁父凡五縣今云四縣無出算者奉高一縣素以供  
神非算限也然武紀及郊祀志獨給祠復無所與者止山下戶  
三百則餘戶似未全復也光武復奉高與羸博梁父同武帝所  
置三百戶未必已廢也是則武紀所謂四縣仍難確定疑歷城  
不屬泰山復不及耳後漢蛇邱亦不屬泰山故不數  
至博則泰山廟岱山皆卽在其縣內袁紀不數似非

太尉奉匱曰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石之下注故藉用

白茅

藉原作籍已正官本注不誤柳從辰曰袁紀作藉今案藉  
籍古雖通作然易藉用白茅茅固草也自以从艸爲正



祭祀志中第八

北郊 迎氣

明堂 增祀

辟雍 六宗

靈臺 老子

後漢書八

梁

剡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

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

玄曰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

窗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晏子春秋曰明宮之制官本宮是下之

溫溼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呂氏

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儉節也前志武帝欲治

明堂奉高旁未明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

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

入名曰崑崙以拜禮上帝於是作明堂汶水上如帶圖新論曰天

稱明故命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入窗法入風四達法四時  
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  
法七十二風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入達九房薛綜注曰入達謂室  
有八窗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  
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  
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穀水又逕明  
堂北中元元年立尋其基構上圓下方九室重隅十二堂蔡邕月  
令章句因之故引于其下為辟雍也注相參之數案漢司徒馬宮

議曰夏后氏世室室顯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

二尺如宮言則周明堂大于夏室與鄭異義辟雍白虎通曰辟樂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為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外圓者欲使

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靈臺未用事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為萬物獲福於無方之原招太極之清泉以與稼穡之根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明制可行不

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暑暴之災陸澤山陵禾盡豐穰故東京賦曰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薛綜注曰於之班教曰明堂館本之大合樂射饗者辟雍司曆記候節氣者曰靈臺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

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

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萬象翼之教之所由生專官本無專字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

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

取其尊崇矣則曰太室館本無取其堂向明館本則曰明堂取其

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

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

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郟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

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

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

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以周清廟論曰官本日

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

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

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

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頌度量而天下大服

此官本

此官本

此官本

此官本

此官本

此官本

此官本

此官本

此官本

此官本

此官本

此官本

守王闢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  
 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  
 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  
 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館之無之馬之詩之誦  
 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學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  
 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  
 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  
 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  
 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  
 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  
 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  
 四周言王者動作發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館禮  
 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辨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  
 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  
 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  
 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  
 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  
 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  
 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合之義也館之太之詩之以之明之凡之此之皆之明  
 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  
 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館之太之題  
 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闕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

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集解官本考證曰注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監本崇字下衍矣字向明二字誤作堂字俱依宋本改又以周清廟論之案監本有之是論下衍曰字又明魯之太廟猶周清廟也明下衍堂字之下脫太字俱依宋本改又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六九何焯校本改九六惠棟曰張衡集舊注云德陽殿東有辟雍西有靈臺於其上頒教令者曰明堂大合樂鄉射者曰辟雍司曆紀候節氣者曰靈臺黃山曰元始莽議夏至分祭北郊光武紀起北郊兆域書在中元元年十一月晦後就使落成郊時過矣志未用事當爲未及用事奪及字注蔡邕論明堂太室辟雍太學異名同事袁準正論陳氏禮書皆極詆之攷兩漢言明堂者前則申公之制未行惟存公玉帶一圖後則班固白虎通鄭元禮注及邕諸說是也武帝時古文未行本不能詳其制遂毅然就公玉帶之說起明堂於汶上黃圖乃載長安西南七里別有武帝明堂謂應劭注武帝立明堂王莽修飾令大今漢書實無應劭此注惟禮樂志載成帝時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蓋莽立明堂辟雍即因其舊址黃圖傳會言之耳莽建郊宮仍仿甘泉有竹宮諸制今明堂中亦另有通天屋高八十一尺是即仿公玉帶昆侖之類皆莽所定也莽傳奏起明堂辟雍靈臺連文光武紀及此志亦連言無別即異名同事之證居攝元年正月行大射禮于明堂養三老五更始建國元年又言禘祭于明堂

太廟澤宮習射即辟雍也東膠養老即大學也合祭太廟即太室也皆以明堂言之明莽制本合四者為一明帝紀永平二年祀光武于明堂禮畢登靈臺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九月踐辟雍事三老五更是後漢明堂仍沿莽制白虎通講論五經同異別原師說三禮鄭注專主合經邕則少游長安所論皆取合當時之制故與班鄭各殊焉且邕論所引書今多不見檀弓樂記今亦無邕所引之文後儒但據見存之書推測

也 古制以難邕安知不轉誤也 遷呂太后於園 集解通鑑胡注以呂太后幾危劉氏

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當配地郊高廟語在光武紀 袁宏紀曰夫越人而臧否者非憎於彼也親戚而加譽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為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義鈞也而况彰其大惡以為貶黜者乎

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為方壇四陛 張璠本記云城北六里 之日犧牲 尚黑耳 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

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

中嶽在未四嶽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

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酸及中外營門

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嶽共牛一頭海四瀆共牛

一頭羣神共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集解先謙曰官

本連下文

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孝經云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五帝坐位堂上各處

其方黃帝在末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

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卒事遂升靈臺曰望雲物杜預注傳曰雲物氣色災變也

素察妖祥逆為之備迎時氣集解惠棟曰禮器曰饗帝於郊鄭元云今漢亦四時迎氣其禮則簡先謙曰此應提行官本不

誤五郊之兆自永平中曰禮識集解惠棟曰禮緯含文嘉曰南郊北郊東郊西郊中郊兆正謀也注

云東郊去都城八里南郊九里西郊七里北郊六里中郊西南去城五里兆者作兆域也謀者齋戒謀慮其事也及月令

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集解黃山曰前書十二紀無

議羣望雖及五郊有祀無迎惟莽傳居攝元年迎春於東郊始創為之則固非元始中所有也以識斷郊光武屢與桓譚鄭興言之

明帝竟實 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

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月令章句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車旗服飾皆

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已下縑各有

差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月令章句曰去邑七里因火數也集解李良裘曰本

亦作南郊七里按下祭黃帝后土注云南郊五里互見之文也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

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集解黃山曰張衡傳李注黃靈黃帝神也案前書郊

祀志王莽議郊祀稱天神曰皇天上帝而易五帝之名為黃靈青

靈赤靈白靈黑靈蓋欲以別於天神此志復四帝之稱獨黃靈不

復者嫌與軒轅同稱也莽白謂虞帝之後以黃帝配天不與太皞

炎帝少皞顓頊同列則同名之避亦為莽盜國後之變制後漢因

而未祭黃帝后土月令章句曰去邑五里因土數也集解先謙曰

改耳之文官本是也黃山曰中兆若但云去邑五里不辨何方故必言南郊惟五郊四言其方則南郊注亦必原作南郊七里言七里已含有去邑之義此皆承上東郊注東車旗服飾皆黃歌朱明八佾

舞雲翹育命之舞

魏氏繆襲議曰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圓丘兼以育命祀



方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月令章句曰西郊九里因金數也車旗服

飾皆白歌西皓集解錢大昕曰明帝紀注引此文云歌白藏以上

陽朱明西顛玄冥本武帝所造郊祀樂歌全載前書禮樂志王念

孫云呂覽有始篇西方曰顛天高注金色白故曰顛天說文顛白

貌楚詞天白顛顛故曰西顛明顛即是白此文字作皓从白其義

尤顯是乃前漢原名也御覽引蔡邕月令章句迎春歌青陽迎夏

歌朱明迎秋歌白藏迎冬歌玄英則後漢秋冬二歌已為白藏玄

英此本爾雅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易名也續

漢書當本作白藏作玄英明帝紀李注所引乃續漢本文非此文

玄冥正玄英之誤劉昭注補未攷邕說遂並依班志用原名耳五

郊迎氣前漢所無王莽始據月令創之莽傳載莽徵天下有爾雅

鍾律月令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是援爾雅易名亦必由莽惟武

帝樂歌本別有帝臨一篇祀中央黃帝此仍歌朱明者蓋莽自謂

以土德代漢特虛其位猶秦雍四時不立黑時何焯謂秦自以水

德當其一是也明帝不嘗一切仍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者言一

之斯為失矣錢氏殆偶有不照乎

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者言一

特牲先祭先虞于壇有事天子入圜射牲已祭宗廟名曰緇劉語

在禮儀志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月令章句曰北郊

六里因水數也

車旗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

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

五

五

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  
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稅  
入乘旗旄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  
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  
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稅七乘旗旄尚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  
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靴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  
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旄尚  
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  
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  
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鑿號曰助天誅唱之以  
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集解惠棟曰注堂階三等尚書大  
傳作八等堂階二等尚書大傳作七等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  
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  
時煞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皆見尚書大傳五行篇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詔曰集解錢大昕曰山川百神應祀者

未盡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東觀書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以日月星辰民所  
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館本疫之  
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  
孝文十二年令曰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山  
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祀者尚未盡秩其

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

二月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

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羣神如故事

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

癸酉更告祠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卒

事遂覲東后饗賜王侯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

七十二弟子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廟西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東觀

書曰祠禮畢命儒者論難四月還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又為

靈臺十二門作詩各已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所增改

安帝即位元初六年已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

中為上下四方之宗已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

公風伯山澤者為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成

亥之地

集解洪亮吉日案昭七年左氏傳晉侯問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月日時星辰六宗當即此六物以古證古較諸

家稍直

禮比太社也

神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邵侍祠南郊不見六

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

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

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

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十一人議可祭

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可當祭上從郤議由是遂祭六宗

六宗之議自伏生及館狝批下後代各有不同今竝抄集以證其

論云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

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禮

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

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

謂之禮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理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

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禋祭星也雩禋祭水

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曰宰我問六宗于夫子夫子答如

安國之說臣昭以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文秉

案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川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

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文昌第五四星也

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四星也

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臣以為帝在

于類則禋者非天山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

伏與歆達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二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立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于上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四時寒暑日月眾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禱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禱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禱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禱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卽禮天也望于山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是有所祭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卽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卽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纁館本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於理爲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禋于六宗祀館本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於社造於禩巡狩四方覲諸侯歸格於館本祖禩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

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以尚書與禮王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  
禮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卽三昭三穆也若  
如十家之說旣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沒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  
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禮祖禰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  
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於  
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  
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  
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饋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  
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  
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  
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  
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  
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  
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  
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  
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  
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  
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爲禋之言煙也三祭  
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  
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禮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并從郊故其餘爲六宗也以書禋于六宗  
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爲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  
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爲周

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於  
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寧注虞書曰考觀  
眾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眾議未知孰是  
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  
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眾釋互起竟無全通  
亦難偏作官本折厯辨碩儒終未挺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盍各爾  
志宣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爲祭祀之敬莫大天地虞  
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  
其實而分彼五色合爲六館本五字下又不通禮更成疑昧尋虞書  
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  
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禮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  
地而曰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是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  
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爲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  
敬之謂也禮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禮之祭也夫  
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卽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  
神爲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  
祭義此焉非疑以爲可了豈六置宗更爲傍祭乎風俗通曰周禮  
以爲樞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樞者積薪燔柴也今民猶  
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署館本署篋中居者別作  
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祠以豬率以春秋之  
月集解惠士奇曰禮煙同音劉昭以爲音形兩異蓋小學亡而俗  
師失其讀矣惠棟曰注行宏後爲任城王相見光武十王傳龐雄  
字宣孟巴延光三年上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  
郡宕渠人

和三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

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集解惠棟曰東觀紀曰立黃老祠北宮濯龍中文廟為壇

飾涪金釳器集解惠棟曰胡氏云釳去厚反說文金飾器也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集解

惠棟曰東觀紀云祠用三牲太官設珍饌作倡樂以求福祥黃山

曰前書王莽傳或言黃帝時建華蓋以登仙莽乃造華蓋九重高

入丈一尺金瑤羽葆崔豹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有五色

雲氣金枝玉葉止于帝上因而作華蓋也器物總論華蓋張帛為

之有顏題黃屋天子蓋也案黃屋即羽葆幢顏題另以翠羽為之

飾於蓋前以為標識以黃繒為蓋故言屋上林賦郭注華葆也於

神坐建之故曰華蓋坐



續漢志集解第八校補

祭祀志中靈臺未用事注於之班教曰明堂

案文選辭注之字皆其上二字與官本注

之作上者又異

取其堂則曰明堂

案官本注作取其向明當必有據但通考引此仍同毛本

皆小學

正詔之於東序

學當作樂官本注不誤

薦俘馘于京太室

薦原譌為已正官本注不誤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

柳從辰曰九牖當作八牖

乃合乘數案柳說是東漢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又云九室室四戶戶二牖通考屢言之矣九牖明誤

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元始中故事謂六

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為非是

案六宗之說雖紛紜錯出自今

論之要以尚書歐陽家說為得其近蓋六宗猶云六合天體本包上下四方上帝者其中宰六宗者其分司皆謂天神亦合禮祀然曰為上下四方之宗是也又曰在天地四方之中而以為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是謂六合所宗非宗有六其說抑非夫天本無所謂上下四方自人定之耳亦但可言上下而不可言天地疑今文尚書自有所受故明於天體而歐陽氏師說相承不免因附益反失其真也

禮比太社也注舉中是以該數官本注是作足

文屬為壇飾案范書正文屬皆省作蜀毛本官本並同此又皆不省者蓋志原本如此合刻仍各存其真也凡志與范

書字同形異者皆放此

宗廟天子之象曰以謂公風出山擊音益非最

斷大宗者其天賦四良之中然上平四式之宗示命

又云良室室四只可二屬而六與古之父母其

三十六只出十二顯以四只火顯聚其室之禮

五節之氣東氣本非不點煎幹歸于京太室官本

其堂傾曰禮堂案自本共并規其向與當

案脈志中禮堂朱氏率其於之禮堂曰四室案文

禮志中禮堂朱氏率其於之禮堂曰四室

祭祀志下第九

宗廟 先農

社稷 迎春

靈星

後漢書九

梁

剡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於雒陽

漢舊儀曰故孝武廟古今注曰於雒陽校官立之

四時禘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四時

春曰正月夏曰四月秋曰七月冬曰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

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曰上至春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

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

張純

集解惠棟曰案本傳純時為虎賁中郎將也

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

降其私親禮之設施不授之與自得之異意

集解黃山曰張純傳純謂光武之興雖實

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此言祖宗雖不親授之要與高祖自得之異當法宣帝也

當除今親廟四

孝宣皇帝曰孫後祖為父立廟於奉明曰皇考廟獨羣臣侍祠願

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郎

大司徒涉等議

集解惠棟曰戴涉也

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廟代

今親廟

集解黃山曰此以代立為說謂光武繼元成哀平而立宜以四帝代四親廟與范書紀傳異光武紀建武十九年春

正月庚子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

帝平帝於長安李注漢官儀云光武第雖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

帝為兄弟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祖父皆不可為之後上至元

帝於光武為父繼元帝而為九代然則宣帝為曾祖故追尊及祠

之劉攽云宣帝於光武猶是祖注多一曾字張純傳大司徒戴涉

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尊為

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帝從之據紀所祀為昭宣元

成哀平六帝據傳所祀為宣元成哀平五帝哀平兄弟相及皆元

帝庶孫共為一世漢官儀乃謂光武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祖

父其誤與以宣帝為光武曾祖等此志原議則止元成哀平四帝

宣帝為光武所加昭帝非殷祭不祭明皆與范異山以為純等奏

請別立皇考廟本以宣帝為證光武既以元帝為穆尤不容不以

宣帝為昭純傳明有五帝四世之文舍宣帝則不成四世此皆可

證原議之必及宣帝矣且光武繼統元帝與宣帝繼統昭帝皆拔

起屬籍其迹略同因宣及昭即不毀元廟之意昭宣元三帝而實

四世亦論四親廟者所當祭也惟祭昭帝本原議所無故純傳不

載耳志謂昭帝非殷祭不祭蓋據明帝後親盡而祧言遂

以元成哀平四帝三世為四親不及宣帝則其失明矣

兄弟三

下使有司祠宜爲南頓君立皇考廟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

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己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

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

祭祀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七月使中郎將耿遵治皇祖廟舊廬稻田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

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涪曰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

祭宗廟皆爲侍祠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舊俗太守侍祠常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爲御史注宗廟宗作光

武臨祭宗廟祭下有祀字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集解黃山曰蔡邕獨斷載元帝

時匡衡貢禹以經義處正已定孝宣爲中宗而前書元紀無之或未實行若平紀元始四年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則固

實有故事矣茲乃復上孝宣尊號曰中宗者蓋於是雒陽高廟四

嫌於黜元帝故別從功德追尊明不主故事也集解錢大昕曰前此雒陽廟祀高帝文帝武帝今加祭宣元二帝故云五也

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集解錢大昕曰前此雒陽廟祀高帝文帝武帝今加祭宣元二帝故云五也

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曰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

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

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

不施行幾年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

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

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五年始行禘禮

集解黃山曰張純傳注平帝元始五年春

禘祭于明堂今純云禘祭蓋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山案公羊文二年傳夫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注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前書韋元成傳五年而再殷祭謂一禘一祫也孔安國論語注禘祫之禮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白虎通宗廟篇禘祫及遷廟何以其能世世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由親及遠不忘先祖也是今古文之說禘祫同為殷祭祭則遷廟羣廟之主皆從禘及功臣所祭尤廣盤庚大享爾祖其從長發大禘阿衡與饗其明證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爾雅曰禘大祭也皆明禘大於祫也張純謂元始五年始行禘禮亦以明禘大於祫終前漢始一行耳自鄭元舉春秋魯禘于莊公武宮襄公為例乃謂禘合毀廟之主不及羣廟之主而箋離詩遂以為禘小於祫自陸淳舉禮大傳為證乃謂禘惟追祭始祖之所自出諸廟之主皆不得

從由其所祭者尊故爲禘大於祫夫魯之禘於羣廟乃僭祀周公之禮鄭說之誤王肅已駁之矣陸氏之說則宋以後皆宗之然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於王者爲禘於諸侯大夫士卽爲祫本亦合禘祫而言也若禘僅祭其始祖之所出是祫亦僅祭其太祖高祖矣其誤一也然則禘祫雖同爲殿祭而禘實大於祫非可互通通典乃載劉歆賈逵皆言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章懷注亦謂其名可通則尤大誤考前漢宗廟歲十二祠惟以耐爲殿祭初無禘祫之名宣帝以前亦並無毀廟之主自元帝用韋元成匡衡之議罷親盡諸廟始合祭其主於太祖謂之祫祭但爲合祭之名詞猶光武詔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也本因無廟而始合故未毀廟之主不升其事固與古異至元始五年祫祭則王莽主之祭於明堂不於太祖時以正月不以十月蓋據魯禮春禘之制名爲祫祭實用禘禮上溯始祖自出於太上皇旁及蕭霍諸功臣故純謂之行禘禮而提禘祫爲一卽自莽始也莽制多歆所定逵學亦出於歆宜其說同章懷注蓋因之也

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竝坐而孫從王父

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

北面故曰穆穆順也始祖特於北其後以次夾始祖而南昭在禘西穆在東相對集解惠棟曰案說文昭從人召聲不從日也

之爲言諦諦詎昭穆尊卑之義曰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

正尊卑之義祫曰冬十月五穀成熟故骨肉合飲食

集解黃山曰禘時以夏漢

世蓋無異說禘則毛詩闕宮傳鄭氏禘禘志及崔靈恩說皆主用秋與純用十月異至元始五年行禘禮則依魯禮用春蓋王莽兼據鄭元詩說成王四年春禘于太祖周公明年攝政改元欲自比周公也胡培翬云時祭在四仲月禘禘在孟月行之羣主合食必待萬物純熟孟秋物尚未備不可以禘祖宗廟未定且合祭今宜不如冬十月爲得其正此說蓋得之

曰時定語在純傳上難復立廟遂曰合祭高廟爲常後曰三年冬

禘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

武元帝爲昭景宣帝爲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漢舊儀曰宗廟三年

大禘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隳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繡帳望堂上西北隅帳中坐長一丈廣六尺繡網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黃金釦器高后右坐亦幄帳卻六寸白銀釦器每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帝后右坐亦幄帳卻六寸千斤名曰惟俎子爲昭孫爲穆昭西面曲屏風穆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右各配其左館本坐如祖妣之法太常導皇帝入北門羣臣陪者皆舉手班辟抑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貨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以中館本中奉禪酒從帝進拜謁贊饗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酒卻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爲昭孫爲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卻西面坐坐如乘輿坐贊饗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其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厄畢羣臣皆拜因賜昨皇帝出即更衣中詔罷當從者奉



承丁孚漢儀有桓帝祠恭懷皇后祝文曰孝曾孫皇帝志使有司臣太常撫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墮其身一不寧敢用絜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薌其嘉薦普淖鹹饗豐本明粢醪用薦耐事於恭懷皇后尚享嘏辭賜皇帝福恭懷皇后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孝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介爾景福俾守爾民勿替引之大常再拜太牢左辨以致皇帝集解惠士奇曰漢無尸空設之左坐者皇后坐于左並食也此云高后右坐蓋帝之左后之右也惟俎卽儀禮所俎乃尸俎也又曰使爾受祿于天云云此大夫嘏辭而天子用之非禮也惠棟曰賈逵左傳解誼曰禘者遞也審遞昭穆又注諸隳廟神下脫主字又曰辨讀如辨具之辨足上也辭虞周易注曰辨膝下也惟俎惟一作多前上酒上下有卮字當從者奉承承一作引太常撫或曰魯撫

**光武皇帝崩明帝卽位曰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爲起廟尊號曰世**

**祖廟**

蔡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

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事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爲典式東觀書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爲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

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修典祀  
 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  
 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為之  
 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樞機鈐曰有  
 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格與韶本不宜  
 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  
 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書  
 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為武曲  
 副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館本如故勿進  
 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又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  
 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  
 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  
 舞如故集解錢大昕曰注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按下文引  
 樞機鈐當作旋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子虞韶禹夏湯濩周武  
 無異不宜以名舞蓋言樂名大子與韶夏濩相同不宜更以大名  
 舞也又引詩傳云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此言歌詩宜名武  
 德之舞不宜單稱大武也然則東平王蒼之議正主武德之舞其  
 前云樂名宜稱大武者或當時公卿有此議故博引圖緯經傳以  
 駁之耳沈約樂志言蒼總定公卿之議曰宗廟宜各奏樂不應相  
 襲所以明功德也承文始五行武德為大武之舞又制舞歌一章  
 薦之光武之廟此是錯會東觀書意蒼所制歌詩固云武德舞不  
 云大武舞也近有據沈約志以譏范史之誤者由未尋繹斯文而  
 意為之說爾惠棟曰注驃騎將軍議可蕭子顯云永  
 平三年東平王蒼造光武廟祭歌一章二十六句

呂元帝於光

武爲穆故雖非宗不毀也

集解黃山曰前漢諸帝廟皆在陵所惟高祖別有廟在故長安城中見黃圖及

文獻通考王莽始建國元年以漢高廟爲文祖廟漢氏祖宗園寢廟在京師者祠薦如故二年因孫建議罷漢諸廟在京師者地皇

二年並壞孝武孝昭廟分葬子孫其中遣武士入高廟壞戶鞭壁是城中高廟仍在均見前書莽傳光武建武二年二月起高廟雒

陽是月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鄧禹入長安遣吏奉十一帝神主此當爲更始復立者納於雒陽高廟五年七月詔修復西京園陵語不

及廟六年四月幸長安始謁高廟是城中高廟亦修復均見光武紀當時兩京各止一高廟諸帝皆四時合祭無廟可毀至莽墮壞

孝元廟起長壽宮尤明見前書元后傳此言不毀特不廢其時祭而已後遂爲常明帝臨終遺詔遵

儉無起寢廟集解黃山曰謂遵光武難復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孝

章卽位不敢違曰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於更衣四

時合祭於世祖廟語在章紀東觀書曰章帝初卽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

德對於八政勞謙克己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迫遺詔誠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僉以爲雖於更衣猶宜有所宗之號以克

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寤寐憂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悉明處乃敢安之公卿議駁今皆

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太尉熹等奏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

裕食於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蒼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  
 裕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  
 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  
 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戇鄙  
 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意  
 猥歸美于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請披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  
 不可以仰四門賓于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又  
 安刑措之時也陛下盛歌元首之德管本陛下股肱貞良庶事寧  
 康臣欽仰聖化嘉羨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  
 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裕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  
 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榱桷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戰慄無所  
 奉承愛而勞之所望於王也謝沈書曰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  
 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蒼上言文武宣元祖裕食高廟皆以配先  
 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曰昭哉來御慎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於世祖廟同席而供饌集解杭  
 世駿曰按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大雅文也以茲為哉漢碑有之以  
 許為御以繩為慎非有避諱不知何自惠棟曰東觀記云建初四  
 年八月事也袁宏紀曰更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先帝故  
 衣者帝王入廟之便殿也

**事和帝即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  
集解先謙曰後帝承尊獨斷作是後

遵承是此文  
**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  
尊亦遵之誤

號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

集解錢大昕曰當云陵曰西陵

史脫去三字

呂竇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和帝崩上尊

號曰穆宗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呂尚嬰孫

集解惠棟曰孫

袁紀作孩

故不列于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呂清河孝王子即位建

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

王奉祭而已安帝呂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呂白

建武呂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呂其陵號稱恭宗順帝即位追尊

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順帝崩上尊號

曰敬宗

東觀書曰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弘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晏宣恩以極躬自菲薄以崇玄默

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塋陵損狹不起寢廟遵

履前制敬敬愍終有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於

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

獻奉藏主祫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集解惠棟曰

敬宗敬袁  
紀作孝

冲質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曰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

祠廟訖三公分祭之

集解惠棟曰鄭駁五經異義曰近漢諸幼小

冲孝質皇帝以幼弱在位未踰年不列于廟太尉司徒分視三陵皆宗廟典制也

桓帝曰河間孝王孫蠡

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語在章和八王傳桓帝崩上尊

號曰威宗無嗣靈帝曰河間孝王曾孫解犢侯即位亦追尊祖考

語在章和八王傳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

集解錢大昕曰五主者高文武宣元也七主者光武明章和安順桓也

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

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殿祭之歲奉

祠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

祔函中有筭以盛主親盡則廟毀毀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一

世為祧祧猶四時祭之二世為壇三世為墀四世為鬼祫乃祭之

有禱亦祭之祫于始館世祖之廟禱則迎主出陳于壇墀而祭之  
事訖還藏故室迎送皆躡禮也集解惠棟曰獨斷云西廟五主東  
廟七主以陵寢為廟者三殤帝康陵冲帝懷陵質帝靜陵是追號  
為后者三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葬北陵安帝祖母也清河孝德  
皇太后安帝母也章帝梁貴人曰恭懷皇后葬西陵和帝母也安帝  
十字應省去

張貴人曰恭敏后葬北陵順帝母也兩廟十二主三少帝三后故用十八太牢也黃山曰志言東西廟以世祖為西惠引獨斷言東西廟以世祖廟為東高廟為西皆就雒陽言靈帝崩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

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曰和帝曰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

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

袁山松書載邕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

周禮每帝即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歷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等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皆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今聖朝尊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禮議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殷祫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集解先謙曰此注惠氏棟校語與今本有不符處因合湘鄉王氏補校者別訂之每帝即位世輒立一廟袁紀無位字是不列昭穆不定迭毀蔡邕集作昭穆不定宗廟迭毀元皇帝時集元上有孝字是始建大議請依典禮紀議作義集作始建斯議罷黜典禮孝

宣尊崇孝武歷稱世宗紀尊作追集孝上有初字宣作昭歷作廟  
至孝成皇帝集集成作宣據不可毀紀作據經傳義謂不可毀古人  
據正重順集順作慎紀作古人考據慎重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  
也紀君下有父字集作不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者也皆方前世  
紀皆作比莫能執夏侯之直集作莫能執正夏侯之義故遂僭濫  
無有防限尊古復禮集作遵復古禮誠合禮議集禮議作事宜孝  
明遵述紀遵作尊

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

集解

黃山曰四親廟之說出禮緯稽命徵鉤命決所謂親廟者親未盡  
則存親盡則毀遞遷之廟也建武以宣元成哀平四世五帝當四  
親廟元帝為穆宣帝為昭而成哀平二世非所謂親也然光武補  
祀昭帝于太廟合宣元而備四世則禮意猶存焉蔡邕所定七廟  
西京存高祖文武東京則去和安順桓四代以靈帝遙繼章明光  
武馬端臨謂邕以和安順桓皆由外藩入繼靈則獻帝親父奉以  
直繼嫡統陰有詔附不問世次之懸隔豈為知禮其論嚴矣山以  
為靈帝亦起自外藩則去四帝即為去靈帝之漸邕非詔附獻帝  
也直由拘定七廟之制兩京祖宗六廟既勢不可毀僅能存一禰  
廟耳夫光武合祭三宗一禰於高廟明帝以下不起寢廟則東京  
實止二廟前漢迭毀之議已無所施禮重所傳和安順桓四帝而  
三世以繼統論親皆未盡也即謂不足為宗去宗號而仍存其時  
祭以待親盡而祧非不可矣况宣帝之尊號光武所特上也如以  
祖制為重不去宣帝不幾並禰廟而無之乎循邕之制使漢不亡  
則光武明章列在近親廟當遞毀否則再傳而下並禰廟當遷矣  
邕好說禮而不達時變藉董卓之暴悍然行之此其所以招禍乎



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

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秦始皇起寢于墓側漢

因而不改楊泉請辭曰古不墓祭葬于中野而廟在大門裏不敢外其親平明出葬日中反虞不敢一日使神無依也周衰禮廢立寢廟于墓漢興而不改以先帝衣冠四時陳列進果實而禘祫祭祀皆于宗廟及其末因寢之在墓咸往祭焉蓋由京師三輔酋豪大姓力強財富婦女贍侈車兩相追宿止墓下連日厭飫遂以成俗迄於今日夫死者骨肉歸于土神而有靈豈肯守夫敗壤栖于草莽哉黃山曰春官冢人凡祭墓爲尸禮弓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鄭注皆謂祭土神宋儒非之曾子問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爲壇而以時祭韓詩外傳亦有椎牛祭墓之文似古今文皆嘗言墓祭矣然曾子問爲庶子言韓詩外傳爲士言本皆無廟者若既有廟不當復祭于墓此鄭所以不主祭墓也攷古宮廟之制生人之寢前有廟此以寢爲主者也亡者之廟後象寢此以廟爲主者也古之寢廟本皆卽在墓所天子寢廟之外復爲園寢以象生人之居乃自秦始皇耳徐乾學謂漢不師古諸帝之廟不立于京師各立于陵側實祭廟非祭陵蓋誤以廟卽爲園而京師爲國內其說非也古者營國右社稷左宗廟亦卽就生人之居而爲一廟所以敬宗收族也若寢廟則不聞建于國中隸釋載堯母慶都冢在成陽上立黃屋爲堯所奉祠括地志載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周本紀載武王上祭于畢馬融謂畢爲文王墓地名左傳昭十二年子產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古不墓祭復無離宮無園寢皆就廟言可知似漢制尙近古也王者無外陵地亦卽京師前書韋元成傳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而京師自高祖以下至宣

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王莽傳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是陵地統名京師而廟與園寢尤有別矣漢園寢設坐而無主主必立于廟明帝以下不起寢廟則藏主世祖廟更衣殤質冲三帝就陵寢祭則並無主也惟廟本近墓故無庸祭墓而無廟者之祭望墓為壇望而祭之又別為壇準毀廟為祧去祧為壇之義仍等廟祭耳謁陵則主園不主廟此志亦未能辨也說者曰為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曰象人之居前有朝後

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曰藏主曰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曰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已來關西諸陵已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已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

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

蔡邕表志曰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體班固錄漢書乃置韋賢傳末臣以問胡

廣廣以為實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實其中既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臣昭曰國史明乎得失者

也至如孝武皇帝淫祀妄祭舉天下而從焉疲耗蒼生費散國畜  
後王深戒來世宜懲志之所取於焉斯允不先宗廟誠如廣論悉  
去仙道未或易罔也集解錢大昕曰王懋竑云嚴當作裝東漢諱  
莊為嚴遂并改焉予謂裝妝皆俗字古文本作莊故東漢人稱妝  
具曰嚴具魏志田疇傳戒其門下趣治  
嚴即治裝也惠棟曰嚴漢官儀作莊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馬融周禮注曰社稷在右宗廟在左或曰王者

五社太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柏西社九里惟栗南社

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王肅

注曰五行之主也能吐生百穀者也馬昭曰列為五行之主也若社則

名耳自不專主陰氣陰氣地可以為之主曰五行之主也若社則

為五行之主何復言社稷五祀乎土自列為五祀社亦自復有祀

館於為不得同也昭又曰土地同也焉得有二書曰禹敷土又曰

句龍能平九土九土九州之土地官是五行土官之名耳集方壇

解官本考證曰注馬昭曰諸本皆作馬昭何焯校本改臣昭方壇  
白虎通曰春秋文義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  
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  
茅各取其面以為封社明土謹敬潔淨也祭社有樂乎館本無禮  
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獨斷曰天子太社  
封諸侯者取其土苞以白茅授之以立社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  
興唯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為節不受茅  
土不立無屋有牆門而已禮記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二月  
社也

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

禮記曰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

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盧

植曰諸主祭以土地為本也中霤其神后土即句龍也既祀於社

又祀中霤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東門

內漢舊儀使者監祠南向立不拜也集解惠棟曰太牢具謂羊一

牛一豕一也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黃山曰

光武紀建武元年八月壬子祭社稷春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

右社稷左宗廟社稷宗廟皆人鬼因所祀而重猶天子至於庶人

皆有祖天子之太祖則可以配天也社稷居右則尤重於宗廟禮

皆天子親祭白虎通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

先祖同也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

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載芟良耜歌於周頌社于新邑著在

周書皆周天子親祭社稷之證故王制唯祭宗廟社稷為越紼而

行事而郊特牲首社稷太牢自高祖代秦以梁巫祠天社秦巫祠

社主一因秦舊遂不親祭光武亦惟即位一親祭社稷馴至後世

使者監祠南向不拜失禮之甚者也

**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

**長也**月令章句曰稷秋夏乃熟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

**句龍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曰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

**穀疏**集解先謙曰官本疏作蔬**自夏曰上祀曰為稷至殷曰柱久遠而堯時棄**

爲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爲稷

案前志立官社以夏禹配王莽奏立官稷后稷配也

黃山曰前書郊祀志湯放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迺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祀應劭注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

不可遷

之義也 大司農鄭玄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句龍配食

於社棄配食於稷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

五穀眾多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館肆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又館肆多故稷

爲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也祭社稷以三牲重功也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王者諸侯所以俱兩社何俱有土之

君也故禮三正記曰官本禮王者二社爲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太社

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也孔竈曰官本竈周祀一社一稷漢及魏初亦一社一稷至景初中旣立帝社二社二社到于今是

祀二社本不重而後諸儒論之其文眾矣集解惠棟曰注三正曰正下有記字先謙曰據惠校本出三正曰則上文並無禮記字與官

閣本皆異黃山曰左傳祭法皆明言句龍爲社棄爲稷是句龍棄卽社稷之主矣自秦漢天子不親祭社稷故鄭元創爲配社配稷

之說後世皆樂其便而宗之至謂句龍棄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皆人臣天子可不祭亦非鄭氏本指也

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曰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載

社主不載稷也

後漢志九白漢諸儒論句龍即是社主或云是配其議甚眾

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為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焉統答義曰前

見逮及敢不敬對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非學淺思薄

者所宜興論重復亦以鄧君難事有先漸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

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屯有經綸之義睽有異同之辭歸于建國

立家通志斷類也意則欲廣其微以宗實備其論以求真先難而

後易出異而歸同乎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

為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社輒與郊

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也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

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也館本也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

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

而親地家主中霽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

主以為句龍無乃失歟難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以為首在于上

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敘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

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為地哉答

曰此形成著體數自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邪

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擿出社稷以為但句龍有烈山氏之子

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為句龍則傳雖言祀句

龍為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嘗郊稷祖  
文王宗武王皆以為配食者若復可須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  
則真土獨據記者則疑句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為  
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當言用命賞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立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爲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咎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爲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於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冒其名耦文于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固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爲守祀居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爲當平於社不言用命賞於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爲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侔班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爲禮之經而禮記爲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句龍爲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爲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鈞館木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軻曰予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集解惠棟曰薛瓚云漢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其後又立官社配以夏禹而

不立官稷至元始三年始立官稷光武之後但有官社不立官稷  
鄧義章陵人荊州名士見魏志劉表傳作義黃山曰左昭二十九  
年傳蔡墨荅魏獻子社稷五祀之問以句龍為后土合句芒蓐收  
玄冥祝融為五官又以后土為社稷為稷合為社稷是句龍本為  
后土合田正乃為社稷猶修及熙共為玄冥也經典言社多包稷  
與五官之后土異馬昭之辨明矣注仲長統以社為土神土神者  
地祇即北郊所祀之后土也是其神仍為句龍故鄭氏句龍配社  
稷配稷之言必不可從者也且鄭所謂配者德相配耦也故臣之  
配君必如伊尹之咸有一德論其德非論其位祭法言后土為社  
稷為稷與帝嚳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並舉曷嘗以位別哉湯欲遷  
句龍以德莫能繼而止則句龍之德上古莫與比隆故祭法言聖  
王制祭祀特列社稷為首以皆聖王所親祭也仲長統俗儒乃以  
班爵為比與後周諸臣謂仲尼人  
臣天子無致敬之禮何以異乎 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

其禮簡於社稷云

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韋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為中霤也集解惠棟曰江都集禮引白虎

通曰戶祭脾竈祭肺中霤祭心門祭肝井祭腎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

祠

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曰后稷又配食星

也

集解黃山曰詩周頌絲衣毛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何楷世本古義靈星農祥也先王祀之而配以后稷歌絲衣之詩以樂之



案周書作洛篇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此卽志配食星及古義所本然周書言以后稷配食上帝非以配食星也周祖后稷絲衣列於頌王者所親祭也漢舊儀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爲民祈穀報功是所祀本主后稷周語洽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月在天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晉語董因曰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應劭引賈逵說辰星爲靈星唐志歲星主農祥后稷馮焉所指爲辰者雖不同要皆以農祥爲卽靈星靈星實相后稷靈星之所主賴后稷經緯之故后稷卽馮之靈星爲后稷之代名非后稷配靈星矣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爲天田官主穀張晏曰農祥晨見而祭也祀用

壬辰位祠之壬爲水辰爲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

漢舊儀曰古時歲再祠靈星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服虔應劭曰十六人卽古之二月也

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春籩之形象其

功也古今注曰元和三年初爲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也

縣邑常己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集解惠棟曰晉志引漢儀云己以乙日祠先農乃耕于乙地己

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己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立春之

日集解先謙曰官本立春下提行案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

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

迎者拜之而還三時不迎集解先謙曰官本還下有弗祭二字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曰為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呂來

迄今王莽集解先謙曰官本今作于是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眾焉集解黃山

曰莊子至樂篇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釋文引司馬彪云國語爰居也止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不云魯侯也爰居一名雜縣舉頭高八尺樊光注爾雅云形似鳳皇案臧文仲事見魯語爰居雜縣釋鳥文世祖中興

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

曰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

曰檢姦萌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臣昭曰禹會羣臣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故已贄不

同圓方異等周禮天地四方璧琮琥璋各有其玉而云未有其器斯亦何哉自上皇曰來封泰山者至

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為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

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為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

因名山升中於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

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曰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

好僂信方士之言造為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

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犢

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臣昭曰玉貴五德金存不

朽有告有文何敢題刻且唯封為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

告厥成功難可知者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

爭曰為必改乃當夫既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

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曰能大顯於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

不聞其在封矣臣昭曰功成道懋天下被化德敷世治所以登封封由德興興封所以成德昭告師天遞以相感若

此論可通非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為天

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為失所難曰為誠矣

贊曰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止淫乃國紊典惟皇

紀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集解黃山曰崖厓同字廣雅釋詁方也

祭祀志下第九 終

後漢書九

續漢志集解第九校補

祭祀志下藏主於世祖廟更衣

至

閒祠於更衣

側之

錢大昭曰更衣寢別殿閒祠如

五月嘗麥十月嘗稻之類

注陛下盛歌元首之德

案書稱帝庸作歌歌本自

帝倡之而羣臣和之盛歌元首之德謂章帝之倡德於上同符帝舜也官本注陛下作百姓轉似未合

廟日上飯

廟疑朝之誤

方壇

錢大昭曰據光武紀注引此志方壇下有四面及中各依方色八字今無疑脫案通考引此文已無八字則脫誤久矣

故句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注至景初中既立帝社二社二社

到于今是祀

案孔鼂社議本云至景初之時更立太社太稷又特立帝社並立二社一神二位同時俱祭則注二

社二社當是並立二社之論

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注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

侯康曰白虎通祭五祀天子諸侯以

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祭牲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

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餘不得用豚井以魚月令五祀

有行無井通典引秦靜云今月令謂行爲井是以時俗或廢行

而祀井又祭法注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

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是漢法于五祀之外又有司命山神二祀蓋本祭法七祀之義然鄭注但云民家則非國制矣今案五祀之說戴記所載王制祭法之於月令即有參差周官小祝之於大宗伯亦難證合鄭君隨文釋義雜舉先儒及當時之所聞見以通其說實亦莫衷一是至行之與井則月令行一作井秦靜言之傅元亦言之古行作井易與井棍也然禮經殘闕要以見存之儀禮為可據儀禮祀行不祀井則固以祀行為長特漢魏以來相承祀井禮家重改當時之制不欲變更耳必謂祭竈而不祭井於事有闕於情不類抑不思井之本義原不主水水亦並非井之一字所能包江淮河漢之民不資於井者將何祀耶行猶言道路人所共由莫能外也亦不後於井謂井水竈火相匹實則竈主烹飪老婦之祭原不專主火若論相因而及則祭門祭戶而獨不祭行又豈於事無闕於情克類耶尤不然矣後世禮教益失祀典益荒行之祀既已廢絕而竈與司命二祀遂棍為一秋之厲祭其有行者亦迷失其本而別以異說主張之五祀既紛七祀何論也

一曰龍左角為天田官主穀注農祥晨見而祭也

柳從辰曰注晨案說文當作農

或省作晨晨房星也周語農祥晨正韋注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風俗通作辰漢舊儀亦作辰詳前書郊祀志補注

天文志上第十

王莽三志本之史記

光武十二

集解先謙曰前書天文

但取後漢以來星辰占驗之術入之而刪五行皇極傳星辰逆行諸說實則五行志之一門也此後遂為修史者之定式

後漢書十

梁

剡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

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水土州分形成於下

象見於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合元垂耀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

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

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

星經曰歲

星主泰山徐州青州兗州熒惑主霍山揚州荊州交州鎮星主嵩  
高山豫州太白主華陰山涼州雍州益州辰星主恆山冀州幽州  
并州歲星主角亢氏房心尾箕熒惑主輿鬼柳七星張翼軫鎮星  
主東井太白金奎婁胃昂畢觜參辰星主斗牛女虛危室壁璇璣

者謂北極星也玉衡者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五  
子日候之甲子爲東海丙子爲琅邪戊子爲彭城庚子爲下邳壬  
子爲廣陵凡五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乙亥爲漢中  
丁亥爲永昌己亥爲巴郡蜀郡牂牁辛亥爲廣陵陳郡先謙曰廣  
陵作漢是官本癸亥爲犍爲凡七郡第三星主冀州常以五戌日候  
之甲戌爲魏郡勃海丙戌爲安平戊戌爲鉅鹿河間庚戌爲清河  
趙國壬戌爲恆山凡八郡第四星主荊州常以五卯日候之乙卯  
爲南陽己卯爲零陵辛卯爲桂陽癸卯爲長沙丁卯爲武陵凡五  
郡第五星主兗州常以五辰日候之甲辰爲東郡陳畱丙辰爲濟  
北戊辰爲山陽泰山庚辰爲濟陰壬辰爲東平任城凡八郡第六  
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乙巳爲豫章辛巳爲丹陽己巳爲廬  
江丁巳爲吳郡會稽癸巳爲九江凡六郡第七星爲豫州常以五  
午日候之甲午爲潁川壬午爲梁國丙午爲汝南戊午爲沛國庚  
午爲魯國凡五郡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爲玄菟  
丙寅爲遼東遼西漁陽庚寅爲上谷代郡壬寅爲廣陽戊寅爲涿  
郡凡八郡第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甲申爲五原雁門丙  
申爲朔方雲中戊申爲西河庚申爲太原定襄壬申爲上黨凡八  
郡璇璣玉衡占色春青黃夏赤黃秋白黃冬黑黃此是常明不如  
此者所向國有兵殃起凡有六  
十郡九州所領自有分而名焉

三皇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

珠日月如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慝至於書契之興五帝是作軒

轅始受河圖鬪苞授

集解官本考證曰困學紀聞云鬪苞似是人名氏惠棟云案鬪苞受河圖篇名見李善注



文選鬪當作闔授當作受規字屬下  
讀羅泌以鬪苞爲黃帝臣名非也  
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

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時義

仲和仲尚書曰帝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在察也璇璣玉也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

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也集解惠棟曰楚語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唐固曰火當爲北北陰位也

夏有昆吾湯則巫咸集解官本考證曰困學紀聞曰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太史公謂殷商巫咸攷之書伊陟

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又曰在太戊巫咸又王家孔安國云巫氏也馬融謂殷之巫也鄭康成謂巫官孔穎達云咸賢父子並爲大

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後漢天文志乃云湯則巫咸當以書爲正周之史佚萇弘宋之子韋楚

之唐蔑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石申夫或云石申父齊國甘公集解惠棟曰劉

歆七略曰甘公字逢名德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曰佐時政步虞喜志林云甘公一名德

變擿微通洞密至採禍福之原覩成敗之勢秦燔詩書曰愚百姓

六經典籍殘爲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故秦史書始皇之時彗

孛大角大角曰亡有大星與小星鬪於宮中是其廢亡之徵至漢

興景武之際司馬談談子遷已世黎氏之後為太史令遷著史記

作天官書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

集解惠棟曰國三老袁良碑云災條

備至許峻有易災條二卷作五紀皇極之論已參往行之事

集解惠棟曰沈約云伏生創記大傳

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孝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

謝

廣演洪範休咎之徵書曰蔡邕撰建武已後星驗著

明以續前志譙周接繼其下者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攝

元年迄孝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載言其時星辰之變

表象之應已顯天戒明王事焉

臣昭以張衡天文之妙冠絕一代所著靈憲渾儀略著辰耀之本今

寫載以備其理焉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

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為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道建也樞運有道稽

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輿曰太

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為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

者承久焉斯謂溟滓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

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成先天

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是者又

承久焉斯為龐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

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圓以

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時育庶類

斯謂太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入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鉤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舞道中其可覩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九分而減二陽道左迴故天運左行有驗於物則人氣左羸形左繚也天以陽迴地以陰涸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序順至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合成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已至多莫若水水精爲漢漢用於天而無列焉思次質也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爲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時各有道屬紫宮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蟠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圈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旣畜而狼翫魚鼈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馮焉者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母驚母恐後其

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  
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  
盈就日則光盡也眾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  
於地也是謂闕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繇闕視  
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繇明瞻闕闕還  
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  
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眾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  
是爲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占實司主命四布於  
方爲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則天心  
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  
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  
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以總而理諸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  
守精存麗其職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斃於是乎有隕星然則  
奔星之所墜至則石文曜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  
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則畱回畱回  
則逆逆則遲迫於天也行遲者覲於東覲於東屬陽行速者覲於  
西覲於西屬陰日與月此配合也攝提熒惑地候見晨附於日也  
太白辰星見昏附於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  
巡鎮必因常度苟或盈縮不逾於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  
周伯王逢芮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實妖經星  
之所然後吉凶宣周其祥可盡蔡邕表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  
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數術具存  
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  
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黃

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官  
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臣求其舊文連年不得在東  
觀以治律未竟未及成書案略求索竊不自量卒欲寢伏儀下思  
惟精意案度成數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罪惡無狀投畀  
有北灰滅雨絕集解先謙曰世路無由宜博問羣臣下及巖穴知  
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以禪天文志撰建武以來星變彗孛占驗  
著明者續其後集解齊召南曰注攝提熒惑俱屬陽故曰附於日也  
太白辰星見昏附於月也案攝提地候熒惑俱屬陽故曰附於日  
非謂土木火必附日而行金水不附日而行也惠棟曰注托身於  
月許慎淮南子注常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又蔽於  
他也他作地平子精於天文而所著靈憲論頗涉誕妄全無發明  
惟指闔虛爲地影爲千古卓識宋書天文志時闔官用事邕議不  
行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於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

氣所生爲亂兵

星占曰其國內外用兵也

其所曰孛德孛德者亂之象不明之

表又參然孛焉兵之類也故名之曰孛孛之爲言猶有所傷害有

所妨蔽或謂之彗星所曰除穢而布新也

宋鈞注鉤命決曰彗五

苦兵赤則賊起強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於后妃白則將軍逆二  
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賦江河決賊處處起也韓楊占曰其象若竹

彗樹木條長短無常其長大見久災深短小見不久災狹晏子春秋曰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又一日景公彗星出而泣晏子問之公曰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義固應無德於國穿破池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擄奪誅戮如仇讐自是觀之李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果如晏子之言李之與彗如似匪同

東南行即翼軫之分翼軫爲楚是周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

光武起兵春陵會下江新市賊張卬王常集解惠棟曰王常等本起兵新市後入南郡藍

口爲下江兵也劉玄傳注云續漢書卬作卬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陽斬莽前隊

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等殺其士眾數萬人更始爲天子都雒陽

西入長安敗死光武興於河北復都雒陽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

四年六月漢兵起南陽至昆陽莽使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諸郡

兵號曰百萬眾已至者四十二萬人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皆爲

將帥持其圖書器械軍出關東牽從羣象虎狼猛獸放之道路曰

示富彊用怖山東至昆陽山作營百餘圍城數重或爲衝車弓撞城爲雲車高十丈弓瞰城中弩矢雨集城中負戶而汲求降不聽請出不得二公之兵自己必克不恤軍事不協計慮莽有覆敗之變見焉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里袁山松書曰怪星晝行是名曰營頭行振大誅也是時光武將兵數千人赴救昆陽奔擊二公兵并力焱發號呼聲動天地虎豹驚怖敗振會天大風飛屋瓦雨如注水二公兵亂敗自相賊就死者數萬人競赴滎水死者委積滎水爲之不流殺司徒王尋軍皆敗走歸本郡王邑還長安莽敗俱誅死營頭之變覆軍流血之應也

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燭地如月光太白爲兵太微爲天廷太白

羸而北入太微

集解惠棟曰李涪風云行而造其中曰入

是大兵將入天子廷也是時

莽遣二公之兵至昆陽已爲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爲將軍皆曰  
虎爲號號九虎將軍至華陰皆爲漢將鄧曄李松所破進攻京師  
倉將軍韓臣至長門十月戊申漢兵自宣平城門入二日己酉城  
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數千人起兵攻莽燒作室斧敬法闢商人杜  
吳殺莽漸臺之上校尉公賓就斬莽首大兵蹈藉宮廷之中仍曰  
更始入長安赤眉賊立劉盆子爲天子皆曰大兵入宮廷是其應

也

光武

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九月丙戌月犯太微西藩十一月辛亥

月犯房第二星光芒不見九年四月乙卯金犯婁南星甲子月犯

主貴親有憂巫咸曰有土功事是歲太白經太微八年四月辛未

軒轅第二星壬寅犯心火星七月戊辰月並犯昴黃帝星占土犯

鬼皇后有憂失亡其勢河圖曰月犯房天子有憂四足之蟲多死  
漢史曰其國有憂將軍死又案嚴光傳光與帝臥足加帝腹上太  
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集解官本考證曰注壬寅犯心火星何焯  
校本火  
改大



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犯軒轅大星

集解錢大昕曰案志載五星

星辰星或稱金木水火土前後俱不畫一惠棟曰李淳風云行而

犯之曰犯石氏云經過其星而光耀侵之曰犯古占七寸以內曰

犯十一月乙丑金又犯軒轅孟康曰犯七寸以內光芒相及軒轅

者後宮之官大星為皇后金犯之為失勢是時郭后已失勢見疏

後廢為中山太后陰貴人立為皇后

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從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色白旁有

小星射者十餘枚滅則有聲如雷食頃止孟康曰流星光跡相連

解惠棟曰未當去而去曰出流星為貴使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太微天子

廷北斗魁主殺星從太微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所伐

殺古今注曰正月壬戌月犯心後星閏月庚辰十二月己亥大流

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軫且滅時分為斗餘如遺火狀須臾有聲

隱隱如雷柳為周軫為秦蜀

集解惠棟曰李殿學云軫安得為秦蜀蓋并字也吳越音訛誤寫耳觀上文西南行

見可大流星出柳入軫者是大使從周入蜀是時光武帝使大司馬

吳漢發南陽卒三萬人乘船泝江而上擊蜀白帝公孫述臣昭曰述雖以

白承黃而此遂號為白帝於文繁長書例未通又命將軍馬武劉尙郭霸岑彭馮駿平武

都巴郡十二年十月漢進兵擊述從弟衛尉永遂至廣都殺述女

壻史興威虜將軍馮駿拔江州集解齊召南曰公孫述傳作破虜將軍光武紀又作威虜將軍馮峻

斬述將田戎吳漢又擊述大司馬謝豐斬首五千餘級臧宮破涪

殺述弟大司空恢十一月丁丑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胸其夜

死明日漢入屠蜀城誅述大將公孫晃延岑等集解惠棟曰晃所一作光述弟也

殺數萬人夷滅述妻宗族萬餘人呂上是大將出伐殺之應也其

小星射者及如遺火分爲十餘皆小將隨從之象有聲如雷隱隱

者兵將怒之徵也

十二年正月古今注曰丁丑月乘軒轅大星己未小星流百枚呂上或西北或正

北或東北二夜止古今注曰二月辛亥月入氏暈珥圍角亢房六月戊戌晨小流星百

枚弓上四面行小星者庶民之類流行者移徙之象也或西北或

東北或四面行皆小民移徙之徵是時西北討公孫述集解張永祚曰案公

孫述在西南北字疑誤北征盧芳匈奴助芳侵邊漢遣將軍馬武騎都尉劉

納閭興軍下曲陽臨平集解惠棟曰皆屬鉅鹿郡呼沱弓備胡匈奴入河東中

國未安米穀荒貴民或流散後三年吳漢馬武又徙鴈門代郡上

谷關西縣吏民六萬餘口置常關居庸關弓東弓避胡寇是小民

流移之應古今注曰其年七月丁丑月犯昴頭兩星八月辛酉水

光發東井西行聲隆隆十三年二月乙卯火犯輿鬼西北黃帝占

曰熒惑守輿鬼大人憂一曰貴人當之巫咸曰水見翼多火災石

氏曰為旱邠萌占曰流星出東井所之國大水集解錢大昕曰隋

書經籍志後漢中郎邠萌撰後漢災異十五卷又云漢末郎中邠  
萌集圖緯識雜占為五十篇謂之  
春秋災異先謙曰官本注國作出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見昴炎長三丈韓楊占曰在昴大國起兵也稍西北行入營

室犯離宮

韓揚占曰彗出營室東壁之間為兵起也

二月乙未至東壁滅見四十九日

彗星為兵入除穢昴為邊兵彗星出之為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

尉陰承反太守隨誅之盧芳從匈奴入居高柳至十六年十月降

上璽綬一曰昴星為獄事是時大司徒歐陽歆已事繫獄踰歲死

營室天子之常宮離宮妃后之所居彗星入營室犯離宮是除宮

室也是時郭皇后已疏至十七年十月遂廢為中山太后立陰貴

人為皇后除宮之象也

古今注曰十六年四月土星逆行十七年三月乙未火逆行從東門入太微到執法

星東已西南出端門十八年十二月壬戌月犯木星十九年閏月

戊申火逆從氏到亢二十一年七月辛酉入畢二十三年三月癸

未月食火星郗萌曰

熒惑逆行氏為失火

三十年閏月甲午水在東井二十度生白氣東南指炎長五尺為

彗東北行至紫宮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見凡見三十一日水常已

夏至放於東井閏月在四月尚未當見而見是贏而進也東井為

水衡集解先謙曰官本衡作衝春秋元命包曰東井八星主水衡也水出之為大水是歲五月及

明年郡國大水壞城郭傷禾稼殺人民白氣為喪有炎作彗彗所

引除穢紫宮天子之宮彗加其藩除宮之象荆州星經曰彗在東井國大人死七十日

主當之謙解執謙曰五十日相當之三十日兵將當之後三年光武帝崩

三十一年七月古今注曰戊申月犯心後星戊午火在輿鬼一度入鬼中出尸

星南半度十月己亥犯軒轅大星又七日間有客星炎二尺所西

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北六尺所滅凡見百一十

三日輿鬼五星天府也黃帝占曰輿鬼天目也朱雀頭也中央星如粉絮鬼為變害故言一名天尸斧鉞或以病亡或以誅斬

火剋金天以制法其西南一星主積布帛西北一星主積金玉東北一星主積馬東南一星主積兵一曰主領珠錢郝萌曰輿鬼者

參之尸也弧射狼誤中參左肩舉尸之東井治雷尸輿鬼故曰天尸鬼之為言歸也又占月五星有入輿鬼大臣誅有干鉞乘質者

君貴人憂金玉用民人多疾從南入為男子從北入為女從西入為老人從東入為丁壯棺木倍價熒惑為凶衰輿

鬼尸星主死亡熒惑入之為大喪軒轅為後宮七星周地客星居

之爲死喪其後二年光武崩

中元

古今注曰元年三月甲寅月犯心後星

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相

去二寸十月戊子大流星從西南東北行聲如雷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爲將相後太尉趙憙司徒李訢坐事免官大流星爲使中郎將竇固楊虛侯馬武揚鄉侯王賞將兵征西也

續漢志集解第十技補

天文志上下應十二子

案子疑野之譌

注甲午為潁川

川原作州已正官本注不誤

宋之子韋

錢大昭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宋司星子韋三篇注云景公之史

楚之唐蔑

柳從辰曰楚有唐昧見史

記荀子議兵篇楚人兵殆於垂沙唐蔑死楊注即楚將唐昧宋書天文志云楚有唐昧掌著天文圖驗昧當作昧諸本作昧者

誤也今案春秋隱元年左傳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羊穀梁蔑皆作昧文七年公羊傳晉先昧以師奔秦虛穀梁昧皆作蔑是

蔑昧本同字唐昧即唐蔑並見商子弱民篇

百顯天戒明王事焉注靈憲曰

案據本書張衡傳注引此乃衡靈憲序文也至衡所作靈憲算罔論

章懷謂衡集無之然鄭樵天文略引衡說甚備則其書固具在也

用定靈軌

官本注定作之案衡傳注作定之字

誤斯為龐鴻

官本注為作謂通則人氣左羸形左繚也

案文人當作天

言之羸即羸縮之羸

靈龜圈首於後

官本注圈作蜷案圈轉也謂靈龜轉首於腔中也作圈義自可通

其

後有馮焉者

官本注馮作憑古今字

母驚母恐

母原譌母已正官本注不誤

是為蟾蟾

官本注蟾作蟾案爾雅釋魚蟾諸一切經音義十引爾雅作蟾釋文云蟾音諸本今作諸是陸本原亦作蟾也蟾乃俗字蔽

於地也是謂閻虛

官本注地作他又閻皆作暗今案據下文言日之薄地此作地自不誤惠氏補注亦云指

閻虛為地影為千古卓識知所據北宋本正同毛本言天學者自非明於天地日月五星之體不能施推步古今一也虞書循

七政以授人時孟子綜千歲而定日至帝王代禮其傳不失儒者類能通之觀張衡靈憲因地測天後世淺人所謂傳自異邦

託為絕學者固已莫實司主命  
官本注主作王  
而海人之占未存焉

能外也閻暗古通作  
實司主命  
官本注主作王  
而海人之占未存焉

語不知何指疑後世測天者所謂  
天道者貴順也  
天道官本或作大道地

五星之外二星當時已有發明也  
候見晨  
候原譌侯已正  
言天體者有三家  
天原譌言與上言字

官本注不誤  
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  
案晉志周髀即蓋天也有圓方句股圖其言天地中高而四隕

日月相隱蔽以為晝夜宣夜謂天本無質日月眾星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渾天言天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

殼之裏黃周圍如彈丸其形渾渾也考渾天之術原本於璣衡實非後於周髀宣夜言天者自屬後密於前然周髀宣夜所言

究亦莫能偏廢  
前志亦闕而不論  
案據邕說知前漢本亦用渾天術自靈憲出乃益修明之也邕時張衡所

論著者自當尚存邕蓋欲更推求其源耳  
或謂之彗星注韓楊占曰  
官本注楊作揚後並同  
使伯常騫禳之  
官本注禳誤穰  
果



如晏子之言字之與彗如似匪同

案公羊左氏皆以為字即是彗郭璞注爾雅亦然惟穀梁

文十四年傳云字之為言猶彗也注謂彗星亂臣之類不謂即彗也前書文帝紀注引文穎說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字李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彗星經亦云光芒偏指曰彗四出曰字至今驗之猶信字即是彗謂艸生彗亂字星之光芒四出象之掃彗上斂下張而斜長彗星之光芒偏指象之彗主除穢字主亂義當有別

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皆為將帥

案本書光武紀作徵天下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

為軍吏與志略同蓋當時兵法有六十三家莽欲備其說故徧徵之重在家數之多被徵者皆有家法也錢大昭氏據前書莽傳作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謂紀志者字皆應在家字下似太泥

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

柳從辰曰據光武紀

實先夜有流星墜營中而後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袁宏紀亦同此流星同屬天文變徵志失載

太白贏而北入太微

官本贏作贏下同古通作

皆呂虎為號號九虎將軍

官本無下號字

燒作室斧敬法闕

案前書莽傳作燒作室門斧敬法闕此脫門字又顏注敬法殿名也

校尉公賓就斬莽首

柳從辰曰袁宏紀及荀悅漢紀皆作公孫賓就斬莽首與班范本志異

皆小民移徙之徵

官本移徙作流移

彗加其藩除宮之象

官本象下多也字

在輿鬼東北六尺所滅注一曰主領珠錢

官本注領誤領

天文志中第十一

明十二  
安四十六 章五

和三十三  
順二十三

殤一  
質三

後漢書十一

梁

剡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孝明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樓西南行光照地

流星爲外兵西南行爲西南夷是時益州發兵擊姑復蠻夷太牟

替滅陵斬首傳詣雒陽

古今注曰閏九月辛未火在太微左執法  
星所光芒相及十一月辛未土逆行乘東

井北軒轅第二星二年十二月戊辰月食火星  
黃帝星經曰出入井爲人主一曰陽爵祿事

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舩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百三十

五日去天舩爲水彗出之爲大水是歲伊雒水溢到津城門壞伊

橋郡七縣三十二皆大水

四年八月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貫索七十日去梗河爲胡兵

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七千騎入五原塞十二月又入雲中至原

陽貫索貴人之牢

集解惠棟曰當云賤人之牢樂汁圖徵曰連營賤人牢宋均以爲連營貫索也

其十二

月陵鄉侯梁松坐怨望懸飛書誹謗朝廷下獄死妻子家屬徙九

真

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從織女西行光照地織女天之真女

流星出之女主憂其月癸卯光烈皇后崩

古今注曰三月庚戌客星光氣二尺所在太微

左執法南端門外凡見七十五日集解惠棟曰荊州占曰織女一名天女天子女也

八年六月壬午長星出柳張三十七度犯軒轅刺天船陵太微氣

至上階凡見五十六日去柳周地是歲多雨水郡十四傷稼

古今注曰

十二月戊子客星出東方

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長八尺厯建星至房南

古今注曰厯斗建箕房過

角亢至翼芒東指

滅見至五十日

郝萌占曰客星舍房左右羣臣有吞藥死者又占有奪地

牽牛主吳

越房心爲宋後廣陵王荆與沈涼楚王英與顏忠各謀逆事覺皆

自殺廣陵屬吳彭城古宋地古今注曰十年七月甲寅月犯歲星十一年六月壬辰火犯土星

十三年閏月丁亥火犯輿鬼爲大喪質星爲大臣誅戮晉灼曰鬼五星其中

白者其十二月楚王英與顏忠等造作妖謀反事覺英自殺忠等

皆伏誅古今注曰十一月客星出軒轅四十八日十二月戊午月犯木星集解洪亮吉日案十二月宜作十一月

十四年正月戊子客星出昴六十一日在軒轅右角稍滅昴主邊兵

後一年漢遣奉車都尉顯親侯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耿忠

開陽城門候秦彭太僕祭彤將兵擊匈奴一曰軒轅右角爲貴相

昴爲獄事客星守之爲大獄是時考楚事未訖司徒虞延與楚王

英黨與黃初公孫弘等交通集解惠棟曰與字衍皆自殺或下獄伏誅

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爲大將戮人主亡不出三年後

三年孝明帝崩集解惠棟曰袁紀乙丑作乙卯

十六年正月丁丑歲星犯房右驂北第一星不見辛巳乃見石氏星經

曰歲星守房良馬出廐古房右驂為貴臣歲星犯之為見誅是後

司徒邢穆坐與阜陵王延交通知逆謀自殺集解惠棟曰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以上

皆應知情見孔融傳四月癸未集解先謙曰官本四月提行太白犯畢畢為邊兵集解惠棟曰春

秋緯元命包曰畢七星十六度主邊兵後北匈奴寇入雲中至咸陽使者高弘發三

郡兵追討無所得太僕祭彤坐不進下獄

十八年六月己未彗星出張長三尺轉在郎將南入太微皆屬張

張周地為東郡太微天子廷彗星犯之為兵喪其八月壬子孝明

### 帝崩

孝章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彗星出天

市長三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四十日稍滅太白在昴為邊兵

彗星出天市為外軍牽牛為吳越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

反攻蕉唐城

集解齊召南曰按文當作雋唐城雋唐永昌郡屬縣也惠棟曰蕉西南夷傳作雋案永昌有雋唐縣當從

傳永昌太守王尋走奔牒榆安夷長宋延為羌所殺曰武威太守

傅育領護羌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征西羌又阜陵王延與子男

魴謀反大逆無道得不誅廢為侯二月九日

古今注曰甲申金入斗魁集解先謙曰官

本二月甲寅流星過紫宮中

集解李良表曰案書曰例惟甲子此兼言九日說也上書八月庚寅彗星出天

市此不應更紀二月事且上書元年正月丁巳則二月九日安得為甲寅乎下云十二月戊寅彗星出考章帝紀在建初二年此二

月九日乃二年九月之訛也洪亮吉曰二月九日應作二年九月凡紀志書皆舉甲子未有直舉日者又下言十二月戊寅流星過

入紫宮此亦建初二年事即此可知長數丈散為三滅十一月戊寅彗星出婁三度

長八九尺稍入紫宮中百六日稍滅流星過入紫宮皆大人忌後

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

古今注曰五年二月戊辰木火具在參集解先謙曰官三月戊寅木水在

東井六年七月丁酉夜有流星起軒轅大如拳歷文昌餘氣正白句曲西如文昌久久乃滅黃帝星經曰木守東井有土功之事一

曰大水鄰萌曰歲星守參后當之熒惑守大人當之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在胃八度長三尺厯閣道入

紫宮留四十日滅閣道紫宮天子之宮也客星犯入留久為大喪

後四年孝章皇帝崩集解惠棟曰荆州占云閣道王良旗也有六星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參長四丈古今注曰大如拳起參東南有

光色黃白古今注曰癸亥鎮在參又流星大如桃色赤起太微東蕃石氏曰鎮守參有土功事二月流星起

天棊東北行三丈所滅色青白集解惠棟曰棊音皮韋昭音剖詩緯曰槍三星棊五星在斗杓左右

主槍人壬申夜有流星起太微東蕃長三丈三月古今注曰戊子土在參丙

辰流星起天津古今注曰星大如桃起天津東至斗黃白頻有光壬戌有流星起天將軍

東北行古今注曰色黃無光參為邊兵天棊為兵太微天廷天津為水天將

軍為兵流星起之皆為兵其六月漢遣車騎將軍竇憲執金吾耿

秉與度遼將軍鄧鴻出朔方竝進兵臨私渠北鞬海斬虜首萬餘

級獲生口牛馬羊百萬頭日逐王等八十一部降凡三十餘萬人



追單于至西海是歲七月又雨水漂人民是其應古今注曰十一月壬申鎮星在

東井石氏曰天下水其大出流殺人

二年正月乙卯金木俱在奎丙寅水又在奎巫咸曰辰守奎多水火災亦為旱古今注

曰土在東井奎主武庫兵三星會又為兵喪辛未水金木在婁亦為兵

又為匿謀郗萌曰辰守婁有兵兵罷兵起巫咸石氏云多火災二古今注曰丙寅水在奎土在東井金在婁木火在昴

月丁酉有流星大如桃起紫宮東蕃西北行五丈稍滅古今注曰三月甲子

火在亢南端門第一星南乙亥金在東井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瓜起文昌東北西南

行至少微西滅有頃音如雷聲已而金在軒轅大星東北二尺所

古今注曰丁丑火在氐東南星東南八月丁未有流星如雞子起太微西東南行四

丈所消十月癸未有流星大如桃起天津西行六丈所消十一月

辛酉有流星大如拳起紫宮西行到胃消

三年九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雞子起紫宮西南至北斗柄間消星紫

宮占曰有流星出紫宮天子使也色赤言兵色白言喪色黃言吉色青言憂色黑言水出皆以所之野命東西南北紫宮天

子宮文昌少微為貴臣天津為水北斗主殺流星起歷紫宮文昌

少微天津文昌為天子使出有兵誅也竇憲為大將軍憲弟篤景

等皆卿校尉憲女弟婿郭舉為侍中射聲校尉與衛尉鄧疊母元

俱出入宮中謀為不軌至四年六月丙寅發覺集解洪亮吉日案和帝紀云庚申幸

北宮詔收捕憲黨則此志丙寅應作丙辰為是日又案下五行志丙辰地震後五日和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

校尉勒兵屯南北宮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尉字閉城門捕舉舉父長樂少府璜

及疊疊弟步兵校尉磊母元皆下獄誅憲弟篤景等皆自殺金犯

軒轅女主失勢竇氏被誅太后失勢

五年古今注曰正月甲戌月乘歲星四月癸巳太白熒惑辰星俱在東井巫咸曰太白守

井五穀不成黃帝經曰五星及客星守井皆為水石氏曰為旱又曰太白入東井留一日以上乃占大臣當之期三月若一年遠五

年古今注曰木在輿鬼七月壬午歲星犯軒轅大星九月金在南斗魁中為

石氏曰 火犯房北第一星東井秦地爲法三星合內外有兵又爲

爲旱 法令及水金入斗口中爲大將將死火犯房北第一星爲將相其

六年正月司徒丁鴻薨古今注曰六年六月丁亥金在東井閏月已丑流星大如桃起參北西至參肩南稍

有光七月水大漂殺人民傷五穀許侯馬光有罪自殺九月行車騎

將軍事鄧鴻越騎校尉馮柱發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八郡跡

射烏桓鮮卑合四萬騎與度遼將軍朱徵集解錢大昕曰和帝護紀匈奴傳俱作朱徽

烏桓校尉任尙中郎將杜崇征叛胡十二月車騎將軍鴻坐追虜

失利下獄死度遼將軍徵中郎將崇皆抵罪

七年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宮中滅色青黃有光二月癸

酉金火俱在參巫咸占曰熒惑守參多火災海中占曰爲旱太白守參國有反臣郝萌曰有攻戰伐國也集解惠棟

日注海中占藝文志海中星占十二卷卽張衡所謂海人之占也戊寅金火俱在東井郝萌曰熒惑守井百

川皆滿太白又從舍蓋二十日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軫春秋緯流國又曰雜糴貴又將相死日五星

有入軫者皆為兵大起巫咸占曰五星入軫者司其出入而數之  
集解先謙曰期二十日皆為兵發司始入處之率一日期十日軍  
罷石氏星經曰辰星守軫歲水郗萌曰鎮星出入雷舍軫六十日  
不下必有大喪春秋緯曰太白入軫兵大起郗萌曰太白守軫必  
有死  
十一月甲戌金火俱在心雜書曰太白守心後九年大饑十二月己卯有流

星起文昌入紫宮消丙辰火金水俱在斗流星入紫宮金火在心

皆為大喪三星合軫為白衣之會金火俱在參東井皆為外兵有

死將三星俱在斗有戮將若有死相八年四月樂成王黨七月樂

成王宗皆薨將兵長史吳琴坐事徵下獄誅古今注曰八年九月辛丑夜有流星大如

拳起十月北海王威自殺十二月陳王羨薨其九年閏月皇太后

竇氏崩遼東鮮卑太守祭參不追虜徵下獄誅集解錢大昕曰參考鮮卑傳當作鮮

卑寇肥如遼東太守祭參不追虜徵下獄誅九月司徒劉方坐事免官自殺隴西羌反

遣執金吾劉尚行征西將軍事越騎校尉節鄉侯趙世發北軍五

校黎陽雍營及邊胡兵三萬騎征西羌

十一年五月丙午流星大如瓜起氏西南行稍有光白色古今注曰六月

庚辰月入畢中占曰流星白為有使客大為大使小亦小使疾期疾遲亦

遲大如瓜為近小行稍有光為遲也又正王日邊方有受王命者

也明年二月蜀郡旄牛徼外夷白狼樓集解惠棟曰樓和紀作樓薄種王唐繒

等率種人口十七萬歸義內屬賜金印紫綬錢帛

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有蒼白氣長三丈起天園東北指軍市見積十

日占曰兵起十日期歲明年十一月遼東鮮卑二千餘騎寇右北平

十三年古今注曰正月辛未水乘輿鬼十二月癸巳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乙丑軒轅第四星間

有小客星色青黃軒轅為後宮星出之為失勢其十四年六月辛

卯陰皇后廢古今注曰十四年正月乙卯月犯軒轅在太微中二

如拳起北斗魁中北至閣道稍有光色赤黃須臾西有雷聲

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宮中生白氣如粉絮戊午客星從紫宮西行

至昴五月壬申滅七月庚午水在輿鬼中

黃帝占曰辰星犯昴大臣誅國有憂邠萌曰多

蝗蟲集解張永祚曰注辰星犯昴案正文在輿鬼而注為犯昴必誤齊召南曰案犯昴當作犯鬼

十月辛亥流星

起鉤陳北行三丈有光色黃白氣生紫宮中為喪客星從紫宮西

行至昴為趙輿鬼為死喪鉤陳為皇后流星出之為中使後一年

元興元年十月二日和帝崩

集解錢大昕曰案和殤二帝紀俱云十二月辛未洪亮吉日

二月此十月二日四字應作十二月下日字衍

殤帝即位一年又崩無嗣鄧太后遣使者

迎清河孝王子即位是為孝安皇帝是其應也清河趙地也

元興元年二月庚辰有流星起角亢五丈所四月辛亥有流星起

斗東北行到須女七月己巳有流星起天市五丈所光色赤聞月

辛亥水金俱在氏

巫咸曰辰星守氏多水災海中占曰天下大旱所在不收荆州星占曰太白守氏國君大哭

流星起斗東北行至須女須女燕地天市為外軍水金會為兵誅

其年遼東貊人反鈔六縣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烏桓討之

孝殤帝延平元年正月丁酉金火在婁金火合為爍為大人憂今古

注曰七月甲申月在南斗中是歲八月辛亥孝殤帝崩

孝安永初元年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前星韓楊占曰多火災一曰地震檢其年

十八郡地震明年漢陽火八月戊申客星在東井弧星西南心為天子明堂熒

惑逆行守之為反臣雜書曰熒惑守心逆臣起黃帝占曰逆行守

曰房心為明星天王布政之宮客星在東井為大水荆州經曰客星干是時安帝

未臨朝鄧太后攝政鄧騭為車騎將軍弟弘惺閭皆曰校尉封侯

秉國勢司空周章意不平與王遵叔元茂等謀欲閉宮門捕將軍

兄弟誅常侍鄭眾蔡倫劫刺尚書廢皇太后封皇帝為遠國王事

覺章自殺東井弧皆秦地是時羌反斷隴道漢遣騭將左右羽林

北軍五校及諸郡兵征之是歲郡國四十一縣三百一十五雨水

四瀆溢傷秋稼壞城郭殺人民是其應也

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晝見

古今注曰四月乙亥月入南斗魁中八月己亥熒惑出入太微端門

三年正月庚戌月犯心後星

河圖曰亂臣在旁

己亥太白入斗中

古今注曰三月

王寅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中石氏經曰太白守畢國多淫刑也

十二月彗星起天苑南

集

錢大昕曰安帝紀作天苑苑苑古字通惠棟曰安紀十二月乙亥

東北指長六七尺色蒼白太白

晝見為彊臣

前志曰太白晝見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

是時鄧氏方盛月犯心後星不

利子心為宋五月丁酉沛王牙薨太白入斗中為貴相凶

臣昭案楊厚對

曰以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還本國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以斯而言太白入之災在貴相集解惠棟曰牙當作正傳寫誤也王輔之孫諡節 天苑為外軍彗星出其南為外兵是後使羌氏討

賊李貴又使烏桓擊鮮卑又使中郎將任尙護羌校尉馬賢擊羌

皆降

四年

古今注曰二月丙寅月犯軒轅大星

六月丙子客星大如李蒼白芒氣長二尺

西南指上階星癸酉太白入輿鬼指上階為三公後太尉張敏免



官集解錢大昕曰安帝紀作張禹洪亮吉曰張敏此時為司空不為太尉且至六年始免去此亦遠疑敏乃張禹禹官太尉以五年正月免星變

或屬此人耳  
太白入輿鬼為將凶後中郎將任尚坐贓千萬檻

車徵棄市韓楊占曰太白入輿鬼亂臣在內臣昭以占為明豈任尚所能感也集解洪亮吉曰後中郎將任尚坐贓千萬

檻車徵棄市案尚棄市在元初五載距此幾十年安得言星變應

此人惟查此年七月騎都尉任仁下獄死距此只二旬或應將凶

之驗志乃牽合任尚當之天官家之妄如此又案元初四年四月

太白入輿鬼中己巳辰星入輿鬼中注引石氏占曰將戮死郝萌

曰大臣以罪誅六年六月鎮星入輿鬼中注引黃帝經曰大臣誅

此或應在任尚耳志反不據書而又遠引鄧騭等死以當之可謂

前後失據先謙曰官本豈作堂

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晝見經天春秋漢含孳曰陽弱辰逆太白經天注云陽弱君柔不堪鈞命決曰

天失仁太白經天集解先謙曰官本下文皆連接不提行不空格

元初元年三月癸酉熒惑入輿鬼 二年九月辛酉熒惑入輿鬼

三年三月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黃帝占曰火攻近期十五

日遠期四十日又曰七月甲寅歲星入輿鬼閏月己未太白犯太

大臣當之亂國易主

微左執法十一月甲午客星見西方己亥在虛危南至胃昴郗萌曰客

星入虛大人當之又曰客星守危強臣執國命在后族又且大風有危敗黃帝星經曰客星入守若出危大饑民間食貴四

年正月丙戌歲星留輿鬼中石氏經曰歲星入留輿鬼五十日不下民有大喪百日不下民半死黃帝

星經曰守鬼十日金錢散諸侯郗萌曰五穀多傷民以饑死者無數乙未太白晝見丙上四月壬戌

太白入輿鬼中石氏占太白入鬼一曰病在女主一曰將戮死己巳辰星入輿鬼中郗萌曰以

罪誅大臣一曰后疾一曰大人憂五月己卯辰星犯歲星六月丙申熒惑入輿鬼

中戊戌犯輿鬼大星九月辛巳太白入南斗口中黃帝經曰大人當之國易政

五年三月丙申鎮星犯東井鉞星五月庚午辰星犯輿鬼質星

丙戌太白犯鉞星六年四月癸丑太白入輿鬼郗萌曰太白守輿鬼疾在女主

六月丙戌熒惑在輿鬼中黃帝經曰熒惑犯守鬼國有大喪有女喪大將有死者荆州星占曰熒惑犯鬼

忠臣戮死不出一年中丁卯鎮星在輿鬼中黃帝經曰鎮入鬼中大臣辛巳

太白犯左執法自永初五年到永寧十年之中太白一晝見經天

再入輿鬼一守畢再犯左執法入南斗犯鉞星熒惑五入輿鬼鎮星一犯東井鉞星一入輿鬼歲星辰星再入輿鬼凡五星入輿鬼中皆為死喪熒惑太白甚犯鉞質星為誅戮斗為貴將執法為近臣客星在虛危為喪為哭泣星占曰不一年遠期二年昂畢為邊兵又為獄事至建光元年三月癸巳鄧太后崩五月庚辰太后兄車騎將軍隲等七侯皆免官自殺是其應也

延光古今注曰元年四月丙午太白晝見二年八月己亥熒惑出太微端門集解先謙曰官

本下文不提行不空格是

三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昂石氏星占太白守昂兵從門闕入主人走邠萌曰不有亡國必有謀主又云入

昂大五月癸丑太白入畢邠萌曰太白入畢馬馳人走又曰有中喪九月壬寅鎮星犯

左執法

四年太白入輿鬼中古今注曰四月甲辰入六月壬辰太白出太微九月甲

子太白入斗口中十一月客星見天市熒惑出太微爲亂臣太白  
犯昴畢爲近兵一曰大人當之鎮星犯左執法有誅臣太白入輿

鬼中爲大喪太白出太微爲中宮有兵入斗口爲貴將相有誅者

客星見天市中爲貴喪是時大將軍耿寶中常侍江京樊豐小黃

門劉安與阿母王聖聖子女永等并構譖太子保并惡太子乳母

男集解惠棟曰順紀曰乳母王男廚監邴吉三年九月丁酉廢太子爲濟陰王曰

北鄉侯懿代殺男吉徙其父母妻子日南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

狩從南陽還道寢疾至葉崩閹后與兄衛尉顯中常侍江京等共

隱匿不令羣臣知上崩遣司徒劉喜等集解惠棟曰喜范書作熹分詣郊廟告

天請命載入北宮庚午夕發喪尊閹氏爲太后北鄉侯懿病薨京

等又不欲立保白太后更徵諸王子擇所立中黃門孫程王國王

康等十九人共合謀誅顯京等立保爲天子是爲孝順皇帝皆姦

人強臣狂亂王室其於死亡誅戮兵起宮中是其應古今注曰永建元年二月

甲午客星入太微五月甲子月入斗李氏家書曰時天有變氣李

邵上書諫曰臣聞天不言縣象以示吉凶挺災變異以為譴誠昔

齊桓公遭虹貫牛斗之變納管仲之謀令齊去婦無近妃宮桓公

聽用齊以大安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齧畢大星占有兵變趙君曰

天下共一畢知為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殺君血書端

門如史所言乃月十三日有客星氣象彗孛孛天市梗河招搖槍

楛十六日入紫宮迫北辰十七日復過文昌泰陵至天船積水間

稍微不見客星一占曰魯星歷天市者為穀貴梗河三星備非常

泰陵入星為凶喪紫宮北辰為至尊如占恐宮廬之內有兵喪之

變千里之外有非常暴逆之憂魯星不得過歷尊宿行度從疾應

非一端恐復有如王阿母母子賤妾之欲居帝旁耗亂政事者誠

令有之宜當抑遠饒足以財王者權柄及爵祿人天所重慎誠非

阿妾所宜干豫天故挺變明以示人如不承慎禍至變成悔之靡

及也集解洪亮吉日案此書邵傳不載邵在安帝時屢陳災異順

帝立復上此書然攷此年中邵反以災異策免可謂其言不酬矣史似不當入邵方術傳

孝順永建二年二月癸未太白晝見三十九日古今注曰丁巳月犯心七月丁酉犯

昴 閏月乙酉太白晝見東南維四十一日八月乙巳熒惑入輿鬼

太白晝見為強臣熒惑為凶輿鬼為死喪質星為誅戮是時中常

侍高梵張防將作大匠翟酺尚書令高堂芝僕射張敦尚書尹就

集解惠棟曰兩尹就一中郎將郎姜述楊鳳等集解惠棟曰兩楊及兗州刺史鮑

就使匈奴中郎張國金城太守張篤敦煌太守張朗相與交通漏

泄就述棄市梵防酺芝敦鳳就國皆抵罪又定遠侯班始尚陰城

公主堅得鬪爭殺堅得坐要斬馬市同產皆棄市古今注曰其年

氣廣三尺長十餘丈從北落師門南至斗三年二月癸未月犯心

後星六月甲子太白晝見四年二月癸丑月犯心後星五年閏月

庚子太白晝見六年彗星出於斗牽牛滅於虛危虛危為齊牽牛

吳越故海賊浮於會稽山賊捷於濟南五月夏熒惑守氏諸侯有

斬者是冬班始腰斬馬市集解惠棟曰洛陽記曰三市大

市名也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東南馬市在大城東

六年四月熒惑入太微中犯左右執法西北方六寸所十月乙卯

太白晝見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氣長二尺餘西南指色蒼白在牽

牛六度客星芒氣白為兵牽牛為吳越後一年會稽海賊曾於等

集解惠棟曰千餘人燒句章殺長吏又殺鄞鄞長取官兵拘殺吏

於本紀作旌

民攻東部都尉揚州六郡逆賊章何等稱將軍犯四十九縣大劫

略吏民

陽嘉元年閏月戊子

臣昭案郎顛表云十七日己丑集解惠棟曰案郎顛傳閏十月也

客星氣白

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

集解先謙曰官本苑作苑

主馬牛為外軍色白為

兵是時敦煌太守徐白

集解惠棟曰西域傳白作由

使疏勤王盤等兵二萬人

入于寘界虜掠斬首三百餘級烏桓校尉耿晷使烏桓親漢都尉

戎末痲等出塞

集解惠棟曰末鮮卑傳作朱

鈔鮮卑斬首獲生口財物鮮卑怨

恨鈔遼東代郡殺傷吏民是後西戎北狄為寇害曰馬牛起兵馬

牛亦死傷於兵中至十餘年乃息

臣昭案郎顛傳陽嘉元年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二年熒惑失

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古今注曰二年四月壬寅太白晝見五月癸巳又晝見十一月辛未又晝見十二月壬寅月犯太

白三年十二月辛未太白晝見四月乙卯太白熒惑入輿鬼永和元年五月丁卯太白犯牽牛大星

永和二年五月戊申太白晝見八月庚子熒惑犯南斗斗為吳

黃帝

經曰不期年國有亂有憂海中占為多火災  
一曰旱古今注曰九月壬午月入畢口中  
明年五月吳郡太守

行丞事羊珍與越兵弟葉吏民吳銅等二百餘人起兵反殺吏民

燒官亭民舍攻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兵格殺珍等又江賊蔡

伯流等數百人攻廣陵九江燒城郭殺都長  
集解錢大昕曰順帝紀作九江賊此脫九

字都長上脫江字

三年二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辛丑有流

星大如斗從西北東行長八九尺色赤黃有聲隆隆如雷三月壬

子太白晝見六月丙午太白晝見八月  
古今注曰己酉熒惑入太微 乙卯太白

晝見閏月甲寅辰星入輿鬼己酉熒惑入太微乙卯太白晝見  
古今注曰

注曰十二月丁卯月犯軒轅大星 太白者將軍之官又為西州晝見陰盛與君爭

明熒惑與太白相犯為兵喪流星為使聲隆隆怒之象也辰星入

輿鬼為大臣有死者熒惑入太微亂臣在廷中是時大將軍梁商



父子秉勢故太白常晝見也其四年正月祀南郊夕牲中常侍張

達遽政陽定內署令石光

集解錢大昕曰陽當作楊內署當作內者百官志有內者令惠棟曰署梁商傳

作者尚方令傅福等與中常侍曹騰孟賁爭權白帝言騰賁與商謀

反矯詔命收騰賁賁自解說順帝寤解騰賁縛達等自知事不從

各奔走或自刺解貂蟬投草中逃亡皆得免

集解錢大昕曰梁商傳云收達等悉伏誅

此云皆得免者妄也

其六年征西將軍馬賢擊西羌於北地謝姑山下父子

爲羌所沒殺是其應也

四年七月壬午熒惑入南斗犯第三星五年四月戊午太白晝見

八月己酉熒惑入太微斗爲貴相爲揚州熒惑犯入之爲兵喪其

六年大將軍商薨九江丹陽賊周生馬勉等起兵攻沒郡縣梁氏

又專權於天廷中

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營室及墳

墓星

郝萌占曰彗星出而中營室天下亂易政以五色占之吉凶

丁丑彗星在奎一度長六尺

癸未昏見

河圖曰彗星出貫奎庫兵悉出禍在強侯外夷胡應逆首謀也

西北歷昴畢甲申在東

井遂歷輿鬼柳七星張光炎及三台至軒轅中滅

古今注曰五月庚寅太白晝見

十一月甲午太白晝見

營室者天子常宮墳墓主死彗星起而在營室墳墓

不出五年天下有大喪後四年孝順帝崩昴為邊兵又為趙羌周

馬父子後遂為寇又劉文劫清河相謝嵩欲立王蒜為天子嵩不

聽殺嵩王閉門距文官兵捕誅文蒜呂惡人所劫廢為尉氏侯又

徙為犍陽都鄉侯薨國絕

集解洪頤煊曰桓帝紀清河孝王傳歷並云蒜坐貶為尉氏侯徙桂陽自殺

東井輿鬼為秦皆羌所攻鈔炎及三台為三公是時太尉杜喬及

故太尉李固為梁冀所陷入坐文書死及至注張為周滅於軒轅

中為後宮其後懿獻后呂憂死梁氏被誅是其應也

漢安

古今注曰元年二月壬午歲星在太微中八月癸丑月犯南斗入魁中

二年正月己亥太白晝

見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

古今注曰丙辰月入斗中

六月乙丑熒惑光芒犯鎮

星十月甲申太白晝見辰星犯輿鬼為大喪熒惑犯鎮星為大人

忌明年八月孝順帝崩孝沖

古今注曰建康元年九月己亥太白晝見韓楊占曰天下有喪一曰有白

衣之明年正月又崩

孝質本初元年

古今注曰三月丁丑月入南斗

三月癸丑熒惑入輿鬼四月辛巳

太白入輿鬼皆為大喪五月庚戌太白犯熒惑為逆謀閏月一日

孝質帝為梁冀所鳩崩

天官書... 星學堂... 三...  
 天官書... 星學堂... 三...  
 天官書... 星學堂... 三...  
 天官書... 星學堂... 三...  
 天官書... 星學堂... 三...  
 天官書... 星學堂... 三...  
 天官書... 星學堂... 三...  
 天官書... 星學堂... 三...  
 天官書... 星學堂... 三...  
 天官書... 星學堂... 三...

天文志中第十一終  
 後漢書十一

續漢志集解第十一按補

天文志中彗星出天魁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百三十五日

去錢大昭曰本紀章懷注引伏侯古今注作彗長三尺許見三十五日乃去此百字疑當作見

貫索貴人之牢集解惠棟曰當云賤人之牢今案前志以北斗魁中天理四星為貴人

之牢斗杓外句圍十五星為賤人之牢同繫於中宮自晉史以下則固皆以中宮北斗魁下天牢六星為貴人之牢而以下宮垣外貫索九星為賤人之牢至續志雖未言以何星別為賤人之牢而以梁松之獄為貫索之應松實貴人非賤人也又志本以天市為貴人之居故後文中平五年客星出貫索西南行入天市其占亦為貴人喪則因貫索之繫於貴人垣謂為貴人之牢詳本文並非有誤况以天文言休咎取證於後事乃五行家支流餘裔其紛而莫定久矣

長星出柳張三十七度案前書文帝紀注引文穎說長星光芒有案一直指或竟天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

與楚王英黨與黃初公孫宏等交通集解惠棟曰與字衍今案上與相與

也下與黨與也不識惠何以云衍

太白入月中案昴宿七星月一星在東星經謂女主大臣之象

張周地爲東郡官本郡作都是案東亦京之譌

彗星出天市長三尺所官本三作二

十一月戊寅官本一作二是

後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注木水在東井官本注水作火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錢大昭曰本紀作二年四月乙巳

七月水大漂殺人民傷五穀許侯馬光有罪自殺案本書和紀承元六年七月有

旱無水續五行志亦不載是年七月水又馬光自殺紀屬二月亦不在七月

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軫注司其出入而數之案司讀爲伺

七月樂成王宗皆薨錢大昭曰宗傳作崇將兵長史吳琴坐事徵下獄死注

古今注曰八年九月官本注八年上多承元二字

遼東鮮卑太守祭參不追虜徵下獄誅案此卑下脫反字耳反太形近即涉下太字誤脫也

遼東鮮卑者鮮卑之種別本書鮮卑傳載參沮敗事亦原作遼東鮮卑上已言遼東則太守上自不必更出遼東字史例然也

錢大昕  
所作不當

其十四年六月辛卯陰皇后廢注西有雷聲

官本注西下有北字  
錢大昭曰西閩本作

西北

孝安永初元年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前星

官本五月作正月  
柳從辰曰此事不

載本書安紀據袁宏紀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志以為後周章之應是官本誤也

弟宏悝閩

官本閩作閩柳從辰曰本書鄧訓傳載訓五子隲京悝  
宏閩袁宏紀閩作閩閩與閩均於隲京悝宏義為近閩

閩斷皆誤字而以閩閩形似求之知本字仍當為閩

三年正月

至

己亥太白入斗中

案本書楊厚傳作二年章懷注引續志文釋之此志刻令注亦引厚

傳文說之皆不言年有異必厚傳原亦是三年今本誤耳否則  
二年正月太白乃晝見不能辨其所入又其日為戊子志載甚  
明章懷引志不應據為正月己亥而不著其年之異也

後太尉張敏免官集解錢大昕曰

至

星變或屬此人耳

侯康曰敏未嘗為太

尉盧氏羣書拾補據御覽八百七十五補  
五字云後太尉張禹司空張敏皆免官

二年九月辛酉熒惑入輿鬼官本鬼下

己亥在虛危南至胃昴注民間食貴官本注無閒字

太白犯昴畢為近兵原脫昴字錢校據閩本補查志文本承上延光二年以來言之三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昴

五月癸丑太白入畢自不應單言犯畢今從之官本不脫

其於死亡誅戮兵起宮中是其應注公子牙謀殺君官本注殺作弒

陽嘉元年閏月戊子集解惠棟曰案郎顛傳閏十月也今案本書順紀陽嘉

元年客星出天苑明為閏十二月戊子郎顛傳雖作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而章懷傳注

仍云元年閏十二月己丑夜白氣入玉井戊子之於己丑僅先一日明係前夜候見客星出天苑其氣白次夜候之白氣彌盛

見氣不見星故己丑專就白氣言之而顛傳之閏十月實本閏十二月誤脫二字也否則注與傳岐元年豈當有兩閏月乎

至十餘年乃息注臣昭案郎顛傳至環繞軒轅今案據顛傳尚有元年八月二十四

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一事並云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此非候之已久不能詳著其異

蓋起上年八月至次年正月其象仍如此而二年所謂熒惑失度盈縮往來即指此也



其六年征西將軍馬賢擊西羌於北地謝姑山下

馬原譎馮據順紀正官本不誤

謝紀作射已  
詳卷六技補

十月甲辰太白晝見

官本十月  
作七月

一

一頁甲永之...

六六...

天文志下第十二

桓三十八

靈二十  
隕石

後漢書十二

梁

剡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孝桓建和元年八月壬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二年二月辛卯熒惑  
 行在輿鬼中三年五月己丑太白行入太微右掖門留十五日  
 出端門丙申熒惑入東井八月己亥鎮星犯輿鬼中南星乙丑彗星  
 芒長五尺見天市中東南指色黃白九月戊辰不見熒惑犯輿鬼  
 為死喪質星為戮臣入太微為亂臣鎮星犯輿鬼為喪彗星見天  
 市中為質貴人至和平元年十二月甲寅梁太后崩集解錢大昕  
 曰桓帝紀在

二月此  
 衍十字梁冀益驕亂矣

元嘉元年二月戊子太白晝見永興二年閏月丁酉太白晝見時  
 上幸後宮采女鄧猛明年封猛兄演為南頓侯後四歲梁皇后崩

梁冀被誅猛立爲皇后恩寵甚盛

永壽元年三月丙申鎮星逆行入太微中七十四日去左掖門七月己未辰星入太微中八十日去左掖門八月己巳熒惑入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門太微天子廷也鎮星爲貴臣妃后逆行爲匿謀辰星入太微爲大水一曰後宮有憂是歲雒水溢至津門南陽大水熒惑畱入太微中又爲亂臣是時梁氏專政九月己酉晝有流星長二尺所色黃白癸巳熒惑犯歲星爲姦臣謀大將戮

二年六月甲寅辰星入太微遂伏不見辰星爲水爲兵爲妃后八月戊午太白犯軒轅大星爲皇后其三年四月戊寅熒惑入東井口中爲大臣有誅者其七月丁丑太白犯心前星爲大臣後二年

四月懿獻皇后已憂死

集解洪亮吉日四月應作七月志誤

大將軍梁冀使太倉令

秦宮刺殺議郎邴尊又欲殺鄧后母宣事覺桓帝收冀及妻壽襄

城君印綬皆自殺誅諸梁及孫氏宗族或徙邊是其應也

延熹四年三月甲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五月辛酉客星在營室稍

順行生芒長五尺所至心一度轉為彗熒惑犯輿鬼質星大臣有

戮死者五年十月南郡太守李肅坐蠻夷賊攻盜郡縣取財物一

億已上入府取銅虎符肅皆敵走不救城郭集解先謙曰官本皆作背是又監

黎陽謁者燕喬坐贓重泉令彭良殺無辜皆棄市京兆虎牙都尉

宋謙坐贓下獄死集解錢大昕曰桓帝紀作宗謙客星在營室至心作彗為大喪

後四年鄧后已憂死

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晝見是時鄧后家貴盛

七年七月戊辰星犯歲星八月庚戌熒惑犯輿鬼質星庚申歲

星犯軒轅大星十月丙辰太白犯房北星丁卯辰星犯太白十二

月乙丑熒惑犯軒轅第二星辰星犯歲星為兵熒惑犯質星有戮

臣歲星犯軒轅爲女主憂集解惠棟曰襄楷傳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太白犯

房北星爲後宮其八年二月太僕南鄉侯左勝已罪賜死集解錢大昕曰

桓帝紀宦者傳俱作左稱趙岐傳中常侍左倌兄勝勝弟中常侍上蔡侯倌北鄉侯黨皆自

殺癸亥皇后鄧氏坐執左道廢遷于祠宮死集解陳景雲曰祠當作桐和帝陰皇后廢

遷桐宮事見皇宗親侍中泚陽侯鄧康河南尹鄧萬集解錢大昕

后紀可互證也字蓋唐人避諱去之爰延傳亦作鄧萬越騎校尉鄧弼虎賁中郎將安鄉侯鄧魯集

錢大昕曰安鄉當作安陽侍中監羽林左騎鄧德右騎鄧壽昆陽集

據經魯當作會歸侯鄧統清陽侯鄧秉議郎鄧循皆繫暴室萬魯死康等免官又荆

州刺史芝交阯刺史葛祗皆爲賊所拘略桂陽太守任胤背敵走

皆棄市熒惑犯輿鬼質星之應也

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輿鬼質星壬午熒惑入太微右執法閏月

己未太白犯心前星十月癸酉歲星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午歲星

入太微犯左執法九年正月壬辰歲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  
門六月壬戌太白行入輿鬼七月乙未熒惑行輿鬼中犯質星九  
月辛亥熒惑入太微西門積五十八日永康元年正月庚寅熒惑  
逆行入太微東門畱太微中百一日出端門七月丙戌太白晝見  
經天太白犯心前星太白犯輿鬼質星有戮臣熒惑入太微爲賊  
臣太白犯心前星爲兵喪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將相有誅者歲  
星入守太微五十日占爲人主太白熒惑入輿鬼皆爲死喪又犯  
質星爲戮臣熒惑畱太微中百一日占爲人主太白晝見經天爲  
兵憂在大人其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皆坐  
殺無辜集解惠棟曰瓚殺小黃門趙津瑨殺南陽大猾張汎皆誅  
有罪而云殺無辜謬矣或當時坐罪之名史官不及追改  
也  
荆州刺史李隗爲賊所拘尙書郎孟璫坐受金漏言皆棄市集解  
洪亮吉曰案桓紀瓚瓚棄市承九月光祿勳周景爲太  
尉下不另著月據此則太尉下應增十一月三字爲是  
永康元年

十二月丁丑桓帝崩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尙書令尹勳黃門令山冰等皆枉死太白犯心熒惑畱守太微之應也

孝靈帝建寧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頭星太微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甲兵大臣伏誅其八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謀欲盡誅諸宦者其九月辛亥中常侍曹節長樂五官史朱瑀覺之矯制殺蕃武等家屬徙日南比景

集解洪亮吉日

辛亥靈紀作丁亥

熹平元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中占曰熒惑所守爲兵亂斗爲吳其十一月會稽賊許昭聚眾自稱大將軍昭父生爲越王攻破郡縣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宮蛇行有首尾無身赤色有光炤垣牆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辛未白氣如一匹練衝北斗第四星占曰文昌爲上將貴相太白犯心前星爲大臣後六年司徒劉羣



爲中常侍曹節所譖下獄死

集解錢大昕曰案熹平之世司徒無下獄死者惟光和二年劉郃以謀誅

宦官下獄死羣當爲郃之譎也自熹平二年至光和二年相距恰六載惠棟曰羣本紀作郃

白氣衝北斗爲大

戰明年冬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攻盜賊苴康斬首數千

級

集解惠棟曰寅本紀作寅

光和元年四月癸丑流星犯軒轅第二星東北行入北斗魁中八月彗星出亢北入天市中長數尺稍長至五六丈赤色經歷十餘宿八十餘日乃消於天苑中流星爲貴使軒轅爲內宮北斗魁主殺流星從軒轅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伐殺也至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上遣中郎將皇甫嵩朱雋等征之斬首十餘萬級彗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至初平元年獻帝遷都長安三年冬彗星出狼弧東行至于張乃去張爲周地彗星犯之爲兵亂後四年京都大發兵擊黃巾賊

五年四月熒惑在太微中守屏七月彗星出三台下東行入太微  
至太子幸臣二十餘日而消十月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相去  
各五六寸如連珠占曰熒惑在太微爲亂臣是時中常侍趙忠張  
讓郭勝孫璋等集解惠棟曰勝南陽人一作脈見袁紀竝爲姦亂彗星入太微天下  
易主至中平六年宮車晏駕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爲喪虛齊  
地明年琅邪王據薨

光和中國皇星東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狀十餘日不見占曰  
國皇星爲內亂外內有兵喪其後黃巾賊張角燒州郡朝廷遣將  
討平斬首十餘萬級中平六年宮車晏駕大將軍何進令司隸校  
尉袁紹私募兵千餘人陰踣雒陽城外竊呼并州牧董卓使將兵  
至京都共誅中官對戰南北宮闕下死者數千人燔燒宮室遷都  
西京及司徒王允與將軍呂布誅卓卓部曲將郭汜李傕旋兵攻

長安公卿百官吏民戰死者且萬人天下之亂皆自內發

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後年六月消占曰爲兵至六年司隸校尉袁紹誅滅中官大將軍部曲將吳匡攻殺車騎將軍何苗死者數千人

三年四月熒惑逆行守心後星十月戊午月食心後星占曰爲大喪後三年而靈帝崩

五年二月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宮後三出六十餘日乃消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椀出貫索西南行入天市至尾而消占曰彗除紫宮天下易主客星入天市爲貴人喪明年四月宮車晏駕中平中夏流星赤如火長三丈起河鼓入天市抵觸宦者星色白長二三丈後尾再屈食頃乃滅狀似枉矢占曰枉矢流發其宮射所謂矢當直而枉者操矢者邪枉人也中平六年大將軍何進謀盡誅中

官中官於省中殺進俱兩破滅天下由此遂大壞亂

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其日未冥四刻大將軍何進於省中爲諸黃門所殺己巳車騎將軍何苗爲進部曲將吳匡所殺

孝獻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見長十餘丈色白出角亢之南占曰蚩尤旗見則主征伐四方其後丞相曹公征討天下且三十年四年十月孛星出兩角間東北行入天市中而滅占曰彗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是時上在長安後二年東遷明年七月至雒陽其八月曹公迎上都許

建安五年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冀州分也時袁紹在冀州其年十一月紹軍爲曹公所破七年夏紹死後曹公遂取冀州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井輿鬼入軒轅太微

集解洪亮吉日案獻紀作十月先謙

曰官本連  
下文是

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占曰彗星  
婦太微宮人主易位其後魏文帝受禪

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星孛於鷄尾荆州分也時荆州牧劉表據荆

州時益州從事周羣曰荆州牧將死而失土集解惠棟曰蜀志曰羣字仲直巴西閬中

也明年秋表卒曰小子琮自代曹公將伐荆州琮懼舉軍詣公降

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於五諸侯周郡曰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

將失土集解先謙曰官本郡作羣是是時益州牧劉璋據益州漢中太守張魯別

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別據枹罕集解官本考證曰何焯校本宋改宗明年冬曹

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於羌中病死其年秋璋

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魯降

十八年秋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畱守帝坐百餘日占曰

歲星入太微人主改

集解洪亮吉曰案獻紀守帝坐五十日與此不同惠棟曰蘇林云歲星入太微人主改姓

鎮星入太微內有兵亂人主以弱三者漢改姓易代之異也

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見東方二十餘日夕出西方犯厯五車東

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后妃太微鋒炎指帝坐

集解惠棟曰指一作刺

占曰除

舊布新之象也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隕石陳畱四春秋僖公十六年隕石于

宋五傳曰隕星也董仲舒曰為從高及下之象或曰為庶人惟星

隕民困之象也

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右扶風一鄂又隕石二皆有聲如

雷

天文志下第十二終

後漢書十二

續漢志集解第十二技補

天文志下

案此志下編全編無注

又荊州刺史芝交阯刺史葛祗皆為賊所

拘略桂陽太守任盾背敵走皆棄市

案荊州刺史芝志逸其姓莫詳何人據本書桓紀延

熹七年七月荊州刺史度尚擊零陵桂陽盜賊及變夷大破平之八年五月桂陽胡蘭朱蓋復反遣中郎將度尚長沙太守抗徐等擊蘭蓋等大破斬之蒼梧太守張敘為賊所執又桂陽太守任盾背敵畏懦皆棄市又據度尚傳尚即於七年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胡蘭等反以為中郎將與紀合芝殆即七年代尚為荊州刺史者任盾即八年代尚為桂陽太守者顧范書初無荊州交阯刺史被賊拘執之事志則並載九年荊州刺史李隗亦為賊所拘棄市至桓紀與任盾同棄市之蒼梧太守張敘坐為賊執志反不及恐不能無誤也

孝靈帝建甯元年

至

家屬徙日南比景

今案建甯失政之大尚有二年冬十月侯覽諷有司

奏舉虞放杜密李膺等與鉤黨之獄捕殺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實為人亡國瘁之所本天文如可據何反不及其亦疏矣

時益州從事周羣呂荊州牧將死而失土

案文時字衍呂下脫為字

呂小子琮自代

官本代譌伐